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乾隆
御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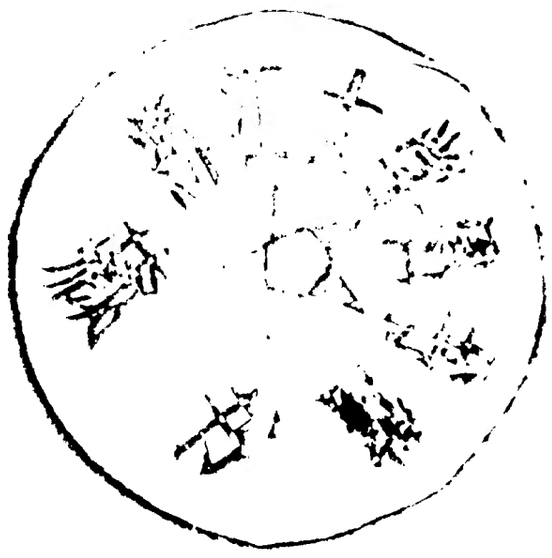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五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東坡書傳

Z121.5
CH1
5



〔宋〕蘇　軾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一至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傳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二十卷宋蘇軾撰尚書所載皆帝王大政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而又長於議論故其詮解經義於治亂興亡之故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

緒但未嘗詳審經文攷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譏議至於以羲和曠職為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證則蔡沈取之朱子亦稱其解呂刑篇以荒度作刑為句甚合於理則皆卓然具有特見朱子雖有惜其太簡之說然漢代訓詁文多簡質自孔賈以後徵引始繁軾文如萬斛源泉

隨地涌出非不能曼衍其詞當以解經之體詞貴典要故斂才就範但取詞達而止未可以繁省為優劣也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傳卷一

宋 蘇軾 撰

虞書

堯典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將遜于位

遜遁也

讓于虞舜作堯典

言常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猶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

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為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絶人者也以絶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為能安其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偽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為賢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高祖玄孫之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大族予之民莫不予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廣大也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

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

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

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

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皆見於南方夏至

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

宿者舉其中也殷當也書曰九江孔殷

厥民析

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

分析見漢志

鳥獸孳尾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叙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火心星也

厥民因

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鳥獸希革

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餞送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在察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隩室也民老幼皆入室

鳥獸氄毛

氄軟厚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有讀為又古有又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時乎嗟哉能順是者我登進而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書有胤侯吁疑惟之辭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或曰太史公曰嗣子丹朱開明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嘆美之辭也共工其先為是官者因以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帝曰咨四岳

孔安國以四岳為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為司馬之先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

以史為正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

水逆流曰襄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也乂治也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戾也方命負命也族類也圮族敗類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舉也時未有賢於鯀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

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為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鰥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

之也帝知岳不足禪而禪之岳知舜可禪而不舉何

也以天下予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

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

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

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

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曰然予亦聞之其德果何如哉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為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為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刑法也釐理也嬀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以理下二女於嬀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舜之所謂諸難無難於此者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故復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書傳卷一

書傳卷二　宋　蘇軾　撰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重襲也華文也襲堯之文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也哲智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

玄德升聞

玄幽也

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

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賔迎之宗伯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舊說麓録也舜大録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自漢以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録尚書事而晉以後强臣將篡者為之其源出於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簬故學者誤以為録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

其禮既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見舜為政三年而五典從百揆叙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舜以禪位而舜猶讓不敢當也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為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沿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而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已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升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舜讓于德弗嗣

以德不能繼為讓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

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轉運者

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遂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地而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叙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故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於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禜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歛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蓋齊七政類上帝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班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巡狩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

望秩于山川

東嶽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祀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律也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孫執玄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曰贄

如五器卒乃復

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

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

為營州

封十有二山

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濬川象以典刑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

墨薄刑也其宥乃至于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

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

鞭作官刑

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於事而未入於刑者

朴作教刑

朴夏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易曰无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

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

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

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放驩兜于崇山

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縉雲氏之後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於流且死則非小

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為疑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為惡於舜之世如管蔡之於周公也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絶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向告攝今告即位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懋勉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

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寛

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寛而後

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

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

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時使

臯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

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

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

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為一官誤矣夫

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

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垂臣名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

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伯益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

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古

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為禮也直哉惟清者為

刑也惟直則刑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

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詠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

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

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

不中律故以律為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

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

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於此二者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

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殄絶也絶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說獨行為能動衆納言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樞機之官故能為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問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書曰内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為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衆不害四岳之為一人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弼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舜生三十

為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為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為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為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為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經文此說為得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凡逸書不可强通其訓或曰九共九丘也古文丘共相近也其曰述職方以除九丘非也九丘逸矣理或

然歟

書傳卷二

書傳卷三

宋 蘇軾 撰

虞書

大禹謨第三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繼堯舜以文命為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畏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為善而已故敏於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君臣無所艱畏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帝堯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而

用衆禮鰥寡達窮士其為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

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

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賛之曰是德也推

而廣之則乃所以為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為

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言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影響之生於

形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不專任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人之為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

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

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媿者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

況人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

知堯舜之間所謂百姓者皆謂世家大族也好行小

慧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以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

之亦殆矣咈戾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脩

所謂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賴其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先事而語曰戒休恩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幽詩也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莫穫則其報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於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此帝念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禹既以是推臯陶之德因以是教帝也曰邁種德者

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於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臯陶之微言其傳於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干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因禹之議臯陶故推其功而勉之臯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為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為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當作洚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予而禹平之使聲教信于四海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假大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於喜怒治亂寄於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於本心果安在哉為有耶為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

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將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為本心之表著古之為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可見於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為仁怒則為義哀則為禮樂則為樂無所往而不為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恠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為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脩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强酒也

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於不能以讓禹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爵禄也戎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為爵禄怒則為兵刑其為授禹也決矣

禹曰枚卜功臣

枚歷也

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令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協從知之

卜不習吉

習因也卜已吉而更卜為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

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

矣舜禹之受天下於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

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

而舜崩既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率循也徂往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

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

心力

尚庶幾也

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

屆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

允若

夔夔敬懼貌也

至誠感神

以誠感物曰誠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誕大也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也羽翳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世傳汲冢書以堯舜為幽囚野死而伊尹為太甲所殺或以為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於書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脩文德舞干羽以來有苗此豈逼禪也哉

虞書

臯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臯陶之德臯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為人謀也明其正人之失也和皆臯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盖史之為此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

在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在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有虞氏之世而謂舜臯陶為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於夏氏之世亦不可知也

禹曰俞如何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臯陶之言也而禹曰俞所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臯陶有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脫壞而失之耳

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之所脩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悖厚也叙次也庶明衆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自脩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盛德之言故拜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壬佞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可學哉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於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常有為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為則政荒而國削自古及今兵强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臯陶曰然豈可以畏其

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脩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采采者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

栗懼也寛者恕不戒懼

柔而立愿而恭

愿愨也愨者或不恭

亂而敬

横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擾而毅

擾馴也

直而温簡而廉

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為貴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於是德然後為吉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得六人而嚴憚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為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為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必然故多礙多礙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皐陶之九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皐陶何為立此言也曰何獨皐陶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正直剛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雖三聖之所陳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輔剛柔相濟為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參其短長剛柔而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此豈為秦越人華陀設乎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事無不待教而成惟國君之逸欲莫有以教之者而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間而可致危亡者至於無數幾危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官非其人與無官同是廢天事也而可乎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勑正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秩亦叙也庸常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寅敬也衷誠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於民性之自然孰為此叙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豺

獺之敬啁啾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為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脩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帝付耳目於民者以其衆而無私也民所喜怒威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臯陶曰朕言惠

惠順也

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曰當作日

書傳卷三

書傳卷四

宋 蘇軾 撰

虞書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汝亦昌言者因臯陶之言以訪禹也臯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臯陶之意曰吾不知其

他也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臯陶之言而進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臯陶之末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猶臯陶之思日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曰之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夫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瞀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也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鍇鑿附會為之哉而或者以為鯀治水九載究

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駕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為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兖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為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絲三年之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泣亦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於鑿故詳辯之以解後世之惑

予決九川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棄同之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鱉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飢矣乃勉之

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臯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功效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於用者衆矣待汝而作故曰徯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

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
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
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强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
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於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
宗彝也藻水草也火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
兩巳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
之於絺以為裳絺葛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為衣
下六章繡而為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玄王肅
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予獨為此解與諸儒異
者以虞書之文為正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
言者詩也以諷詠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
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感禹言有臣鄰之嘆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
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
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
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
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之甚者則撻之

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竝居而知恥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諫之言而飈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夏楚且屏之之類是也

禹曰俞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獨有味於斯言也者蓋其心有所不可於此以為身脩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頑狠之狀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大度土工而已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州十有二師

師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濱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

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脩已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為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於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樂也鏞大鍾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植鼓盆無異何名為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於桀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濟濟相讓此其難化蓋甚於鳥獸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臯陶方祗厥叙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於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叢脞細碎也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蓋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皋陶飈言曰念哉申禹之諫也曰凡所興作慎用刑廣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内自省終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皋陶反之曰良康惰壞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書傳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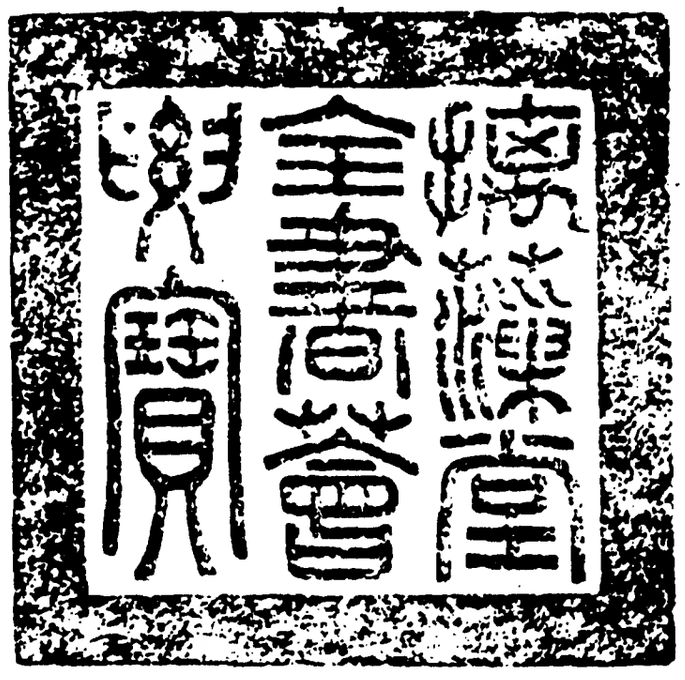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第九頁前二行岳曰否德忝帝位刊本脫岳字據監本增

卷三第十六頁前二行或色厲而内荏刊本厲訛勵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自我五禮有庸哉刊本有訛五今改

卷四第三頁前七行予決九川刊本川訛州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鳴球玉磬也刊本磬訛罄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七五至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五

宋　蘇軾　撰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脩載敘乂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冀高山大川

冀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為多而

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

于兖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

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為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蠡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内懷縣漳水横流入河衡横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鄈谷東

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為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

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兖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為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駭也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鉤槃也鬲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槃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堙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實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荒以自廣故鄭玄云齊威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兖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於篚書曰篚厥玄黄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

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為營

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箕屋

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

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

牧芻牧也傳曰牧隰皐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

也

厥篚檿絲

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繒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蠶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

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柏山其源遠矣於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其治故於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叢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於水上此石可為磬

淮夷蠙珠暨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檿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吴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吴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吴王夫差闢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

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避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至于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此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為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并陽羨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

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簜既敷

篠竹箭也簜大竹闊節曰簜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楩楠豫章之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蕢兮斐兮成是貝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

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

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别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乂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柘也以為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箘簵美竹楛中矢榦貢此十物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

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為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兖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溢為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頴達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菏澤被孟豬

沇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為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厥篚纖纊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於荆州故於荆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熊羆狐貍織皮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

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有垂山即惇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豳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崑崙析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岍山在扶風即吴岳也荆山北條荆山也孔子叙禹貢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説鄭玄則以為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

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蒲坂西南王屋在河東

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導嶓冢至于荆山

南條荆山

内方至于大别

内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吴楚夾漢而

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即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絶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録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内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成皐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為滄浪之水

出荆州東南流為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别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觸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匯迴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荆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

迤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既殊絶稱之輕重亦異蓋

蜀江所為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

竝流而南截河又竝流溢出乃為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

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

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澧入渭也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者散言境内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既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

諸夏也

錫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為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總

總藁穟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穟不納藁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以藁為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也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書傳卷五

書傳卷六

宋 蘇軾 撰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雩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騑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度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以戰栗

予則孥戮汝

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

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啟與湯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真孥戮人也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

太康啟子也

昆弟五人

皆啓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尸主也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貳攜貳也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母徯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踈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予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為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顔厚色愧也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夏書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為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為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為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為羿所逐羿為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

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於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如曹操之於漢司馬仲達之於魏也胤征之事蓋出於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於羿蓋忠於夏也如王淩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羲和之罪至於殺無赦然其實狀止於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辨耳何至於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强國得衆者也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於此也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之出於胤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曰然則孔子何取於此篇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

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衆既已倒戈然猶縱兵以殺至於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予於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衮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孔子書之於策曰天王狩於河陽若無簡牘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為真狩也胤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國名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止於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遒人之職也遒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官局所在曰次

俶擾天紀

俶始也擾亂也

胤彝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為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已者未嘗不以王室為辭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於火故脅從染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

哉

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后羿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不辨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於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書傳卷六

書傳卷七

宋 蘇軾 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於伊尹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玄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於此矣玄德之將死也囑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為竇武何進則為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為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陑為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

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絶衆力以割夏邑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今定陶四篇亡

商書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大坰地名史記作泰拳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為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於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於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

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於智勇而厚於仁不害其為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於天命蓋教成王不强其所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既不善桀故用湯為受命之君彰明其衆於天下而桀之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啓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衆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已以害雖新之政故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於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慙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為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為無窮之恤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志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商書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為桀謝罪請命者為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

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慙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彝常也慆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商書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為成湯沒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為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

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叙書亦以湯為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

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為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即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商書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為法受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為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為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諟言湯為天命之眷許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為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為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為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隱括也度

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捨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

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

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於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為不義則性淪於習中皆成於

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宮

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

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

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三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為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妖也違逭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斁厭也

商書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行仁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令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不可勝為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亦治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

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

遽除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天下之亂必始於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

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

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

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

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

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

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

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

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

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為民上者非為爵祿也為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為我下者非為爵祿也為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中無主者雖為善皆偽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為政也歟沃丁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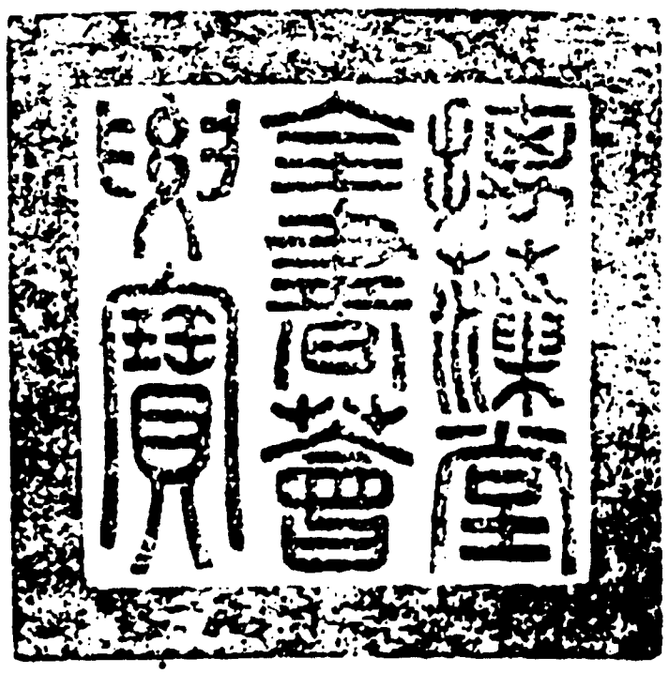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毁也都邑為水所毁凡十篇亡

書傳卷七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六行既載壺口刊本壺訛壺下同今並改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南條荆山刊本南訛東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灃入渭也刊本灃訛澧下同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錄監生 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八九

詳校官參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八　宋　蘇軾　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適新居

率籲衆感出矢言

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於耿耿圮欲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圮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木之蠹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也瞽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遷者皆衆穉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舊耳豈可違哉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為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肯敷

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修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以險膚之言起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廣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含容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廣此德以遂其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不問乎終必誅絕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於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自

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遠遷之大害乎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昏强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汝令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自承其疾痛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

憸民小人也小人尚顧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敗之發有過於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死生之命而敢違之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恐動沈溺于衆人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我令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於其子孫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古者功臣配食於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於其子孫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孰為中孰為否王事艱難當各分守無為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功罪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幼各為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

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商書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

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褻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民保

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

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

而已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為有咎

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以名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

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

舟汝弗濟臭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流水（一作）具舟能終不濟乎無遲留以臭敗其所載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令其有令罔後汝何生在上

不謀其長有令而無後汝何以生於民上乎

令予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出怨言者或愚人為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爾之先祖有勲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為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非獨先后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為鬼神之所斷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鄭子產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寶賄暴露而貪吏擾之易以生變故於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汝貝玉則其祖父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

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迪

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暫遇姦宄

劫掠行道為奸者也

我乃劓殄滅之

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古我先王將求多於前人之功故即於高原近山而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即遷者嘉與汝民共施功於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恤民之命以永居於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沖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於奠居無所不用卜以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予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慎果於利慎於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

謀貧富相保而居各以其敘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

令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若順我而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無總于貨寶總聚也

生生自庸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間

王宅憂諒陰三祀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丁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武丁自信

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彊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傅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釜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渴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視地為棘茨瓦礫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為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於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商書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以為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冑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雖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衣裳在笥

笥也篚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於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

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啓寵則納侮之道也

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其語不同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其皆以藉口令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可服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實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遁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遁而復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說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於仁則所得於

學者皆仁也志於義則所得於學者皆義也若志於功利則所得於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敏於是則隨其所修而至矣故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斅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既以教人因以修其身其功半於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保衡

伊尹亦號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列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商書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雊雉號也格正也典常也孚信也司主也胤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雊于鼎耳此為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

以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儉於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己皆先格而正之祖己之言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以中道自絶于天也人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即誅絶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孰非

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無過此乃詒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為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雊于耳非以耳為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祖己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於道為格人其言與蓍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於我者不虞天性者父子之親不相虞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

道率也

令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令王其如台

摯鷙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令王無若我何民不忌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已令汝罪之聞於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已之命耶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於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予乃令知之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於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遯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教我其若顛隮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乎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令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用器也盜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為治力行不怠皆名敵讎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為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商之有災而未亡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既已也我又無與為臣僕者此所以佯狂而為奴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我不顧行遯

不念與汝皆行也

書傳卷八

書傳卷九

宋 蘇軾 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於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敘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渡師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為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闕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令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二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

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周書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

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

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未即

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為嫡子而微子長故

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

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

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

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名公畢

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名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媿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周書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令商王受狎侮五常

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為戲也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

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為文王羞是
以先王重用兵也
周書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
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在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

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
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為議
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
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
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
零罕幵之屬彭令屬武陽有彭亡髳微闕則知此數
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不以道遇之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周書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

世主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稷於邰公劉后稷曽孫鞠之子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公叔祖類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令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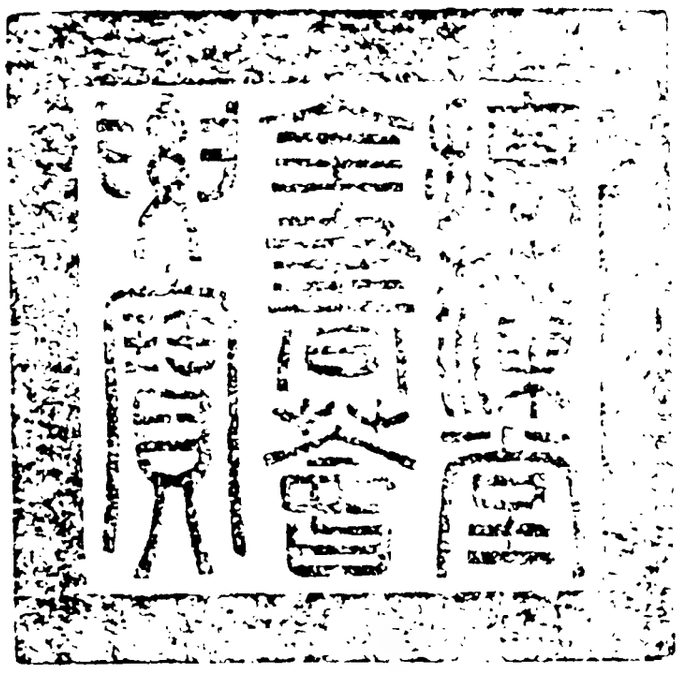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
者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
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
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
并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為此說獨鄭玄
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
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
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
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玄之妄也而近歲
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為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

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
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專以書孟子王制
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愼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傳卷九

謹案卷八第十二頁後一行斬之蓬蒿藜藿刊本
雜訛藿據左傳改
卷九第三頁後四行王乃徇師而誓刊本徇訛循
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貢生臣李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十一至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十

宋　蘇軾　撰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絶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

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叙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騭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於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為巫史矣故堯命重

黎絶地天通惟達者為能默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騭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乃言者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汩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焉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圮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

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曰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趨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

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孳跽而

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乂視明而不為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為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為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為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

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也故言為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故視為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聽為水而可以治寒土行於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為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略也或曰五事之敘與五行之敘異蓋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敘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為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於五勝適會其然耳從而為之說則過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為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教既教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曰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歷數

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為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為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至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也瞶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廢則粗微之制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為民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棄於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

謀慮者也有為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麗於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眞偽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為善之利斯大作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於為善矣人之有能有為皆得自進而邦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為善者汝知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

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比正人亦或去而為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於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硜硜者之所大笑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於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衮為相艱於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朞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眞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燮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

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為天下則既陳天地君臣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雨止

曰蒙

如蒙霧

曰驛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兆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於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立此人為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貌木也其徵為雨言金也其徵為暘視火也其徵為燠聽水也其徵為寒思土也其徵為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為春春多雨故雨為貌徵金為秋秋多旱故暘為言徵火為夏夏多燠故燠為視徵水為冬冬多寒故寒為聽徵土為四季而風行於四時故風為思徵箕子既敘此五徵矣則又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

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貌不肅則狂

曰僭恒暘若

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視不哲則豫豫淫樂於色也

曰急恒寒若

聽不聰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為國休戚庶民之能為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尫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一篇亡

書傳卷十

書傳卷十一

宋 蘇軾 撰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名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為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犬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為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

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為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

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

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太公名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為功

功事也

為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旦代某之身

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

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於事鬼神為宜乃元

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為宜死

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

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

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

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

者以已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

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冊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

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

未易盡廢也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

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沖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

不能至於知人迪哲以安民者況能至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

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絶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

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舊說以為文王非也曰前寧人

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子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叙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

得四人皆封之千户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脩已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

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為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

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厮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

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

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

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

知矣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

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强大之鄰相伐于厥

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

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

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

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并

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

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齊肅也史記幼而徇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書傳卷十一

書傳卷十二　宋　蘇軾　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

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强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敘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居心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弘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庇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於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豫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為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

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為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為喜怒而出入其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歟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

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讞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眞可讞也末世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以向背為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讞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為小罪也所謂既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為口實故具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

如此則刑有敘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敉懋和

敉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略蓋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為內政為外臬闑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為限

節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專也專師此則殷罰有倫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

終無生道乃可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常自以為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越顛越也暋強也

罔弗憝

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為

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

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

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

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

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

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

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

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

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於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怨疾至於賊殺而已後雖大戮擊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寛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至於小臣皆為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兹義率殺之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居敬而行寛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迪於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為而莫之道則是民為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於

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為千里況其顯聞於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非謀不與衆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絕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無自絕天享也

明乃服命

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聽於先王為高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書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沬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

湎於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於世次為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行於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

作酒者本為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

事無常酒容其飲於燕間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脩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

也羞進也羞耇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

曰我民迪於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嗇於用物其心無

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

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脩農事

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

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於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子乃為王正事之臣亦為天所順子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絶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於其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於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飲至於外服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閭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祇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祇適也盡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為怨

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彊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嘻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於殷無所愛愍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

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矧大史友內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為事者也服采以事為事者也

矧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為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於石子又

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賢士以定位也

矧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為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於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為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言殷者蓋為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既常聽用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絶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

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書傳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三頁前四行鯀婞直以亡身刋本婞訛㛹據楚辭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諸侯班宗彝刋本班訛斑今改

卷十一第五頁後五行我其以璧與珪刋本與訛為今改

卷十二第十七頁後五行腥聞在上刋本腥訛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十三至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十三　　宋　蘇軾　撰

周書

梓材第十三

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矣古者國君馭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於巨室者周公敎康叔曰汝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巨室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於巨室所惡於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蓋當時衛有大家得罪於衛當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遂故敎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於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寬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貲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

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疢也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疢傷人者可以直宥也於是王乃啓監厥亂爲民而寬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而鎮撫之禮敬其鰥寡比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傚其命令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横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

稽考也敷治也菑去草棘也陳脩脩舊也疆畔也畎壟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塗塈墁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

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斲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爲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奥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慤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

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鐫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

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子
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

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爲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
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
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
于畢在郭東南社中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
因巡狩而朝諸侯於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
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
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

之謂書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爲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解出其囚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於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誥王也庶

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邦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面嚮也言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

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
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
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
于衆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
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嵒
嵒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
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爲天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
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
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
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
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
二國脩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於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臯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戮則臯陶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爲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爲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雖以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贊王祈天永命而已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

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嗣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爲復辟之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

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

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

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

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

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

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

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

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

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爲政乎此雖

小過如火始作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絶

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爲

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

往皆當即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

汝德勿牽於私昵則汝永有辭於天下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

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

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

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

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

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

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弊重禮猶足以弭兵王

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
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頒朕
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釁乃時惟不永哉
釁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
如此則不永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勸王脩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
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和恒常和也
居師
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
迓衡導我於治平
予沖子夙夜毖祀
祭則我沖子改則周公
王曰公功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即辟焉
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勲者

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爲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爲周四方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祗歡

祗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厚施典法於賢人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爲先古之言恭者甚盛

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爲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

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荐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彊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來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是歲始冬烝於洛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故騂牛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諸侯殺騂以禋諸侯咸格

王入太室祼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傳卷十三

書傳卷十四

宋 蘇軾 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弋取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帝既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為此說曰天將降威于殷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

引去也故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夏之先王不往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此桀也淫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為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

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

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於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

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

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

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即於其首亂罪大者而

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

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為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

事者則為百僚而今不然以為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

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爲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爾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為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

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為此言也是蟣蝨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於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娸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為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

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於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酌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

逆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斂爲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今不刋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斂所以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傳卷十五

宋 蘇軾 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

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

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

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旣復政則告歸

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

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

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豈

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

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

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

而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

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

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

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

將終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

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

若其弗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

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

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絶也佚失也經歷歷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絶放失前人之光明蓋生於深宫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沖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爲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即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説豈傅説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爲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於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三王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我邦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廸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茲四人

虢叔亡矣

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令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中流而止乎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人以鷟鷟鳴於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

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

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

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

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祗

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惠猶言顧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周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

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

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

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偽也中不足則必彊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於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

蒲姑城二篇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瑊玟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於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叨貪也憤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奠居則刑罰可以勸而況於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

胥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

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間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

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於此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於小大衆正之人皆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於事無益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閱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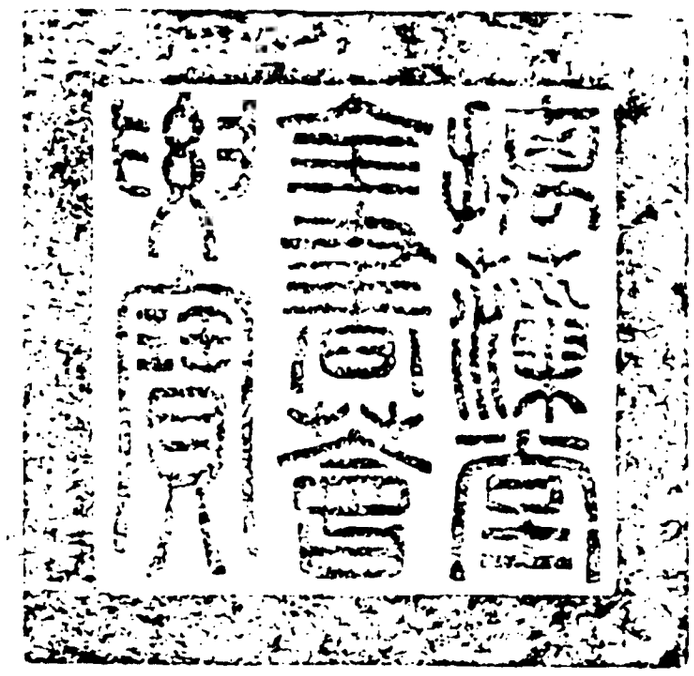
書傳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二十二頁前四行戒飭庶殷刊本飭訛飾今改

卷十五第二頁後四行若其弗念我天威刊本弗訛以據經文改

第七頁後六行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刊本如訛加今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蔡仲克庸祗德刊本仲訛叔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十六

宋　蘇軾　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賛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强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為三俊也臯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為一則九德為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為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兹乃三宅無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為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於

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眞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即俊殷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

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内協商邑外以顯德於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為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歷數此者欲得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一話一言閒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於人不敢自有而獻之於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己宅則復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勸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憸微兮遥增繳而去之是之謂憸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夫周公尤以獄為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詰治之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於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為三公也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法也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為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為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一作幾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為國不在官多而在得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為經以政事緯之典刑無相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己以聽焉

故冢宰為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為地官擾馴

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

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於禮而成於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於夏故宗伯為春官司馬

為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為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為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

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巡守

故以五載為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

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

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於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蓄疑敗謀

人主聞讒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大於此者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媮於初必艱於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為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

三公也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歟二篇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於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為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為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常情為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於風者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

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子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於臣以來衆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為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

忍為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書傳卷十六

書傳卷十七

宋 蘇軾 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

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水而已洮盥

也頮頮面也

相被冕服馮玉几

相相禮者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

召公為保兼家宰

芮伯

司徒

彤伯

宗伯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為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維幾

漸進也幾危也

病日臻既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既教則集之民既

集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喪否也

在後之侗

侗愚也揚雄曰倥侗顓蒙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為文飾而已不知其

為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

也惟安為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設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

恤宅宗

為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以法度作冊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為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為斧文也

牖間南嚮

戶牖間也

敷重篾席

桃竹枝席也

黼純

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蒻席也

綴純

綴雜采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豐莞席也

畫純

繪緣也

雕玉仍几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

西廂夾堂

敷重篇席

篇竹席也

玄紛純

紛紺也以玄紺為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傳

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赤刀以下衆寶

赤刀大訓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八卦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

胤國所為舞者之衣

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兌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舜共工

在東房

舞衣鼖鼓弓竹矢皆以古物寶之如後世寶孔子履

也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玉輅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外

雀弁赤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弁青黑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戮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

戮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當作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

人冕執鋭讀若鋭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蓋衮冕也衮冕之裳四章此獨

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

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賔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宜蟻裳亦為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賔階隮御王冊命

書冊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冊御王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卞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實三爵於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半珪曰璋太保實此爵以為王酢已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内

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乘黄朱

陳四馬黄朱鬣

賓稱奉圭兼幣

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贄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羑若

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

若猶管仲鮑叔願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

富貴故於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

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

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言諸臣忠於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教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大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侯召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一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書傳卷十七

書傳卷十八

宋 蘇軾 撰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十二年為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吾先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惟聖人為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癉病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秦疑當作殷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為人所畏服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弘而取精多則生為人豪死為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母取箕帚立而詈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也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曰月為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且以為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訣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於君牙伯冏二書者獨斯言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書傳卷十八

書傳卷十九

宋 蘇軾 撰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黄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强天下者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矯

詐虔劉也凡民為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倡民為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鼻刵耳椓竅黥面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於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寃訴為差别有辭無辭皆刑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為亂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與反覆詛盟而已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無德刑之香也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於三危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民瀆於詛盟祭祀家為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

罔有降格

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脩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

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

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五刑之中以敎祗德

士臯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訖盡也威貴有勢者乘富貴之勢以為姦不可以不

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

盡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脩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

於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

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為之

臯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

民皆自以為不寃其不信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

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

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書蓋以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

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為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絶厥世

言當以伯夷為監苗民為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

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為主由用也

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

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

我為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

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

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為

政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因有大獄獄吏以

多殺為功以不遺支黨為忠胥史皁隸以多逮廣繫

為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或

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士聽其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其有疵弊耳官者更為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鬻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為言也法當同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為劓倍之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

謂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於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劓剕宮辟皆真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為正也

上下比罪

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無僭亂辭

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以不可行者為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為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者有出於法內無入於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為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為強盜既至其所則不強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爾既至其所則強當以

強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剕一罪應劓劓剕不並論當以一重剕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剕罪應贖則刑之歟抑贖之歟蓋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足剕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為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

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於改法之前而論法於今日者可復齊於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任其不齊所以為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時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王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事之真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非從惟從

囹圄之中何求而不得固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律令當令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共得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不成也囚無罪如傾瀉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成皆當與衆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

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為寶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

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長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

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既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咎我

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王耄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為

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者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無窮之聞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書傳卷十九

書傳卷二十

宋 蘇軾 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為

杓柄曰圭瓚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絶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為用者

故為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

傳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頑童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

有能致功予一人者乎

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

人奉祭祀也

汝多脩扞我于艱

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

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賜弓矢使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用成爾顯德

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非魯近郊蓋當時治兵於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言往者云爾

善穀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穀敿鍛礪皆脩治也弔精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牿所以械牛馬者今當用之於戰故大釋其牿淫大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機檻也敜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若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糗糒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於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於殺而猶不止誰恐言之伯禽周公子也而至於是

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於魯遇難而能濟達於政練於兵皆見於費誓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叙書蓋取此也

周書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

襄公歡文公子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穆公違蹇叔以貪勤民為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

用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崤在弘農澠池縣西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篇首要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

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於游盤無度以

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知藥石之壽已也然

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

者為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

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我視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

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已者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

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論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邦之杌隉

不安也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懷安也

書傳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四頁後一行毋取寘帝刋本毋訛

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張霧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缺 页

書經集傳

〔宋〕蔡沈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經篇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第二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第五卷
梓材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峰建寧人父元定以理學名家所稱西山先生者也沈與其父並受業於朱子之門朱子晚年於諸經多有訓傳獨尚書未就遂以屬沈十年而成自序謂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此傳融貫諸家實多本師說也其子奉議郎杭表進於朝元時頒之學宮明制士子以書經入試者皆用其說迄今因之按其書於太甲自周有終金縢居東洛誥二卣明禋無逸祖甲呂刑格命休畏及高宗肜日諸條間與舊說不同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傳說彙纂悉為折衷而禹貢山川

道里尤多駁正蓋宋時幅員故狹沈生南渡後於北方水道未能灼見固無足怪至其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帝王用心之要洵有如真德秀所云者宜其垂諸令甲與朱子所注易詩並重矣古刻卷首尚有綱領數條末有序一卷問荅一卷今雕本從省蓋始於明時坊刻取便帖括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經集傳序

慶元宗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令平聲沈作書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音異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文武治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

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音中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去聲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反識音志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為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音現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纂二切通古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年號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沈非沈音澄沈字仲默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峰先生

書經卷一

宋 蔡沈 集傳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也和也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毨蘇典反○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隩於到反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

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日三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

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外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

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啟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

成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悖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嬀俱為反汭如稅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日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

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

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繅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宥音又眚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

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折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三月折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也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絶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契音泄陶音遥○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以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

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宄音軌○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擺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熊回弓反羆班糜反○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音逵○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

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胄直又反○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

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敕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

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力反讒音慙○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

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如字又音佩○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

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作臣作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知陵反○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末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名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邪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咈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

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揔朕師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揔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揔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揔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

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

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名言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王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蓍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令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蠢尺尹反○徂往也

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居音介旻音民諴音咸慝惕德反矧音哂羽王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居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皐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

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

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衷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

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孜音茲墊都念反畎古泫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嘆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湧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

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黼音甫黻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黹絲也繡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

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欲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堅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啟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啟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

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頟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寡盡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

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啟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

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祖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夔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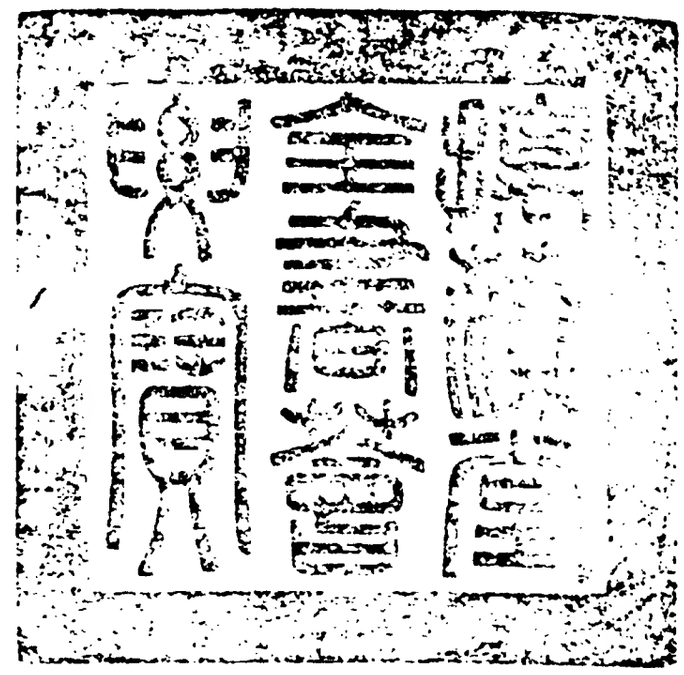
鳳凰來儀戛訖黠反鼗音桃柷昌六反敔偶許反○百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貢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

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

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明音芒脞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經卷二

宋 蔡沈 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

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鄭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鄭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鴈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鄭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砰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時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以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

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縣皆疑鉅鹿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縣東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已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芭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横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溢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雅水二河出爲灉水許慎云河

灘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獲則灘水即汳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濟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桑土既蠶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是降丘宅土而獨於兖言之者兖地宜桑後世之濮土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兖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兖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兖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兖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水曰

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兖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今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嵎夷既略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經雜淄其道雜淄二水名雜水地志云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雜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雜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雜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酸地可煑爲鹽者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浮于汶達于

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兖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鄜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漷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蒙羽其藝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大野既豬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鄜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絶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東原底平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穎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

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纖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裒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許慎曰汲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為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閤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與中下異品故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横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隔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叅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

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爲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粗糙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葅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芭茅山出芭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

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爲一水者非也

道菏澤被孟豬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

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色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氏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源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

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灃谷水出西南入漢灃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堀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堀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岡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户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兾之正賦第一等而閒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閒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八等而閒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豐凶户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兾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砮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閒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絶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兾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漠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刚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刚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

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烏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漆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毘氏曰此漆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灃水攸同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烏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荊岐二山名荊山即北條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烏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

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崐崘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荊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荊山之脈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東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

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傳易山古文以為數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數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數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數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數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數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泝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邑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厎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皋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厎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洛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砰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洛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

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崐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崐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

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水名水經曰漢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遂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廻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

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含此

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因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悞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盧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水濟水也發源為沇沇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泺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舟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

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鄭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錫土姓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汩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恭命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

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

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怩女夷反○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

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沈亂於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義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慈秋反鐸達各反○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歷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殲將廉反○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

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但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書經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經卷三　　宋　蔡沈　集傳

商書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遏絶也割剿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

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

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秕卑履反○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已桀因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桀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慤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眞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

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罹鄰知反荼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寃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勠○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

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壬反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

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祗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

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嗚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敬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閒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殉松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閒或附史臣之

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録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絶其比昵之黨而草其

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逭胡玩反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于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

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

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閒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榦

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湯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

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曰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蘖牙葛反又魚列反○顛仆也由古文作𠬝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斆胡教反○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于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閔有能審利

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以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斆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强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

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恫音通燎盧皎反撲普卜反○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反○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悔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須絹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予告汝于難若

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無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亶當旱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忱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閉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

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今予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迓乃心迓雲居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迓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毗至反○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

免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啟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

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

浮言横議之所動揺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腎是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耿爲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因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貨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九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

自庸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陰烏含反○亮亦作諒陰古作閣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複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爲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閒故夢寐之閒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閒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太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直又反○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戎之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亦反○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非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

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

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爾

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

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斅胡教反○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閒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斅斅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閒一語獨爾巧險此蓋

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蘖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高宗肜祭有雉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肜音融雊居候反○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雉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夭於兆反○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於祭祀傅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西伯戡黎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

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嘆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録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殷

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冐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隮戠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如羊反牷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書經卷三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經卷四

宋　蔡沈　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太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

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湎彌兖反陂班糜反刳空胡反○沉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

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黄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恵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恵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人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廣韵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代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略反痡音鋪○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輙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

之法因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墨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

是用故先發此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馬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

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名之徒略謀也俾廣韵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陳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名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

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破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名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韵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名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正當在于征伐商之下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旰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正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正當在萬姓悅服之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連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正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正當在大告武成之下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其承厥志之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陻音殷汩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其答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

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敷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俞芮反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

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

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庶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庶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僭差豫急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興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各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天猶星之麗乎土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

福之急緩為先後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横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西旅貢獒名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獒牛刀反○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名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

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寂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

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名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揺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廖記卜吉及王病廖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名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墠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

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遘居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敷

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穫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

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

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語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

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敉音弭○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印五剛反毖音祕○造為印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本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斷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乎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閟音祕。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厮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禁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絶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

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亦○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

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名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也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

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

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氏所制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

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暋音敏憝徒對反○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訖黠反○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而已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

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中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沬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告毖庶邦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

何憂其湎酒也哉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況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乞力反很下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秦誓所謂淫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丘八反圻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

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之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名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名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名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

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疕也此章文多未詳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塈奇寄反雘屋郭反○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夾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兹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卷四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何廷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經卷五

宋　蔡沈　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名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誡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誡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

新邑所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糇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名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名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興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弊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嗚呼

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名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亦

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名公又繼以歆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名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録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即名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闔於爭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燒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

民彝汝乃是不蠱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農莫郎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

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

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秬白許反鬯丑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戊音茂祼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始終公之辭云

多士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點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雒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肆爾多士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點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雒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

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罰之者乎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戮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揺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邦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

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臣事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詆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淺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衛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流反幻音患○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罟力智反○罟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夫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怒以為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名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語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數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懷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逼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諶

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謹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大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大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名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賢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

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

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吐詘論或詳或畧隨意而言主於留名公而非欲為

人物評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謙之辭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名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言名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名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名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名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盛大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因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

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雖欲遂其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處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爾尚盍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狗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子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

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浹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淡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淡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叨他刀反憤陟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

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于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問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人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

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惟

意哉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役群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者真切於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敎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令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發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自亂則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命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

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知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音敏奄衣檢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并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四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席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

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庶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儲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

文王罔敢知于茲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臺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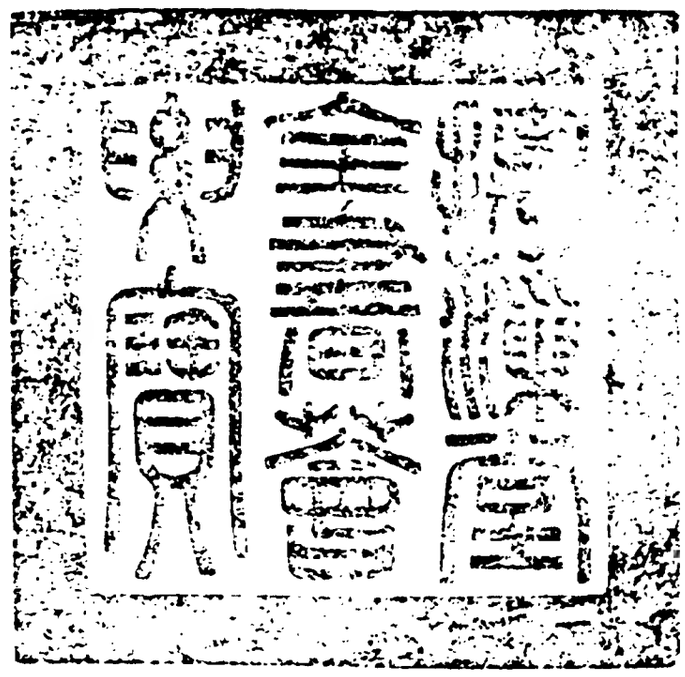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

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無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

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音邁○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幷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五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經集傳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經卷六

宋 蔡沈 集傳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今子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

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蓄勑六反○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庶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切庶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益反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

勑也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殁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殁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

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

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

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名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仝○同名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名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

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名公也名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

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阼俎里反戣音逮○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阼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釋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隮牋西反○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

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陟嫁反○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嚌才詣反○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

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

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誥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

子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

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蒲沒反○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侍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侍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侍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侍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蓋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

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冏命冏俱永反○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瞽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黙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怵勅律反○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

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大御中大夫蓋周禮大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毘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窒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棼敷文反又音紛○湣湣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眇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

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

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

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錢胡闕反○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

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

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

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絶純大也絶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扞侯杆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善敕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敕速條反敿舉夭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敕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牿音谷擭胡化反敜乃結反穽疾郢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

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攫穿一或不謹而傷鬬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峙丈理反糗去九反楨音貞芻總俞反茭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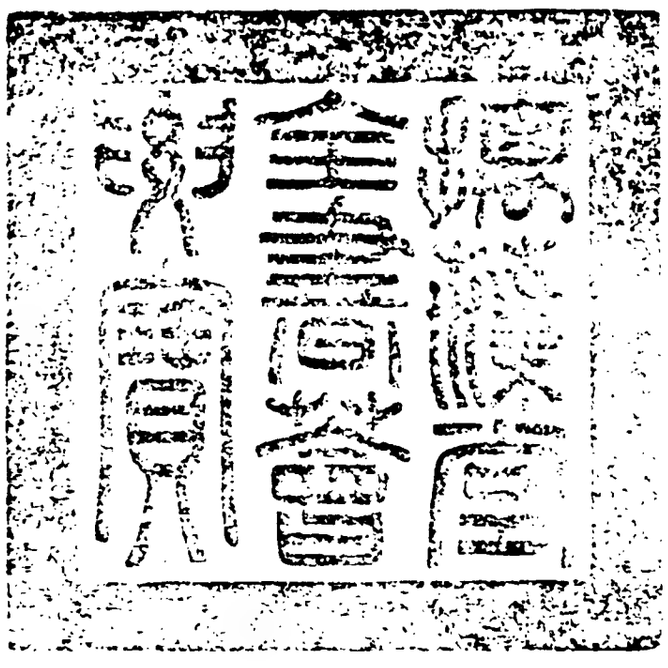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音波諞毗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書經卷六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書纂言

〔元〕吴澄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總目

卷一 虞書

卷二 夏書

卷三 商書

卷四 周書

臣等謹案書纂言四卷元吳澄撰古文尚書自貞觀勑作正義以後終唐之世無異說宋人稍疑之朱子尤三致意焉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於古文故亦無敢輕議者其毅然專釋今文則實自澄始夫古文之傳以孔安國之傳也安國生

于西漢而所釋禹貢乃有魏晉地名則傳之依託不待辨孔傳既偽則古文誠不免于可疑澄之專釋今文未可槩以蔑古譏也惟其顛倒錯簡而不明言竄易之故於闕疑之義有所未安澄所注諸經皆然亦一瑕也然較之王栢書疑詩疑悍然無所顧畏者則相去遠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纂言卷一

元 吳澄 撰

書者史之所紀録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黄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攷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録定為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遺掌故鼂錯即其家傳受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内女子獻偽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偽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

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為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註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為正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虞書虞史所記也

堯典

堯唐帝名典說文云冊在兀上尊閣之也載事於簡冊庋而藏之書府以傳永久故曰典以其所載可爲常法故又訓常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舜之行事然以舜徵庸攝位皆在堯時故追紀堯之行事以該初終一篇並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曰堯典者統於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唐以前隸書本曰作粤曰若者發語辭猶周書越若來三月也稽考也放勳堯號放至也猶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言堯之功勳無所不至也羲農黄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大孔子稱堯巍巍乎其有成功故堯崩之後以放勳號之也史將敘堯事先言攷古之帝堯沒而號曰放勳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欽仁敬也明聖智也文身儀之外著思心官之中主安安自然而然無所勉強也允信也恭莊肅也克能也讓謙遜也常人偽恭而不實欲讓而不能堯信疑信作性之者是以信恭能讓也光德盛而有光輝也被及也四四方也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盛德光輝充滿六合極其廣遠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聖人氣清質美性之全體無所汚壞故其德之大非常人所及也以用也親愛之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既盡睦和也平均齊普徧之意章亦明之也平章謂均齊普徧無一不明之也下文平秩平在倣此百姓畿内之民昭明能明其明德也協合也和和之使不乖戾也協和合諸侯而皆和之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謂黑首之民於歎辭變變化時是雍和也堯能自明其大德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重黎之後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廣大也歴以推筭度數氣朔象以窺測躔次晷景日陽精一日遶地一匝月陰精一月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及衆經星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東七宿象龍西七宿象虎皆南首而北尾北七宿

象龜蛇南七宿象鳥皆西首而東尾辰天之壤無星處皆是而因日月所會分爲十二次會於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授謂頒布于有司俾遵而行之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如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節候也孔疏曰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身以至平天下治之道也乃命羲和至咸熙言分職順時事則治之法也而事之最大最先在天道時令萬事無一不體於此故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惟此二端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分别也宅居也或曰度也嵎夷東裔之地禹貢屬青州暘明也日出而天下明故曰暘谷寅敬賓迎也出

日初出之日也于東方迎日之出而識其景出卯中則爲春分也平秩一切皆秩也東謂立春以後東方木王之時作發生也一一次序春時萬物發生之節候也日晝之晷也中猶半也日與夜平分而得其半也星謂中星初昏時見於南方正午之位者也鳥南方朱鳥之星其辰鶉火其宿則星也殷中也仲春之中謂春分也厥其也析分也老壯分析而居壯者出就田廬老者留居邑宅也孳乳化也尾交接也爲將乳化而交接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裔交阯之地南謂立夏以後南方火王之時訛化也一一次序夏時萬物化育之節候也致推極也周官冬夏致日是也於南方推極日中之景至午中而短極則爲夏至也火東方蒼龍之星其辰大火其宿房心也正謂陽至此極得陽之正仲夏

之正謂夏至也因孔註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是也希疏也革皮膚也膚革希疏猶晁錯言疏理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西裔之地漢誌天水郡有西縣昧暗也日入而天下暗故曰昧谷餞送也納日方入之日也於西方送日之入而識其景入酉中則爲秋分也西謂立秋以後西方金王之時成收熟也一一次序秋時萬物收熟之節候也宵夜之晷也中者夜與日平分而得其半也虛北方玄武之星其辰玄枵宿則虛也仲秋之中謂秋分也夷平也老壯平分老者歸邑而壯者在田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裔之地北謂之朔者取月朔之義前月之終

後月之始明盡而復生謂朔北方陰盡于中陽起于中亦猶月之朔也日行至此淪于地中萬象幽冥故曰幽都在存察之意朔謂立冬以後朔方水王之時易改更之也一一詳察冬時歲物改更之節候也冬不言秩而言在終始之交宜詳察也日短晝晷最短也昴音留星在天之酉位字從卯舊音卯者非西方白虎之星其辰大梁宿則昴也陰至此極得陰之正仲冬之正謂冬至也隩隈也老壯皆居邑宅就隈隩温煖之處以避寒也氂毛細毛也毛理細密猶晁錯言密理也乃命總命羲和也就羲和之內分別之羲掌春夏和掌秋冬故言分命又就羲之內和之內重分之既命其仲復命其叔故言申命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時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蘇氏曰嵎夷南交西朔方乃四極之地以日景定分至而後歷可起必驗之四極非常宅也朱

子曰推測日景之處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無日故不說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謂節候也林氏曰仲春日在卯入酉昏時鶉火見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仲夏日在星入辛初昏大火見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仲秋日在心入酉初昏虛星見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仲冬日在虛入申初昏昴星見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馬氏曰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朱子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平運而舒日內轉而縮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大過乃倍其年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而未精密也澄案唐開元大衍歷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然久亦與天違今授時歷不立差法但日夜占候以求合於天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者嗟嘆而命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前冬至距後冬至周匝一歲也有又通旬十日也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微弱而交次年節氣也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言六日舉成數也閏月者氣盈朔虛所積之餘日也天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行至健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日行少遲繞地左旋一日適得一周而不過比之天則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繞地左旋一日將近一周而不及比之天則爲不及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若依四分歷法分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日之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爲一歲之氣月之行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是爲一月之朔一歲十二朔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積日凡三百六十者一歲之正數也日與天一會而過三百六十之數故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謂之氣盈月與日十二會而不及三百六十之數故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之積一歲得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二歲得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三歲得三十二日六百有一分以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置第一閏尚餘三日百有二分四歲并上所餘得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五歲得二十四日八百一十六分六歲得三十五日七百有三分置第二閏尚餘六日二百有四分七歲并上所餘得十七日九十一分八歲得二十七日九百一十八分九歲

得三十八日八百有五分置第三閏尚餘九日三百有六分十歲并上所餘得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十一歲得三十一日八十分置第四閏尚餘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二歲并上所餘得十二日四百有八分十三歲得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十四歲得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置第五閏尚餘四日六百二十三分十五歲并上所餘得十五日五百一十分十六歲得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十七歲得三十七日二百八十四分置第六閏尚餘七日七百二十五分十八歲并上所餘得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十九歲得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置第七閏無餘是爲一章失一閏則春之季月入夏夏之季月入秋秋之季月入冬冬之季月入春失二閏則春之仲季入夏夏之仲季入秋秋之仲季入冬冬之仲季入春失三閏則春皆入夏夏皆入秋秋皆入冬冬皆入春而四時不定四時不定則歲首非歲首歲終非歲終而歲不

成故必置閏月以定四時然後能成歲也今案一日分爲九百四十分者蓋以史記所載顓頊四分歷爲準漢三統歷則一日爲千五百三十九分唐開元大衍歷則一日爲三千四十分其氣盈朔虛分數各不同每改一歷又變一法訖不得其至當攷之歷代史志可見茲不備陳及宋紀元歷則一日萬分至今承用雖其分愈細然其數整齊難與天合西山蔡氏祖述邵子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例以一辰爲三十分一分爲十二釐一釐爲三十毫一毫爲十二絲一辰計十二萬九千六百絲一日計百五千五萬五千二百絲每歲氣盈朔虛共十日一百三十六萬絲澄嘗即其法推筭與古差殊乃知其說甚美其術則疏猶欲因之再爲更定以追古合天而未之能也尚將有俟於哲人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析而治之也百工百官之事如工人然一工掌一

事也庶衆也績積其功之成也咸皆也熙光明廣大也呂氏曰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澄謂此章自乃命以下記堯命官之事然特詳于司天時之一官此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則言其效也

此第一章堯在位之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疇咨謂誰可咨命者若時謂順是猶言稱此

也登庸謂登進於百僚之上而用之蓋百揆之職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嗣子名啓開也言其心識開明稱是登庸之職也吁者嘆其不然之辭嚚口多言不忠信也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故爲嚚訟堯至公至明知其子之惡而不然放齊所舉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任事之臣爲百揆之副登庸者舉其綱任事者治其目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能成其事曰功言方且鳩聚而見其功可稱今任事之職也靜言庸違謂閒居無事之時則能言及至用之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蓋因下文有此二字而誤二字當是中心傲狠之意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下流不洩泛濫上涌而逆行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傍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下民居處卑下之民也咨嗟怨也能者謂其才足以辨此事俾使乂治也僉

衆共之辭鯀崇伯名先言於者嘆美其才而薦之也
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命上之令也言恣已自專
違逆上命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害同類也
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言鯀悻直方命圮族之證
也岳曰四岳獨言也异置也已也試嘗而驗之也言
鯀不可用則已之哉或姑試其可見其不可乃已之
也蓋當時治水之才亦未有能過於鯀者故四岳之
意欲堯且試之也於是遣鯀往治水而戒以欽者凡

事不可不敬況治水之事任大責重乎帝朝用人三
載一考其績九載則三考矣成猶完也禮記言禹脩
鯀之功則鯀之治水非無小小之功但至於三考而
其功不成完耳邵子皇極經世書帝堯六十一載命
鯀治水六十九載其績弗成或疑績用弗成蓋在舜
既徵庸之後史言之于此以終上事也朱子曰自疇
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
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

人故卒以天下授舜陳氏曰朱共鯀皆有過人之才
堯獨察其非賢蓋世大姦舉不能欺史備載之以表
堯知人之明以示萬世人主擇人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朕我也古者上下得通稱朕至秦定爲天子之稱案

史記堯年十六自唐侯爲天子在位七十載則年八
十六矣巽遜通堯嗣子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
當時百揆虛職在朝之臣四岳獨尊居是官者必世
族重臣才德出于羣臣之上故堯欲以天下授人而
先語四岳謂汝能用我之命令巽我之位于汝也否
不通忝辱也四岳謂已不德不足以當帝位之重受
之適爲辱耳故辭而不受也曰者堯言也明明普照
精察之意重言二字猶前言安安也揚舉也側陋偏

僻之處也四岳既辭堯使之舉人自代謂在朝無其人則明明揚偏僻微賤之人也師衆錫與也師錫帝曰緣四岳未對而衆臣先與帝言也鰥無妻也在下在民間未仕也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也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人之詳也瞽無目也舜父號瞽瞍頑心無知覺也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傲慢也諧和也孝善事父母而推之爲友悌也烝進也如火氣之烝而上也姦惡而爲亂也堯問舜之爲人如何四岳乃獨對謂舜乃瞽者之子父既頑母又嚚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於治而不至於爲大惡也其者將然之辭四岳既詳言舜之爲人堯謂我將以事試之也試之之目見下文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女以女與人也刑儀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堯以二女女舜于是娥皇爲妻女英爲妾而觀舜所

以示儀法於妻妾者此史臣述堯試舜之意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內汭兩水合流之內也嬀汭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謂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內使爲婦于虞氏之家也此史臣述堯嫁女之事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案此一節堯試舜以齊家之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慎謹也徽以繩糾約之意五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常道也蓋使爲司徒之官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是也此試之以教萬民之事也納入居其位也百揆揆度百事之官猶周之冢宰也敘各循

倫次也左氏所謂無廢事是也此試之以總百官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蓋使兼四岳之職穆穆敬也左氏所謂無凶人是也此試之以臨諸侯之事也麓山足也烈迅也迷錯也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堯使舜主祭將升太山方入于其麓而偶遭烈風雷雨衆懼失常舜行獨不迷錯遇非常之變而不爲動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此試之以攝

祭主之事也格來詢訪乃汝底致陟升也讓辭遜也堯謂詢舜行事而考所言則見汝之言致之可以有功于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舜謙遜辭避以其德不能嗣堯也案此一節堯試舜以治國之事

此第二章堯禪位之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長也正月長於諸月上日此月上旬之日蓋堯在位七十有三載之正月朔日也文祖堯始祖之廟舜以此年正月朔朝於文祖之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美珠璣衡皆觀天之器以璿飾璣所以象天也有機運轉故曰璣以玉爲管所以窺天也橫設於璣故曰衡齊者測驗推步之不差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其行或遲或速各有限節度數如國家之政然故曰七政常星爲天定體者謂之經七政與天各行者謂之

緯故必察於璣衡之器以齊其行度堯之命官先命羲和舜之攝位先齊七政蓋治歷明時君道所當先也璣衡之制蓋如後世之渾天儀云自古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說不知其何如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斗極爲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說謂天渾渾然圓如彈丸地居其中如鳥卵中黃天包地外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地上見者百八十二度半

強地下不見者亦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南北兩端樞紐不移處爲極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其天體經星與日月五緯斜而廻轉北極之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正爲天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夏至之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之日去極九十一度冬至之日去極北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古者觀天之器其法無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以銅鑄爲天象劉宋時錢樂以銅鑄爲渾天儀歷代相因由唐至宋漸加精緻爲儀三重其外第一重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名地平環上列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二十四字一名陰渾一名單横規一名陰緯單環北地面四方四緯之象也又側立黑雙環名天經環横刻二極相去

度數直跨地平環相銜於子午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子以上出地平三十六度爲北極樞孔午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爲南極樞孔一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此天脊從布之象也又斜倚赤單環名天緯環互刻赤道周天宿度上下與天經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環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腰横繞之象也三環表裏相結不動上下四方之定位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内第二重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制如天經黑雙環在内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銜附黄赤二環以轉動耳其赤道環則爲赤單環亦刻宿度制如天緯赤單環在内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其黄道環則爲黄單環亦刻宿度上下亦與三辰黑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相銜在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又爲白單環承其交鎖定

黄赤二環使不傾墊或不用下設機輪以水激之可省人運亦或不用日月星辰之運行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又其内第三重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制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内而又小以揭直距直距者銅板二從置於四遊儀内上屬北極下屬南極而横夾望筒於其腰中内面爲小孔以受望筒腰中之小軸望筒者古所謂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横簫其筒中空兩端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圓孔以俟仰窺腰中兩面各爲小軸以貫直距腰中之小孔東西既得隨環運轉南北又可隨處低昂故曰四遊第一重六合天經雙環銜附地平天緯二單環第二重三辰雙環銜附黄赤道二單環第三重四遊雙環銜附直距與望筒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雙環雙鑄一様二合而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六合天經雙環南北二極之處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二雙環於内軸如管虛中其外有

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其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濶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濶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濶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濶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黄赤二道單環徑七尺二寸八分濶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濶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各如四遊環内徑濶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端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間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築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于水槽上一名水跌或名水平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郊者祭昊天之常祀非常祭

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所尊祀者有六曰日曰月曰星曰四時曰寒暑曰水旱遠望而祭之曰望山川名山大川徧周徧也羣神者天神自六宗之外地示自山川之外以次神示皆祭之也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瑞玉也周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執之以爲符信故曰瑞既月盡此月也覲見也四岳在朝之臣統羣牧者羣牧九州之伯統諸侯者班分也羣后衆國君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上皆正月事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遠近不同至有先後故每日接見岳牧率諸侯以見見者分還所輯之瑞與之使之歸國也陳氏曰自正月上日至此述攝位初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巡守行視諸侯所守之土也岱宗東岳泰山也柴燔柴祭天也望望祭山川也秩者品等其尊卑先後之次序一一皆祭之也東后東方諸侯也五玉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諸國君臣所以爲贄而見者時謂歲之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每歲每月之積日諸侯之國皆稟天子正朔歲月日有不合者則協而正之以節氣定四時所以正一歲之日以晦朔定大小所以正一月之日時日協則日正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爲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

應鍾六陰律爲呂凡十二管皆空圍九分有奇徑三分而黄鍾之長九寸大律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而重濁短者聲高而輕清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黄鍾之長其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黄鍾之管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黄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諸侯之國皆遵天子法制四器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度量衡其起於律律同則度量衡亦同也脩完整之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其有廢缺者則完整之也如猶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蓋猶周官所謂同數器也卒終畢也復回還也此數事皆畢則回還而他向也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北各以其方所屬之時也南岳衡山西岳華

山北岳恒山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謂祭秩覲見協正同脩等事皆如東巡守之禮也歸巡守既畢而歸至於國也格至也至其廟而告祭也藝祖疑即文祖或云文祖之所自出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古者君行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程子曰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于其廟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林氏曰漢武帝元朔初東巡海上還封泰山並北海之碣石歷朔方九原以至甘泉武帝儀衛徵求多矣八月之間尚行一萬八千里則舜一歲而巡四岳可知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諸侯來朝于京師蔡氏曰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

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荅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協和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廣布也奏進也車服謂命之仕而賜以車服也周官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蓋因古制也此承上文言諸侯貢士於天子者先廣進之以言復明試之以功必施之於事功如其言而後用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古者中國之地爲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北爲冀州而帝都在焉禹既作貢之後舜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然舜既分十二州而商時但言九圍九

有周官職方氏亦止列九州有揚青荆豫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十二州蓋不甚久或謂禹即位後復合爲九然未有考也封表也每州表識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山言十二蓋一州止封一山而餘山不封濬川不言十二則川無大小皆濬也曾氏曰冀之北邊與狄接故分正北爲幽西北爲并東北爲營陳氏曰既分此三州然後冀中立於諸州之内故三代後復爲九州而幽并不革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圖所用五刑之象以示人所謂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也周官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蓋亦由是典刑謂墨劓剕宫大辟五等重刑典章所載之常法也流謂徙之遠方若水之流去然宥寛之也五刑即典刑鞭木末垂革官刑官府之刑扑夏楚二物

教刑教學之刑也金赤金銅也贖贖其罪也古者贖罪用銅漢及後魏用黃金唐宋復用銅蓋寇賊姦宄之大惡宜服五等之重刑但聖人至仁不忍輕用故圖象以示使之知畏而不敢犯如此而猶有犯者乃不得已而刑之也五者之刑至重然苟其罪之可疑與夫不當施刑之人則以五流之法宥之至於官府學校之間或有慢令違令者既不可待以五刑又不可無以懲戒故設鞭扑之輕刑使之知愧而不欲犯

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儀禮鄉射記楚扑長如笴射者有過則撻之即此官刑教刑也二者之刑雖輕然苟其情之可矜與夫不堪受刑之人則以罰金之法贖之此五句者有重有輕各有攸當法之正也眚過誤也災殃禍也肆縱之也赦除釋也怙恃也終不悛也賊以寇賊治之也承上文而言所犯輕刑之可矜者雖在罰贖之法例然或其人因過誤致災而麗於刑則又不令罰贖而直縱肆以赦之所犯重刑之可疑者雖在議宥之科然或其人因怙恃不悛而麗于刑則又不令議宥而如寇賊以刑之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法外意也通前後七句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具矣而主之以敬慎重詳審常以慈祥惻怛之意行乎其中故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謂憐憫之也程子曰史記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言敬謹哀矜之至朱子曰古所謂贖刑者贖鞭

扑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先王之法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即流宥五刑之流放竄殛亦流也放棄置于此不得他適竄捕匿於此如穴中鼠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竄者竄其君也殛謂待死于此以終其身流放竄殛四者陳氏謂有重輕如今世編管

羈管安置居住之類澄謂罪既重輕則地宜有遠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不知的在何處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今以四凶之罪論之後篇於共工言畏於驩兜言憂於有苗言遷其辭蓋有輕重鯀以治水之績不成故廢黜而用其子代之罪比三凶爲輕而說者不明殛字之義以殛爲誅死果若是則四罪鯀乃最重誤矣又以四裔之地論之羽山去帝都差近三危稍遠崇山蓋又遠幽州蓋最遠或謂崇山即今澧州慈寧縣之崇山幽州即其後所分幽州之北鄙未詳是否若以罪之重輕度地之遠近則北流宜在荒服二百里流之地南放宜在荒服三百里蠻之地西竄宜在要服二百里蔡之地東殛宜在要服三百里夷之地但疑當時水土未平五服地里未定則未能盡然也陳氏曰言四罪見當時無犯者罰當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林氏曰殛鯀竄

三苗當在水未平之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因言舜之謹刑遂舉誅四凶之事繫于下爾吳氏曰史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在位七十載而徵庸舜試舜三載而老舜以堯七十三載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攝位之二十八載堯在位一百載矣殂落死也死者魂氣升于天故曰殂體魄降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父曰考母曰妣三載子爲父服則斬衰三年爲母服則齊衰三年也四海甸服千里之外四方諸侯之民也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樂器也案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服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百姓應服三月者如服考妣三年之喪四海應無服者耳不聽樂蓋雖無服而若有心喪者焉此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近而國中之民遠而天下之民思慕之

深至於如此也

此第三章舜攝位之事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上日也蓋舜攝位三十有一載之正月朔孔傳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之廟告疏曰既除喪以明年之正月告廟即正位爲天子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據澄案孟子言堯老而舜攝堯崩而舜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矣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子嗣父位者雖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然國事則總于大臣喪畢而嗣君始親政此常禮也舜以大臣攝天子事在堯生存之時堯崩之後堯之子居喪舜攝事如

故蓋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三年者禮也喪既畢則堯之子可以嗣堯爲天子矣故舜避之而去天下臣民皆就舜而不就堯之子堯之子亦不敢當而舜不得辭于是乃還國中告祖廟而踐帝位與嗣君踰年即位之常禮不同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闢開也帝朝大臣百揆四岳爲尊舜自百揆升爲天子則朝之大臣惟有四岳而已故舜踐位之初首謀治于四岳開四方賓客之門俾下之事情無或壅蔽廣四方耳目之寄俾上之視聽無不周徧也蓋四岳在內而統四方之諸侯者故謀之以天子治天下之道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有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牧以養民爲職養民在先足民食足食在不違農時故曰食哉惟時柔謂撫綏

之能謂和協之惇謂厚待之德有德之人也允謂信用之元仁者之人也難謂拒絶之任壬通壬人包藏凶惡之人也率猶皆也養其身懷其心者安民也親君子遠小人者知人也如此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率皆服從矣蓋十二牧在外而長一州之諸侯者故命之以諸侯治其國之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舜曰者別于堯也此以前之帝曰皆堯此以後之帝曰則舜也奮起也奮庸猶曰登庸載行事也亮明了之意采事治之意惠順也意與若相近謂得事之理稱乂之意無所拂戾也亮采惠疇猶言疇若予采而倒用其語也伯爵禹名崇伯鯀之子姒姓司空掌土之官懋勉也舜問有能奮起升用於羣臣之上而廣明帝堯所行之事者使之居百揆之職亮采而順者其誰乎四岳與羣臣同辭以對謂崇伯名禹見作司空之官可當百揆之任也俞者帝然四岳羣臣所舉之當命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謂汝前有平水土之功矣今惟於是百揆之事而勉之哉以司空兼百揆如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也稽首拜而首至地臣拜君之禮也稷田正官名棄封於邰姬姓契臣名封於商子姓稷契皆帝嚳之子臯陶亦臣名稷契二人臯陶一人故言暨以別之下文殳斨暨伯與倣此俞者帝然伯禹所推之賢汝往哉謂汝其往宅百揆哉不許其讓也舜登帝位百揆職虛故首擇人以居此職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因禹之讓三臣各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阻厄也后君也有土之稱蓋分土爲諸侯而仕于帝朝者也稷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播種也穀品數多故曰百穀帝言黎民或有厄於飢者汝爲后稷

之官其教民播是百種之穀一年耕有三年之食則雖遇水旱凶荒不至厄於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聖賢於事無所不敬授人時敷五教事之重者故特言敬五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爲教也寛有容而不迫也帝言百姓或有不相親睦而於五品之人倫或有不順者汝爲司徒之官其敬敷此五教以教民在乎寛以待之使其優游浸漬以漸而至則人不苦其難而教易入也孟子所引堯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猶四時之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姦宄皆爲亂也士理官也服猶衣服之服謂刑加其身也三就朱子以爲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不欲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五而分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明謂照察精審允謂刑罰當罪言蠻夷或有猾亂中夏者寇賊或有爲姦

爲宄者不可以無刑也汝爲士官五刑五流各有所宜惟明而後能允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與若予采之若同工造作器用者也周官考工記六工曰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曲禮則曰木工金工獸工草工石工土工也垂臣名有巧思顧命云垂之竹矢莊子工垂之指即此人也帝問誰可稱

予工官之職者而僉舉垂以對也共謂供其職共工蓋衆工之長也殳斨伯與三臣名殳以集竹爲兵建于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者令垂往爲工官汝諧者以所讓三臣爲佐汝與之諧和共治工事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謂高上之地山林也下謂卑下之地川澤也益臣名嘗同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芟除草木驅逐鳥獸故帝問誰可稱予上下草木鳥獸之職者而僉舉益以對虞掌山林川澤之官周官分爲虞衡二職山與澤曰虞川與林曰衡朱虎熊羆四臣名左氏傳載八元之名有曰伯虎仲熊虎與熊爲二人則朱與羆亦二人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往哉者令益往爲虞官汝諧者以所讓四臣爲佐汝與之諧和共治虞事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宅揆典禮之事重與工虞不同故特咨四岳而皆以有能二字發之典謂主掌其事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吉禮也禮有吉凶軍賓嘉而此獨言吉禮者蓋以吉禮爲重也伯夷姜姓伯爵夷名也朝臣僉舉稱爵稱名與伯禹同而帝之咨命爵而不名蓋齒德俱尊不純以臣禮待之也秩品次也宗祖廟也秩宗禮官也品次百神之祭祀而專以秩宗名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官掌禮者謂之宗伯都家掌祭祀者並謂之宗人名義蓋亦同此夙早也直謂心不斜倚清謂潔淨不汚禮以敬爲主交神明者自早至夜惟當常敬故曰夙夜惟寅敬所以直內然敬立而內直未易能也惟人欲淨盡無所汚濁而後能之故曰直哉惟清夔龍二臣名往欽哉者令伯夷往踐其職而

主之以敬也凡事無不當敬典禮者尤當敬故特言
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夔龍二臣名亦因伯夷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
終其事若前之申命稷契臯陶也胄夙也胄子天子
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直者徑行温者和

煦寛者宏量栗者嚴密剛者堅勁虐者殘酷簡者省
約帝言命汝爲典樂之官欲俾汝教胄子以變化其
氣質之偏也直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不足於
栗故欲其栗所以益其不及也剛者易至於虐故欲
其無虐簡者易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損其太過
也四者姑舉其大凡其他莫不皆然而所以變化氣
質專在於樂是以教胄子必屬典樂之官而周官掌
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亦大司樂所職
也詩以言陳述其心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詩者
所以言其心之志歌以口唱嘆其詩也永長曰詩若
急疾讀過則其辭短促必歌之于口每字延引遲久
使之悠長故歌者所以永其詩之言永或作詠永或
同義聲謂五聲最濁者爲宫稍濁者爲商微濁微清
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依憑倚也所歌之
辭若無清濁高下之節自始至終皆同則雖遲久悠
長亦不足聽故曰歌辭之永必憑依于五聲而抑揚

高下之五者清濁相間迭用然後錯雜成文而不質
俚故曰聲依永律之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和
謂五聲勻調也蓋宫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
律管之長短定之每律之宫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
其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故曰
律和聲聲和律不特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能諧和
而無相奪倫矣相奪倫者商太下則奪宫之倫太高
則奪角之倫角太下則奪商之倫太高則奪徵之倫

徵太下則奪角之倫太高則奪羽之倫羽太下則奪徵之倫太高則奪變宮之倫不相奪倫而和足以感格神明變移風俗故用之于神則神和用之于人則人和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火熟之土曰堲燭頭之燼亦曰堲皆有熄滅不生之義音與疾相近古字或通用故孔傳曰疾也讒說誣譖人之言也殄行傷害人之事也震動也驚猶駭也師衆也帝言造讒譖以傷害人者駭動衆聽易于惑人我欲熄滅之故命汝爲納言之官凡夙夜之間上言之出下言之入惟其允當而後出納之蔡氏曰命令政教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審之既允而後入則讒說不得行邪僻無自進矣孔疏曰納言者聽下言納于上出朕命者受上言宣于下納言下納于言朕命有出無納官名納言又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澄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四人禹垂益伯夷也因人之讓而以舊職申命之者五人稷契皐陶夔龍也或因其典樂汝作納言之上有命字遂以夔龍二人亦爲新命者非也今案帝問而命臣拜而讓之新命也不問而命不拜不讓者申命也夔龍若果新命則臣受君之命豈得不拜王氏曰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富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者成器以爲

天下利治人之末故次命垂治人者略具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自百工至于鳥獸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之時也禮樂者治之大成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故次命夷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後夔陳氏曰羣賢雖盛苟讒間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命龍于末所以衛羣賢而成其終猶命十二牧終之以難任人夫子論爲邦終之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有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也人君之位天位也人臣之職天職也天下之事無一非天之事故曰天功舜踐位之初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而又總命之曰汝二十有二人者其敬哉惟于是而亮天之事蓋明于其事則善于其職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黜貶退也陟升進也幽謂暗于其事而隱廢所職者明謂明于其事而脩舉所職者考績至三歷年至九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畢見故黜其幽陟其明考核精賞罰當人人勉力事功是以庶績咸熙也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于後而并及其効如此且于堯舜二帝在位之事皆以庶績咸熙四字終之辭雖簡而所該則大矣

分北三苗

分謂使之離異二人隨順爲從二人相背爲北三苗之君前既竄于三危而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

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類衆多終必爲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于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而始薦禹自代今書所載自初年咨命羣臣之外惟有考績分北二條其他無事可見夫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所爲澄以書稽之尤信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前章紀舜攝位之事而于章末敘堯之終此章紀舜在位之事故於章末總敘舜之始終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嗣堯位又五十年而崩也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月踐位而此五十載數自堯崩之明年始何也蓋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爲舜元年如漢王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

漢王雖未稱皇帝而紀年則當屬之漢故始自入關之年爲漢元年也韓子曰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乎天也舜之没云陟者與竹書同文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朱子曰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字爲句絶爾方猶云徂乎方之方林氏曰陟方乃死與揚子黄帝

堯舜殂落而死文勢同

此第四章舜在位之事

皐陶謨

謨謀也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皐陶禹二臣之嘉言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迪猶導也明謂明哲之人弼猶輔也諧猶汝諧之諧惇厚而篤也敘各得其倫理也庶衆也勵勉也翼猶弼也言臣之于君信實開導其德所資之謀謨必以明者爲輔弼而諧和之所謂允迪厥德者謹其身之所脩而思永久則其德終始如一也身脩則家可齊故能惇敘九族所謂謨明弼諧者庶明之人勉勵輔翼則國治也國治則天下可平故自一國之邇可推而及于天下之遠者在此皐陶禹問荅于帝前皐陶

所言善故禹拜而然其言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申上文之意言庶明勵翼者在于知人邇可遠者在于安民帝帝舜也禹謂皐陶言治國平天下惟在于知人安民二者誠能如是之所言然人未易知民未易安帝舜雖聖當以二者爲難而不可忽也知人則

有明哲之智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有惠愛之仁而民心無不歸嚮巧好令善孔甚也好其言善其色佞僞于外而包藏于中甚深蓋指共工也前此憂驩兜而放之于崇山以其阿黨惑上而害于知人也遷有苗而竄之于三危以其威虐殘下而害于安民也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共工而流之于幽洲以其靜言象恭姦回叵測而于知人安民俱有害也既能哲又能惠則知仁兩盡雖有如共驩三苗亦不能昏吾之智

梗吾之仁而何怪乎憂之遷之畏之哉或問人之難知民之難安何也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當務之爲急天下之人品不一也豈兩耳目之聰明所能盡知脩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之民數至衆也詎可謂覆載之内無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者乎雖大聖人不敢自足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

此以下自亦行有九德至政事懋哉懋哉言知人之事自天聰明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行者行于身德者得于心言猶王制所謂辯論官材也載始行也采采事其事也觀其身之所行則知其心之所得其別有九者人不可求備苟有一德可矣此知人之法也先論量其人之有何一德乃論量其人曰可以事何事此官人之法也何者禹復問其詳而皐陶于下文乃詳陳之也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詳陳行有九德之目愿謹慤也亂治也才能可以治亂也擾馴狎也毅果決也廉有分辯也塞實也義合宜也寬宏而縝栗則不濶疏柔順而植立則不懦弱謹愿而恭肅則不至于朴野而不文有治才而敬畏則不至于逞能而妄作馴擾而果毅則不至于少斷徑直而溫和則不至于多忤簡略而廉隅則不至

于無分辯剛健而有實則非虛矯恃氣之剛彊勇而有義則非鬬狠爲亂之彊寛與直對柔與剛對亂與簡對擾與彊對而轉語辭合二長爲一德則不偏皆天之所與學之所成自然而然之懿非以彼濟此之謂彰著也有常久而不變也德著于外終始不變是爲吉德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詳陳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之意三德六德謂九德之中或得其三或得其六也宣達之也浚謂脩事明謂通曉有家卿大夫之家也嚴祗敬禮之也亮亦通曉之謂采亦脩事之謂有邦諸侯之國也翕合也兼收而並蓄之曰翕受分別而任使之曰敷施俊才之大而敏者乂才之可以治者百僚百官之屬師師官之長也百工百官之事撫循也五辰四時也

木火金水旺于四時土寄旺于四季各旺七十二日共三百六十日而成一歲也凝成也卿大夫之有家者得三德之人日進達而用之足以治其家矣諸侯之有國者得六德之人日尊禮而用之足以治其國矣天子有天下者于九德之人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隨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承上文言天子所以用九德之人者蓋不能自治天職故也無毋通禁止辭教謂上行而下效之逸謂安逸欲謂嗜欲兢兢戒謹業業恐懼幾微也曠廢也天子者諸侯之視效不可導之以逸欲當戒懼一日二日之萬幾一日二日日之至淺萬幾事之至繁一日二日之間事之細微至于萬焉其可逸欲而不兢業乎已雖兢業然萬幾之多豈一人所能自治庶官與

我共治者也蓋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爲之也其可有一職之曠廢乎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言官不可以非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庸舊本作有庸今從馬本勑敎戒督勉之意我通言君臣自由也寅恭皆敬也寅在心恭在貌和謂不乖衷即典禮也五服五等之服九章至一章是也章顯也承上文天工人其代之而言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有自然之倫乃天所敘也而五者之典各惇其所當惇者勑于我則不可無司徒之官親疎貴賤尊卑隆殺有自然之品乃天所秩也而五者之禮各庸其所當庸者由于我則不可無秩宗之官君臣當內同其寅外協其恭以和此典禮之衷使民彝物則

各得其正而無乖戾也命德者天也隨其德之大小而章之以五等之服則不可無百揆之官討罪者天也因其罪之輕重而用之以五等之刑則不可無士師之官命討之政事君臣當勉勉無已不可使賞罰有一之不當也此所謂天工人其代之者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謂天下謂民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天不在天而在民上天下民通徹爲一民即天也故能安民則民懷而天眷之不能安民則民離而天釋之矣有土之君其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去衣而耕也勤力服事之意皐

陶謂我所言良可以底行禹然之謂汝之言底行之可以有功臯陶謙辭言我未有所知不敢計功也但思每日賛助于帝勤力服事而已

此第一章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勤勉不已之意禹臯陶相與問荅于帝前臯陶既陳謨于帝呼禹使之亦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臯陶問其所以孜孜者禹乃言前此勤勞治水之事昏瞀謂四顧茫然莫知所之也墊下謂卑下之地爲水所及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橋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隨循刊除也蓋水涌不洩平地皆水不没者山耳故循山伐木以通治水之道路也奏進也肉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播種暨益教民以田進刊木所得禽獸之肉以食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周官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夫之間廣深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皆田間水道此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至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至于川也播謂播種百穀也艱漢今文作根謂百穀根生其實可食者也或曰難也人力所成得之不易也暨稷教民播穀以供食然可耕之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兼進決水所得魚鱉之肉以食也懋大傳作貿貿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遷有于無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

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萬邦興于治也禹之意謂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者如此而臯陶以其言爲可師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自述其孜孜之意乃進戒于帝俾慎于居位居

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慎之之道安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于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審事之幾于始省事之康于終其輔弼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徯待凡所作爲大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荅上帝眷祐之心則天亦申重其已然之命而嘉美之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之意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者是也君與爲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天職禹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不可輕故帝因禹言弼直而并言之互言至再以見反覆丁寧之意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帝言所資于臣之事股足髀肱手臂左右有民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也翼如鳥翼謂在身兩旁夾持覆護宣力四方謂外使諸侯諭志意布德化救災患也爲獸名猴屬有力便捷効使令趨事功者似之黃帝始制衣裳古人蓋謂黃帝象謂肖其

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十二辰者皆是此謂星宿三星名爲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畫也宗彝宗廟盛鬱鬯之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雉彝爲上藻水中聚藻粉米白米黼黻黼爲斧形刃白身黑黻兩弓相背青黑線繡絺讀爲黹刺繡也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爲繪畫于上衣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黹爲繡紋于下裳采五色之物藍砂粉墨雌黃之屬繪則以五采澤之于筆繡則以五采染之于線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明謂察其物象采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在治忽史記引書作來始滑惟漢書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蓋六陽律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管之中用其五爲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羽聲距正宮雖間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其律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止間一律矣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而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徵該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曰五聲也五聲定則被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有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爲言五言唇齒舌牙喉之音爲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于聲音故亦能辯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翼之作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爲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蓋后稷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樂所職翼爲明德皆曰汝

者禹與羣臣咸在而禹作揆兼總衆職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帝言所資于鄰之事違戾也我有違戾于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四鄰之職也四鄰謂在前在後在左右也帝舜之時輔弼疑丞之庶官不可知其爲誰或百揆四岳亦兼此職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曰汝弼曰汝無面從責之禹及居是官而在帝側者林氏曰舜大聖人夫豈有違于道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無是而猶儆戒所以爲聖呂氏曰舜非有所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非肯欺其君而面是背非者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其爲人也仁好學多聞道順天子未嘗有過者謂之疑其位在前強立敢斷

輔善從義者謂之輔其位在左廉潔切直弼過諫邪者謂之弼其位在右齋給便利善應顧問而不回者謂之丞其位在後天子中位而聽朝四鄰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帝與禹言欲臣鄰各盡其職以助已而未任之人亦欲教養以成其才蓋百官世胄萬民之俊選及諸侯所貢之士皆他日居臣鄰之職者其可用之才固將論定而官使之其間有庶頑讒說不在是選者儻以爲不可用而遽棄之慮有遺才之失故必命掌教掌樂之官悉心造就冀其改過遷善而得爲吾用侯張侯以射也如王制所謂司徒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是也明之使自明也射之禮必明于進退周旋升降揖讓之儀必明于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節又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

而後可以中所以開悟其心思智識者非一故曰以明之撻扑也如儀禮鄉射記所謂楚扑長如笴射者有過則撻之是也記之使之自記也人有不善每欲諱護不遭戮辱稍久即忘恥不甚則悔不深悔不深則改不力射而有過及犯教者撻之中庭衆所共見辱莫大焉所以堅牢其羞惡憤悔者至切故曰以記之書用識哉者謂歲時常教習之苟其有一善則書而識之以待考校如周官族師屬民讀法書其孝弟

睦婣閭胥聚衆庶讀法書其敬敏任恤是也夫習射而使之明撻過而使之記又用書以識其善道之齊之懲之勸之至再至三而未已者欲其並生而已善者生之徒不善者死之徒改不善而從善是與之並生也已上蓋使掌教者教之猶以爲未足又使典樂者教之工謂樂工納言樂工平日所納之言也颺播揚也工以所采詩歌之類時時播揚倡歎以曉諭感動之而興起其善心如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承進也威謂屏之責之也其改過而至于善者則進之用之其不可化而終不改者則屏之責之也嗚呼帝舜爲君爲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俞哉者然之而不盡然蘓氏謂與春秋傳諾哉意同

是也隅角也海隅四海之隅蒼生草木蒼蒼然而生之處言極其遠也黎獻黎民之賢者庶朱子云當作試由音相近而訛也帝德光輝遠被普天之下以至海隅草木所生之地萬邦黎民之賢誰不感慕興起共願爲帝朝之臣惟帝于是而舉之既敷納之以其言又明試之以其功必其言之施于事而有功然後賜以車服而用之用人之際如此精別誰敢不以敬以讓而應上之求言此蓋謂諸侯所貢之士必不敢

爲頑讒也不言國之俊選者以遠包近也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敷同孫氏謂猶言普同也帝之用人試其言之有功然後用不是普同無分別而日進無功之人世胄非才者不得世其官故以丹朱示戒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丹者朱之國名也慢怠慢也因怠慢而好遊行也傲嬉戲也因嬉戲而爲虐害也不分晝夜頟頟不休息此好慢遊之事罔水行舟如慕之平地盪舟此作傲虐之事朋猶言羣聚也羣聚而淫亂于家也殄絶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厥世言此蓋以儆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使之不敢爲頑讒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創懲也塗山國名壽春縣東北有山名曰塗山國蓋近此山也啓禹子呱呱泣聲荒大度營爲也土功治水之事也禹言我懲創丹朱之如此故娶妻歷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子啓泣聲不暇子之惟以荒度土功爲急朱子曰丹朱如是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戒教令莫如丹朱而如我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夾持以正弓體曰弼薄迫近也治水事畢經理天下定爲五服之制每一服一面五百里兩面相夾而成千里如弓之弼然五服共五千里既別九州後增其三一州立一州牧爲之師故有十二師內自侯服而始外迫四海之遠皆建五等諸侯爲之長師統諸侯者也長君一國者也有師有長各使導迪其民以趨事功惟三苗之國于治水之前已竄其君于三危而其民留居故土者習頑不順政教治水之時不就官

司之徵役在内讒說之頑可化也在外苗民之頑未易化帝其念之哉苗民之頑其後帝分北之猶殷民之頑周公遷之于洛蓋所以化其頑也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敘者無一事之不理也帝言導廸朕德者是汝之功惟當更使事事咸敘又言臯陶爲禹之助方祗敬其當敘之事方示人以畫象之刑凡猾夏之蠻夷姦宄之寇賊有刑以待之惟當更加明審蓋因禹臯陶謨之後歸美二臣而又欲其加勉也

此第二章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之樂戛亦擊也戛輕擊重球玉磬石音也叩之則鳴故曰鳴球搏猶擊也輕手取聲曰拊琴瑟絲音也詠登歌也鳴球琴瑟其聲清越和平可與人聲相比故戛擊搏拊之而詠也祖考所祭之祖考虞賓丹朱也在位内百官也羣后外諸侯也皆助祭者虞賓不臣故序内外諸臣之上德讓有相讓之德也樂作而所祭者來格助祭者德讓則神人無不和矣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下謂堂下之樂管竹音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鼗小鼓鼓大鼓革音也合止爲二音合作止則敔止柷木音敔背有鉏鋙櫟之以爲聲蓋因敔名而生鉏鋙之義必不然也笙匏音也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鏞大鐘金音也堂下之吹與堂上之歌相間故曰間蹌蹌舞貌鳥獸蹌蹌而舞則萬物無不和矣孔疏曰樂上下迭奏而曲成神人鳥獸之應上下共致以神人尊而在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鳥獸賤而在下故配堂下之樂言之非堂上之樂獨感神人堂下之樂偏感

鳥獸也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簫韶舜樂名簫字本作箾舞者所執之物成謂樂曲之一終也樂曲終必變而更奏周官言九變傳言九奏與九成之義同鳳凰靈鳥也儀有容儀也箾韶合奏九成而樂大備雖靈鳥瑞物不常有者亦感至和而來儀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一時之言拊猶言戛也石通球而言石音貴于衆音故韶樂以球爲首商頌亦言依我磬聲也百獸該物之飛走庶尹該官之正貳方擊拊石音不待衆音備奏而已能召人物之和上文先言神人而後鳥獸以尊卑爲序此先言百獸而次庶尹以難易爲序

夔言樂如此蓋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此第三章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凡樂必有歌辭上章載韶樂感應之效驗此章載帝朝君臣之歌詩勑天之命謂以天命難保相敎戒督勉也惟時惟幾謂無一時不勑無一事不勑雖須臾不敢忘雖細微不敢忽也此帝先言其所以作歌之意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臣也喜歡喜而有爲元首君也起謂作興而無怠百工熙哉謂百工之職業廣大光明也此惟時惟幾而勑天命者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先拜手而後稽首九拜中之吉拜也颺言發揚其聲而言也念哉令同列思念帝歌之意作起也振發之意興事謂建立其事不可

頽廢也憲法也率皆起而立事事必循法所當致慎于始事雖已成猶當屢省于終始終同一敬也此臯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賡帝歌之意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賡續也載始也帝歌則先臣後君臯陶賡則先君後臣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如此則庶事安泰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隳傾圮也君不識體要而行臣之事臣虛竊禄位而怠君之事則萬事廢壞矣

王氏曰前言庶事後言萬事甚言叢脞與惰之敗事也

俞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帝拜重其禮也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不敬也陳氏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

此第四章

書纂言卷一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卷二

元 吳澄 撰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成於堯之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貢者下供上之名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為各州綱紀然後因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

此第一章總叙大槩以起後章

冀州

冀州堯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

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尊帝畿示天子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辭載始有事也壺口山名龍門之上口也在隰州吉鄉縣東南梁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爾雅云梁山晉望謂此山也岐狐岐之山也在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呂不韋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溢逆流孟門蓋在壺口之下流壺口治則河流壺之中而不復出其上矣自是乃治梁治岐魏志曰梁山北有龍門大禹所鑿新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在絳州龍門縣其一在同州韓城縣陳氏曰水患莫甚于河河之險在于龍門孟門蓋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為河之距扼故首治之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豈得為無事鑿其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其所

無事也林氏曰鑿者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天地之性也蔡氏曰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緜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太原河東太原府也岳太岳山在晉州霍邑縣東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也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蓋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于河此導汾水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漢河內郡懷縣今懷州也衡漳水名衡古橫字漳水二源一出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名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名濁漳東至涉縣合清漳東北至定遠軍東光縣入北河曾氏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自大伾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河

從漳橫故曰衡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砰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日以東而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白色也壤質也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上稅下之名粟米兵車之類錯猶間也賦上上第一等間或第二等田中中第五等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畿內之地併與廛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但田賦也他州皆先田後賦蓋賦出于田而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定州曲陽縣恒山北谷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

逕矣衛水出真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曰陸禹河自澶相以北在具冀以及枯洚之南皆穿西山踵趾以行班馬王橫所謂載之高地是也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此處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孫炎以為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者非是程氏曰古河未嘗逕邢行鉅鹿之廣阿也作謂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

衍者可耕治也叙此于田賦之下以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呂氏曰言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故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島海中山皮服製皮為衣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遼西臨榆縣河入海處蓋在碣石東南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物必達于海而後至帝都故八州叙事于章末紀其入貢之道冀州天子所自治故無貢篚壁有島夷皮服之貢島夷來貢所經之道東海在左碣石在右來行其間由海入河而達帝都也

此第二章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蔡氏曰河昔北流兖

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淪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始相去不遠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泲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為正澄案道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蓋通用註說文者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泲為二水非也

九河既道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蔡氏曰唐滄州即漢漸海羣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去海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始分為九而淪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說是也澄案後儒蓋因爾雅九河之名而誤道水得其

道也後倣此

雷夏既澤

雷夏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澤者水之鍾也孫氏曰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也呂氏曰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則相轉而已達海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損數百里之地因其勢以為澤使之有所容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兩相合謂之會合為一謂之同新安王氏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者沮溝出濮陽灉水出曹州下流相合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兖地宜桑後之濮上桑間可驗也地高曰丘兖地卑民皆升高丘以避水今水退而桑土既可蠶矣于是民始下高丘而居平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傳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抽也條長也呂氏曰兖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包喬不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中下第六等貞猶木之貞榦貞榦在下枝條在上貞者物之下事之終也賦下下第九等言在九州之下九等之終也禹治水八年十有三載通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同謂一州之内

或高或下水患皆平若有一處未平則不可謂同也兖水最甚故作治十有三載乃同也

厥貢漆絲

貢者謂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先漆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他州倣此

厥篚織文

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也篚竹器筐屬幣帛必承以篚所謂篚厥玄黄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東陽

馬氏曰周官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琨瑤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杶榦栝柏篠簜是也六曰貨貢龜貝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織文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斿旗之有旄垂下者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兖雍最寡荆揚最多然各因土地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泛舟于水謂之浮自水通水謂之達案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謂此乃漢河與漯殊異澄嘗浮濟舟人言漯合于濟孔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此第三章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孔疏曰東北當跨海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

嵎夷既略

嵎夷即堯典嵎夷蓋海濵之夷在登州略為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密州莒縣東北濰山北至濰州昌邑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入濟其者將然之辭上言既道既者已然之辭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濵水旁也斥鹹土也可煑為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平土則白而墳海濵之土則處處皆斥鹵故曰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上下第三等賦中上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畎谷也枲麻也鉛黑錫也怪石怪異之石碔砆之屬岱山之谷出此五物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萊夷萊山之夷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檿山桑也野蠶食山桑成繭其絲中琴瑟絃以之為繒堅韌異常惟東萊出此絲水平而萊夷之地可作牧矣故篚檿絲而來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至鄆州中都縣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汶水出原山之陽不言達河者達濟則自濟可達河矣

此第四章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距岱南至淮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至淮一州之境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間始大其泛溢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沂州沂水縣艾山行六百里南至下邳入泗源出尼丘山西北徑魯雩門即曾點浴沂處又一源出武陽冠石山又一源出黃孤山又有出沂州費縣者皆曰沂水乂治也徐之水非一獨舉淮沂者蓋徐州泗水為大而淮沂二水與之並沂在上流而入泗水淮在下

流而受泗水二水治則他無不治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跨兩邑間費縣在其東南蒙陰縣在其東北顓臾國在費縣西北故為東蒙主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之東南海州朐山縣之西北藝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在鉅野縣北五里其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俗呼梁山泊水蓄而復流曰豬東原漢東平國即鄆州也後為東平府以地之平故曰東平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景帝時亦名濟東國東平下濕自古多水患後世數徙其域底平者水患已去底于平也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黏泥如脂之膩也考工記言摶埴老氏言埏埴土黏膩故可摶可埏而為器埴墳其土質有黏膩者有墳起者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上中第二等賦中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土五色謂青黄赤白黑五種之土徐土赤而五色亦間有之案周書作雒篇曰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蓋以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五色具也翟雉也五色之雉羽中旌旄嶧山名下邳縣有葛嶧山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水名出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因以為名西南經曲阜分為二派南洙北泗至瑕丘復合又經魚臺東南過沛彭城又過下邳入淮泗濵泗水之二旁也浮磬石露水濵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下

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不曰石而曰磬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北之夷蠙蚌之别名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纖黑經白緯縞白繒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而泗自泗達于河或謂泗水不可達河者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文頴註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跡邪晉王濬伐吳杜預與書云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古今絶倫而自

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此水道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皆引河而注之淮泗也

此第五章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州東境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處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陽鳥鴈也冬月居于此澤洲渚之間千百為羣日冬南夏北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隨日南北趨暖避寒故曰陽鳥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入謂入海蘇湖之水于此入海也震澤太湖一名五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湖州也震如三川震之震俗謂湖翻大湖之水震蕩難定故名震澤江之下流三江既入海則震澤底于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竹濶節曰簜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新安王氏曰究徐言草木于厥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同兼山林言之也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于厥土之上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下下第九等賦下上第七等上錯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特言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皆美石瑤石玉琨次瑤篠材中矢笴簜材中樂管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齒象齒革犀兕革羽鳥羽毛牛毛木梗梓豫章之屬凡木之可用者皆是島夷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卉草也卉服織草以為衣服也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凡貢物有宜入篚而貢者有宜包裹而貢者故又出厥包一條于厥篚之外小曰橘大曰柚錫與也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故曰錫貢錫貢字例當在貢物之上為嫌厥篚之文繫以錫貢則不成辭故言之于貢物之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泗可達河而至帝都矣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自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盖誤指吳王所通之水以為禹跡澄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兩水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此第六章

荆及衡陽惟荆州

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春曰朝夏曰宗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氾濫横流之患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也

九江孔殷

九江今之洞庭也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言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盛也言九水之合有所容歸其流甚盛也漢志以九江為在廬江之尋陽縣者非是盖尋陽乃揚州之境不屬荆州且惟一江而已不見有九江而孔疏又以彼處九江之名起于近代則非禹貢所謂九江也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江漢源發梁州流經荆州故梁荆皆有沱潛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案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者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潛乃江漢下流支派不一盖謂江漢下流不一支派無循其

道者矣雲夢澤名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案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盖此澤跨江南北八九百里故每處名焉土謂水退而土見作乂謂可耕種而治乂鄭氏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易氏曰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在江北為雲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為夢江北江漢之會水潦常積雲在北方者方見土江南皆山水源易涸夢在江南者已作乂沈氏曰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

厥土惟塗泥

土下濕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下中第八等賦上下第三等蔡氏曰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濶人衆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杣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荆州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孔註謂善者為先也杣榦栝柏皆木名杣古椿字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揚州貢木不言其名凡木可用者皆貢此州所貢只此四木而已礪麤砥細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丹砂箘簵二竹楛木名材皆中矢笴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匭匣也既包而又匣之敬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其有名者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出菁茅然他處亦有之舊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者非是

厥篚玄纁璣組

玄染黑六入者七入則為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為朱深赤矣璣珠不圓者組綬璣組以璣穿結為組也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菁茅祀

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于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于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自漢出陸行及洛濵乃用舟順流而下逾越洛口而遂入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浮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

此第七章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府鞏縣入

洛瀍水出河南郡舊穀城縣潛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至新安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此言四水皆入于河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周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滎在鄭州滎澤縣西五十里敖倉東南鄭氏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溼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一也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波水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盖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被覆而及之也孟豬在睢陽郡虞城縣西北周官作望豬左傳爾雅作孟豬漢志作明豬史記作明都夏氏曰菏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也不言入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色不一也壚疏也顔氏曰玄而疏說文曰黑剛土土質高下不同故别而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中上第四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間或第一等也盖兾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為第二而升豫為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兾則升為第一而降兾為上中也

厥貢漆枲絺紵

周官漆林有征周時豫為畿内故征而不貢禹時豫在畿外故貢而不征紵麻屬林氏曰顔師古謂織紵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或成布未成布不可詳

厥篚纖纊

纊綿也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

錫貢磬錯

磬錯治磬之錯也凡錫者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

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由洛達河

此第八章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距西岳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嶓二山名岷江源所出嶓漢源所出二源既滌水

無阻滯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成都府郫縣東有沱水西入江又彭州導江縣西南有沱水東入江又洋州真符縣有灊谷水西南入漢灊音潛凡江漢之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酈道元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旅祭名旅平者治功畢而祭以告水患之平和夷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旅祭二山而和夷所居之地亦致功也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下上第七等賦下中第八等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兖于下中而梁為下下隨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狐

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金鏤剛鐵可刻鏤者也磬石磬先鐵後銀鐵多于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見梁州產鐵之多也熊似豕羆似熊而黃

狐類犬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孔氏謂以四獸之皮織令通外國之俗者為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傅之織而為布非縫皮為裘亦非織毳為褐也西傾山名在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葉氏曰中國之貢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澄案西傾山雖屬雍州

然山趾所必廣西傾之戎盖在梁州境内此句特為
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
道他州之貢則皆然舊註以此句屬下文浮于潛之
上者非是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
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叙漢自
西樂城以上為沔度水口以下為漢大率漢之支流

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
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
度隴至于渭濵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
渡河也文當曰入于沔逾于渭盖二文互也漢武帝
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
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蔡氏曰褒斜之
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
又未可曉絶河而渡曰亂
此第九章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西河西河主冀都而言龍門之河在
冀西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
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既西者導之西流也柳宗元曰

其水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墊沒及底故名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出安定岍頭山易氏曰岍頭山一名崆峒連亘
原州高平百泉平涼三縣涇水東南流至涇州臨涇
縣保定縣邠州宜禄縣永壽縣又東北流至京兆醴
泉縣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水出山處故漢名谷口縣
白渠溉田在此地又自池陽東流至涇陽縣南七里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伐秦濟涇而次在此地東南流

至高陵縣東北流至雲陽縣西二十五里即鄭國鑿渠處又東流而入渭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縣而入渭又至華州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從如恒衛既從之從灃水出京兆鄠縣北東至咸陽縣經上林苑與渭水合為一故曰同案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晁氏曰此邠州漆也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非禹貢之漆水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在耀州富平縣掘陵原岐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終

南一名太一山在京兆萬年縣南五十里惇物一名垂山在武功縣鳥鼠俗呼為青雀山在渭源西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也在邠州豬野澤名武威縣東北休屠澤是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未詳其地史記以為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或以為燉煌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即燉煌也敘謂服從政教也舜竄三苗之君于三危者猶尚桀驁頑不即功蓋三苗故地山川險惡氣習使然今湖南徭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黄壤

黄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黄

壤故其田他州莫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上上第一等賦中下第六等或謂荆州厥賦下上上錯之等是與雍州兩易而此不言錯何也曰荆賦或時數多于雍則錯出第六而雍為第七自是荆之賦有增羨而非雍之賦有減殺也故荆言錯而雍不言錯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球琳皆美玉或云球玉磬琅玕美石似珠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國名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近朔方地即猶即工之即叙猶丕叙之叙即叙言臣順而効貢也梁州織皮西傾之戎所貢雍州織皮此諸國之戎所貢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大戴記云北發渠搜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舊本織皮至即叙十二字在會于渭汭之下蘇氏曰其文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今從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禹導河所始處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雍之貢道有二北道自積石至西河南道自渭入河北道自龍門而下與南道會于渭汭蔡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

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内藏放熙河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

謂謬矣然此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録之以備參考云

此第十章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陳氏曰隨山治水故以導言水源出於山因山以相水之源委山有澗谷者導而納之川朱子曰導山自北而南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為之紀二條又分為四鄭氏曰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澄案每列之中又有二焉此條河渭北境之山北條之北也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也岍在雍州岍源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皆古之岍也逾謂行及河濵用舟截流横渡逾越河濵而又出陸也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九

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太岳即霍山在晉州霍邑縣東三十里底柱在陜州陜縣東北五十里山在水中破為三穿河出其間有似于門俗名三門山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門焉王屋在垣曲縣北十五里周廻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山形如屋太行連恒河北諸州澤州之晉城陸州懷州之河内武涉脩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所經故太行在河北為天下之脊恒山北岳也在漢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此條大河南境之山北條之南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四山北條之南之一也朱圉在秦州清水縣伏羌鎮西南六十里太華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北條之南之二也熊耳

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外方中岳嵩山也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二十三里桐柏一名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陪尾案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孔疏以安州安陸縣横尾山為陪尾者非是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條江漢北境之山南條之北也嶓冢荆山二山在北南條之北之一也嶓冢在興元府金牛鎮東二十

里其山中高東西下形似冢山以東水皆東流山以西水皆西流俗謂分水嶺荆山在荆門軍當陽内方大别二山在江北南條之北之二也内方一名章山在復州竟陵縣大别在漢陽軍漢陽縣漢水入江處鄂州在江南岸北對此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嶓岷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嶓冢此條大江南境之山南條之南也岷衡二山南條之南之一也岷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鐵豹嶺南去青城石山百里蜀以山近江源者皆為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過九江謂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是導岍岐荆山逾于河以盡恒山碣石之例也敷淺原一山南條之南之二也導山自

衡山東行至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即漢歷陽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望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

此第十一章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蔡氏曰濬川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山水皆原于西北故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

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為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一州為大于九州為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易氏曰弱水合黎流沙同在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

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六十里古以為流沙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水經曰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漢志曰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夏氏曰黑水在張掖為雍州之界在于闐為梁州之界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珥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為黑水一名祿裨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于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諾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劒南東北之西境蔡氏曰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

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河水出塞外東北入塞內漢張騫窮河源一源出葱

嶺一源出于闐于闐河北流合葱嶺河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說者謂張騫徒見兩水入蒲昌海誤以為河源爾雅云河出崑崙墟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尾曰闊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河源非出于積石禹導河自積

石始也易氏曰河自郭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自龍支縣山為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黃河即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景隆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湖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西四五十里又四百

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東六十里又經泰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為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步水陸不通大魚集其下不得上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

陰河至東流經陜州之芮城縣陜縣又五十里至陜石縣有厎柱山在河中又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為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冨平津古謂之孟津又經鞏縣有五社渡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石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石谷之口者也又經泥水縣本漢成皐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為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以禹河東從故道入海而不入河又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可復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之北蔡氏曰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里經但一書

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盂大伾也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過洚水洚水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道背戾漢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古洚瀆自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向北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又詳記其北向所經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道則猶可考也蘇氏曰播為九河播分也朱子曰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厎柱至孟

津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析而北流為東河至兖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矣澄案自漢以來人但知有漢河不能復知禹河入海之處雖遷固且然近世河趨汴泗徑淮入海與淮合為一瀆河瀆遂絶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雖漢河故迹漸莫能知已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興元府西縣之西此漢水東源也其西源在三泉縣之東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是也易氏曰漢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至此名漢水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宜城二縣又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十步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南縣有汊汊水即三澨也又經沔州漢川縣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為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

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為瀆江漢勢體

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匯澤為彭蠡東為中江入于海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冀州冀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為沱者也凡江之別出者為沱梁荊二州皆有此特其一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經陵州之籍縣嘉州犍為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東北十步東流五十里經南溪縣有符黑水入江今南廣溪也又經瀘州之綿水江安二縣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步東北流經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蒲縣又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二里水中孤石名灩澦堆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水南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荊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縣城東北二面並臨絕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岭峽在縣東百二十里湍水迅急上甚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經陜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陜州夷陵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浙沂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二十里所

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三峽此即峽石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首二縣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為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為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是小山澤因水而得名者自澧州界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廻二百六十里此禹貢之九江過九江言横截乎洞庭之口是漢水過三澨之例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自巴陵東迤北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蒲圻縣五百一十里至鄂州江夏澄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别山漢水自北來入江合流江水與之會水之合流曰匯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漢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江會漢水

合流之後東流之經武昌縣北又經興國軍界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南來入江合流其澤名為彭蠡西岸江磯山乃廬山盡處東岸今為湖口縣所謂匯澤為彭蠡也東匯澤為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説不通遂至紛紜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東北流又經池州城北五里池口鎮自江州至此凡五百八十里又經太平州當塗縣之采石鎮又經建康府城西十五里又經鎮江府自池州至此凡七百四十里又東至江陰軍北對泰州入海自鎮江府至此凡三百里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為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漢水江水共為一瀆漢既分江之半為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為北江則江當為南江矣然循江南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為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為中江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發源王屋山東南頂崖下既見而復伏至濟源縣西北平地而出有兩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其見者兩源合流東至温縣歷號公臺西南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湧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陶丘亦無竇濟瀆故迹不復可尋自至菏會汶之後流而為川其迹始著易氏曰孟州王屋縣王屋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流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三十里至鄭州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為縣屬廣濟軍蓋陶丘一名再成唐堯所

居故為陶唐又東北九十里至菏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濟至菏澤又東北至東平府之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北流一百里至須城縣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經豐濟縣西二十六里二百里至臨邑縣西四十里又經全節章丘臨濟三縣又經淄州之鄒平鄉南三十里又經濟陽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七十步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興縣北百步東北流入海蔡氏曰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經書導沇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程氏言河溢出南岸為滎溢出者非濟水顧弗深考耳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穴地流注顯伏吳興沈氏亦言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

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盍其水性趨下清而勁故也澄曰沇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是為北濟遠見河南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為南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盍桐柏之旁小山也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之郎山縣又二百八十里經真陽縣南八十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

經褒信縣又經新息縣南五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川汝陰縣南五里東流二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為壽春府又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南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之招義縣即漢淮陵縣地漢志所謂泗水至淮陵入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二百七十里入海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

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處一穴故名其山曰鳥鼠易氏曰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後屬雍州禹導渭始此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為鞏州又至秦州之伏羌縣南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三十里秦州後徙治成紀又一百二十

里至隴州之南由縣南四十里縣後併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之岐山南二十里又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有永豐倉入河謂之渭丘澄案會于澧在鄠縣東會于涇在雲陽縣西過漆沮在同州朝邑縣蔡氏曰會澧會涇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先涇次漆沮後澧者散言境內諸水也合沙鄭氏曰渭水源

出塞外行二千里而附于河不得與四瀆並而施功不下于四瀆故與四瀆同紀于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冢嶺山在商州上洛縣西七十里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之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北四里洛陽縣西南三里自苑内上陽之西瀰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七里至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合沙鄭氏曰洛水其下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不過涇沔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為出圖書之所後人見洛而思禹功蓋亦以此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

言至言過言會者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河之至于龍門華陰底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至于大陸濟至于菏澤皆澤名也江至于澧或以為澧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河之過洛汭過洛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合小也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澧于涇洛會于澗瀍于伊皆水勢之均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為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也

此第十二章澄曰篇内地里凡稱郡者因漢之舊稱府州軍者因唐宋所名不及一一改從後所稱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此言民居之安同謂九州之内無一處有未治者隩

隈水涯也四隩四海之隈水患悉平海濵遠地既可奠居則中國近地可知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言水患之平九州之山槎木通道而旅祭告成矣九州之川疏滌其源而無復壅滯矣九州之澤既有陂障而無或決溢矣四海會同言天下之水皆與會同而為一也或曰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九州川澤之水一一皆歸于四海其會同諸水猶天子之會同諸侯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言水平而任土以賦民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修整飭六者皆修故曰孔修庶土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交俱也正辨土所宜各得其正也財謂民所出賦謂上所取致其謹者惟恐過取也則準也三壤上中下九等之田也依約田之高下以成則法于中國則取之有制而不過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言水平而建國以君民也錫土者分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也錫姓者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如生于江水者賜之羌姓生于嬀汭者賜之嬀姓也祗敬也德先有德之先世也所封諸侯乃帝者子孫所以敬其有德之先世也有德之後象賢故人人能恭順天子而不距違我所行也

此第十三章總結前章別州隨山濬川之事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所服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該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納二百里次之只

刈禾半藁而納三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而納四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朱子曰總至米皆公田之賦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陳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或曰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禹定千里之外曰侯服侯服一百里內為采者此也然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家邑稍地者大夫之采地乃在畿內又有小都縣地大都量地者公卿至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與禹

貢不同疑禹貢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為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者畿內之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于侯服故空其地以待之所謂百里采者如此或曰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去王畿漸遠謂之綏者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內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要約之義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夷之也夷東夷之名也要服內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夷者謂待之若東夷而不繩以中國之

法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孟子云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說文作𦬊謂𦬊散之也散置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理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其地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蠻慢之也蠻南夷之名也荒服內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蠻者謂待之若南蠻而不繩以中國之法也流流

徙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案要服荒服內三百里均以處夷人而俗小異故曰夷曰蠻蠻蓋甚于夷也外二百里均以處罪人而罰不同故曰蔡曰流流蓋加于蔡也夷蠻雖非中國禮義之俗而其居猶在蔡流者之內蓋亦人類非有罪也蔡流之人不與同中國既遠屏要荒矣而所出夷蠻者之外蓋深弃絶之所謂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

或曰內三百里亦處蔡人外二百里亦為夷人夷與蔡蠻與流互文以見耳然則夷地蓋以處罪之輕于蔡者蔡地又遠于夷其猶戎與蠻地蓋以處罪之輕于流者流地又遠于蠻其猶狄與蔡氏曰五服四面四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北境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弃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時冀北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

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蕃衍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澄案周制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禹弁王畿為五服周王畿之外自為九服而里不同蓋禹服言其面每面各五百里故五服相距方五

千里周服言其方方五百里則其面一方二百五十里自王畿至蕃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距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貢但五百里耳禹辨甸服為王畿其外侯服其別有三綏服要服荒服其別各二篚亦別為九焉曾氏曰周王畿即禹甸服其侯服甸服即禹侯服其男服采服即禹綏服其衛服蓋若綏服之奮武衛也禹之衛去甸服八百里周之衛去王畿千里周之衛凡二百里其蠻服夷服即禹要服其鎮服蕃服即禹荒服澄案周之蠻服一作要服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凡言四海者謂東西南北通乎地下之海其海也西北地高臨海皆高山海在下如深井然人不得而見東南卑海水溢出岸上今所見之海乃海傍平地水所淹及者耳故東南海中洲島又有國土人民更幾千

里始為無底之海東漸于海之海指今人所見者而言非訖于四海之海也青徐東距海岸故曰東漸雍州弱水餘波西入流沙故曰西被言漸出今海被過流沙之外與北際南陲之遠皆及嚮慕帝朝之聲教而所及極盡于地維窮處之四海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斯言之謂與

此第十四章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錫猶錫貢納錫之錫下錫上也治水事畢故以玄圭為贄而見于帝以告成功蔡氏曰水色玄故圭以玄云

此第十五章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誓者以言戒勵之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交兵曰戰六卿六鄉之卿也召之者將誓也周官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是也意夏制亦或相似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啟親率六軍造其城下有扈之敢抗天子交兵大戰若勢均體敵然視堯舜禹三聖相承之時氣象有間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夏王啟也嗟發語閔嘆之辭六事即六卿人則六卿所統之衆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有扈夏同姓之國在漢鄠縣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威謂暴害侮謂輕忽五行水火金木土也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威侮之則其用乖違民有不遂其生者矣怠謂不虔棄謂不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帝王受命三正迭用蓋自唐虞之前已然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則當時諸侯當稟正朔有扈氏不臣服故怠弃夏之正朔也勦絶也勦絶謂滅之虐下背上獲罪于天故天用勦絶其命今惟恭承天意以行罰恭敬奉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謂有稟承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左掌射右掌擊刺御者居中掌進退驅馳命謂受上命各有所掌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

也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正皆能致敗故戒勵之

俾各盡其職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戮殺也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示賞罰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社下疑有脫簡

予則孥戮汝

此句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書纂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卷三　　元　吳澄　撰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鄭元云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上洛商是也春秋左氏傳云閼伯居商丘杜預注云梁國睢陽宋都也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姓子氏都于亳鄭元云亳在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征之時誓於亳都者也孔疏曰甘誓牧誓首皆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辭有詳略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追稱也格至台我稱舉殛誅也以人事言之則臣

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我后湯民指湯也恤憂念也穡耕穫之通稱割斷也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謂湯不恤我衆舍我耕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聞衆之言如此然夏氏有暴虐之罪天命我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其者將然之辭如台猶曰如何也率盡遏絶也割如劓割夏邑之割怠謂解體弗協謂離心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喪亡也湯既言夏氏有罪然亳衆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其心曰夏氏之罪其如何哉故湯言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夏之有衆率皆解體離心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征之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致推而至於彼也賚與也謂勝夏之後有賞賜也食言如日食之食自有而無謂言已出口又收入而吞食之不行其言也不從誓言謂不肯往伐夏也孥奴通孥戮謂囚繫為奴而戮辱之也

盤庚

湯都亳第二世次子外丙立三世弟仲壬立四世湯長子太丁之子太甲立五世子沃丁嗣六世弟太庚立七世子小甲嗣八世弟雍己立九世弟太戊立十世子仲丁嗣遷囂十一世弟外壬立十二世弟河亶甲立遷相十三世子祖乙

嗣遷耿案書序但言圮于耿史記言又遷邢依書序則盤庚是自耿遷亳依史記則是自邢遷亳或謂今邢州不近河圮如耿之有患若果在邢似可以不遷況邢耿字體易相混亂恐疑邢字即耿字傳寫之誤故史記以為再遷邢也但若無遷邢一遷則五邦之數少其一此又不可追考且當闕之十四世子祖辛嗣十五世弟沃甲立十六世祖辛之子祖丁立十七世沃甲之子南庚立十八世祖丁之子陽甲立十九世弟盤庚立復都于亳舊註以為自耿而遷也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唱為浮言以惑衆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浮言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書凡四節第一節述民怨之辭第二節未遷時告羣臣之辭第三節在途告庶民之辭第四節既遷至亳總告臣民之辭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殷亳都也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茲指當時所都而言也劉殺稽與卟通問卜也盤庚欲遷於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而曰我王祖乙來都於此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地也今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則當卜以稽之曰其如之何也豈可不信卜而輕遷之也哉意者盤庚之遷卜之不吉而盤庚必於遷故民之不肯遷者以此為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先王成湯以來之王服事也茲指先王所都亳而言也顛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蘖萌芽也盤庚之

遷以今所都有水患故欲舍舊從新復成湯所都之邑庶望可再興盛如先王之時故民從而譏之曰我先王有所事能謹敬天命其處亳邑猶不能常常安寧所以不常其居自亳而遷至今已歷五邦若亳果可常安則先王居之至今矣今於他事皆不承順於古先王之為不知天將斷絶汝命況可自謂吾往都亳邑則能從先王之功烈如已仆之木再生枝條萌芽天將長永我命于此新遷之邑而繼絡復還先王之大業以致于撫安天下之民乎

此第一章周氏曰殷人稱殷自盤庚始以前惟稱商盤庚遷都後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教由自箴規也小民蕩析離居而巨室安土重遷以浮言相眩惑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正其法度小民有欲以言箴其上者毋得遏絶而使不上達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衆者臣民咸在也若曰史述其大意若此猷語辭毋與無同傲上命而從已之安故不肯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雖臣民咸在此言實為羣臣而發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脩猶易言脩辭論語言為命也古先王任舊人共政凡有播告其臣皆承宣而不隱匿其指用能大敬乎王者如此盤庚將責其臣故先舉先王之臣而勸之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聒聒多言亂德也險利口相傾覆膚巧言切中肌膚訟爭辯今汝亦是舊人胡不能如先王之臣乃聒聒

然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予弗知汝所訟言者何故反求内省非我自荒廢其德召汝怨謗乃是汝含容我之德恃我之寛厚而不畏懼我一人故敢浮言以惑衆我不遏絶於始萌之時遂至舉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熾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綱網大繩紊絲亂也力勤也秋收成之時有秋有收成也戎大毒害之甚者君如綱之綱臣如網之目舉綱在提其綱則衆目自有條而不亂喻臣當從君之令不可傲上也農夫服事田畝勤力耕種則必有收成喻今不憚往遷之勞終必安居之利不可從康也汝之不肯遷者以有傲上從康之心也汝能黜去此心承命往遷則小民之家與汝婚姻僚友之家皆有

便益是汝施實德於彼也汝之祖父嘗有德於民矣今汝又施德於民是世有積德也乃敢大言於人而無愧既遷去則不復畏水災為大言於遠邇矣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於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昏勉也恫痛也惰農自安不勤勉於耕作之勞則必無黍稷之收成汝不以温和吉善之言言於百姓使之樂遷將後遭水患則是汝自生此害為致敗致禍之姦宄以自災汝之身也夫怨咨不遷民之惡也實由汝倡浮言惑之是汝先其惡也病痛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此戒其從康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

視此小人平日猶且相顧人所箴規之言慮已之發言或有過差於口況我為天子生殺在手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為不利何不直以告我而乃倡浮言以恐嚇沈溺于臣民如火燎于原勢焰薰灼不可嚮而近之其尚可撲而滅之乎汝之浮言是汝自作不安靖非予有召怨致謗之咎此戒其傲上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用舊人使新器我今與汝舊臣世家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汝為功臣之子孫我其敢用非所當罰之罰於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大享恰祭爾祖父有功勞於國其子孫當世世選用

爾苟有善予不敢掩蔽而不用汝然爾祖配食於我先王之廟能昭鑒其子孫善惡而為福為禍無所私者是以我亦不敢用非所當德之賞於汝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志所射表的也侮玩慢之也弱輕蔑之也無父曰孤十年曰幼有又通言孤與幼作起而遷也猷字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語辭也我告汝今日遷都之艱難當如射之有表的期於必中必至汝當與老者幼者各謀久長於其所居勉出汝力聽從我起而遷去不問遠邇皆當同遷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今日不遷他日必死用罪罪之所以救其死故曰伐厥死其從令者用德德之所以彰其善也邦之善歟是為汝衆之善邦之不善歟是爾衆有不善而予一

人佚於行罰凡在爾衆當致告于我正為告羣臣而

此言汝衆爾衆兼民而言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汝自今以往有事者各恭敬有位者各齊同言一心協力也出口之言當有節度勿復以浮言胥動如其不然則罰及汝身不可得而悔也

此第二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以猶與也謂能左右之也話說喻之也弗率不循上命誕大亶誠有衆兼臣民而言王庭謂道路次舍之所如周官掌次所職盤庚既起涉河南其民以遷乃說喻其不從令者大告之以誠心其民皆至戒其勿得褻慢凡在王庭聽號令王臣居前庶民居後盤庚已告其臣矣今將告其民故升進其民於前令其明聽我言遵守而行不得廢失我所命也自君言之謂之言自臣言之謂之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承奉順也保愛護也浮如名浮于實實浮于名之浮過也猶言勝之也降黜去之意大虐謂水災虐害人

也我先王無不惟民是承故民亦保愛其君共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家能遠去水災之大害以先王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遷者視民所利而用遷也汝民何不思念所聞我先后之事我之奉承汝者蓋欲使汝共享喜樂安康之利非惟汝有罪比附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民志本欲安其居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遷懷念此新邑者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民欲安之志不遷則舉國無安定之時以汝遷者所以安定一國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于困者我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動我爾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然汝若遲滯不濟則必臭敗其所載之物濟水之誠心間斷不屬則不復能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自怨咨忿怒何能瘳其病乎言無益也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將至之災是汝大有可憂而自勸其憂也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於天乎下文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于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

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人之浮言誑惑偏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沈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先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奉畜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王嘗勞爾之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撫安爾

故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高后湯也知有水患而不遷政之失也失政而久留于此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虐害我民蓋君不能為民圖安俾遭沈溺之患是虐害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先后泛言商先王幼孫盤庚自稱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解說以求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汝不肯遷非止災及汝身亦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貝右畔戎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者多取而兼之謂貝海介蟲古者以貝為貨以玉為寶此言貝玉貨寶互相備也世臣巨家聚畜貨寶恐因遷散失耗費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迪開導也盤庚言若治政之臣所以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惟務富己之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高后令作大刑于其子孫開導我高后崇降之以不祥也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皆謂禍也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

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以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為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皆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告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為與臣言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猶上文告汝于難之意水患大可憂汝當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絶也民之所以與君相遠絶者由其偏為已計而不分其念以為國計也故使之分其念以相從而各設中于其心也中則其心公平不偏于為已計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

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上令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有遺留其生育無俾遺其種類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恐有姦人乘隙生變故嚴以戒勑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永建乃家為爾子孫立無窮之業也

此第三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至亳邑也定其上下所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也位朝見羣下之位正其朝位以見臣民而慰勞撫諭之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為憚既遷則以為足謂今日自可永命不復為自勉自力之計故以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自此至茲賁告民也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歷盡也百姓民庶也協合比連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强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而曰爾無共懐前日之怒而合比讒言以謗議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多猶增廣也山謂亳邑商都囂相耿等處皆近水惟亳近山鄭氏曰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凶德謂民受水害適亳邑依山以居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黜其凶德而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以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蕩漂析分極止震亦動也沖童弔至由用靈善宏大賁飾也舊都墊圮民漂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而爾民猶且安土重遷乃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乎此乃天將俾我興復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故我及一二臣之能篤敬以恭承民命者用圖永安居于此新邑也我非廢爾衆謀其至乃用爾謀之善指當時

民臣有言當遷者也我與善謀之人各非敢違卜蓋用以宏大此賁飾之事是以不得不遷也賁者猶曰增光于前人也蓋盤庚之遷鬼謀不吉而人謀已決故違卜而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自此至篇終告臣也邦伯邦之長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隱閔痛也簡閱相視也

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予其勉閔視爾爾當思所以敬我衆衆兼臣民而言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鞠人困窮之人不能自謀者也謀人能自謀之人不困窮者也我不任貪人有能敢于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之各保其居皆敘而敬之者我則任之也曰恭曰欽所謂敬我衆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若者如我之志恭生生是也否者不如我之志好貨是也總聚也庸用也今既示汝以朕志之向背爾當無所不用其敬毋聚寶貨而以民之生生為已責式用敷布其德于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二之謂一

此第四章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廟名史記曰武丁崩祖庚立尊其廟為高宗是也湯十九世盤庚其二十世弟小辛立二十一世弟小乙立二十二世子武丁嗣二十三世子祖庚嗣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日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雉鳴也祖庚于高宗肜祭之明日有雊雉之異蓋祖庚當時致隆于禰廟故天降災異以儆之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祖己將告王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惟反身自省正其所行之事而已若今王之祀豐于昵事之當正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監視也下民猶曰下人典猶主也義者天理之宜言天監視下人其禍福予奪惟主于義爾降年有永有

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其不永者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商人尚鬼其瀆祀也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五時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在于所行之義不在于禱祠也泛言人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人不順德不服

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何則是不畏天戒也意欲祖庚因雊雉以自省而改黷禰廟之失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嗚呼嘆辭司主也敬民即上文所謂義也猶夫子告樊遲以務民之義脩嗣也昵親也近也謂禰廟也王之所司當敬以盡人事而已徼福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者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西伯戡黎

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專征伐為西伯戡勝也黎國名舊說以為在上黨壺關之地今潞州有黎城縣呂氏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周師問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澄謂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于紂之畿內武王嗣為西伯其事殷猶文

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絶則為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髮今既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則振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為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行之道紂都朝歌在今衛州而衛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

河故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殷賢臣也篇中無及戡黎之事作書者特標此于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奔告自邑來奔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康安虞度率循典常法也祖伊特呼天子而言天既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今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于天故天從而棄絶之使我不有其安享之食謂沈酗暴殄也不知其本然之性謂昏亂厥德也不行其當循之典謂廢壞常法也三者皆紂所自為若天奪其間而使之為之然故曰天棄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今王其何如哉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而言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還其私邑也乃指紂也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也指當時與紂共事之人皆無不同受戮于爾之邦者時周師已逼商亡在旦暮間

祖伊危迫之情可見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周師其在祖伊既告之後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直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案此乃殷邦殞滅命在須臾之時蓋已無暇於怒忠諫而殺忠臣也湯二十四世祖庚弟祖甲立二十五世子廩辛嗣二十六世弟庚丁立二十七世子武乙嗣去亳遷河北二十八世子太丁嗣二十九世子帝乙嗣三十世子受辛嗣而商亡受紂字通用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此篇次序疑在戡黎之前然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云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與或者皆非必然之辭亂治也殷之亡形決矣猶曰其弗或復能治正四方乎猶冀其悔悟不敢必其果不能也我祖湯底致沈于水不復能出也飲酒成凶曰酗亂敗為酒所亂而壞其德也上謂在前下謂在後也我祖成湯致遂陳列其功在上而子孫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我指紂也不斥紂而言我厚之道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亂雜意竊盜取也卿士卿也淪沒也津渡處涯水際殷民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在工者以法禁治之庶其可止今卿士為民師表凡有辜罪之人反容縱之無常法捕獲者是以小民無所畏懼强凌弱衆暴寡方起而爭奪相與為鬬敵之讎匹天下蕩無綱紀殷其淪沒喪亡矣若涉大水茫無畔岸

無望其可濟惟有沒于水而亡爾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更端之辭我微子自我也遜逃遁荒野外顛傾覆

隮隕墜何其語辭微子言我其發而出外歟則若病

狂之人行不知所之留而在家歟則若昏耄之人居

不知所為愁悶憂困無所措其身思欲逃遁于荒野

不忍此身親見宗國之亡也今爾無所指示以告我

國將顛覆隮墜若之何者蓋微子之情危迫之甚故

又更端以問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以下箕子之答也毒甚害之意荒謂迷亂紂之無

道乃天甚其害而降之以災使之荒迷于國方且起

而沉酗于酒以紂無道歸之天與詩言旻天疾威敷

于下土意同此答微子所言酗酒敗德之語

乃罔畏畏哨其耆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哨逆也耆長老成之人

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皆哨逆而棄

逐之則在位者新進年少不更事之人爾此答微子

所言卿士非度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毛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祀天祭地

享宗廟之物商民猶且攘竊有司用相容隱俾將去

食之而無災禍此答微子草竊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

降下也監臨視也乂治也斂掊聚也名招至也乂讎

猶曰嘉耦怨耦云爾言下臨視者殷民使殷民平日

安和之讎匹皆化而為鬬敵之讎匹猶掊斂招名之

然日長不已故曰不怠此答微子相為敵讎之語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詔告也夫民之盜竊有司反容之民之鬬敵有司實

名之則盜竊鬬敵非專民之罪治民者亦有罪與之相合而為一上下同惡不恤其民民多餓莩捐瘠無所告也此總前兩節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箕子言我皆自我也臣僕謂國亡俘虜而為人臣僕也言商今其有災我適起而當禍敗人臣之義無可逃避商其淪喪我惟有死之而已不復為他人之臣僕也此箕子為自己謀亦答微子淪喪之語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出謂去之以避國亡之禍也蓋商祀不可以無人主之微子之身存則商祀不絕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云適以害子微子若不出而國滅身死則我之宗祀遂隕墜而無所托矣夫委質為臣身非我之身國家之身也國家之宗祀泯絕猶我之顛隮也故亦言我箕子紂叔父同出于先王者也此箕子為微子謀亦答微子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安心微子之義不可不去箕子之義不可去各有所當故箕子言自安所安人各有以自獻陳于先王之前我之義則不復却顧而行出逃遯矣此亦總前兩節意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微子問箕子箕子答微子之後微子然箕子之言去之以避禍及至商亡之日微子

歸周武王封之于宋以奉殷祀微子既去箕子竭誠匡正其國猶冀其不亡紂惡而囚之箕子佯狂而為奴武王克商釋其囚訪洪範箕子不仕周而處于遼東以終其身箕子既囚比干竭誠諫諍其君猶冀其能改紂怒而殺之武王克商封其墓三人者各得其本心之安天理之正故曰殷有三仁案樂記云武王既下車封舜之後于陳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荀子成相篇云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

武王喜之封之于宋其祖蓋武王既克商即封微子于宋舊說謂封紂子武庚紹殷後武庚叛而誅死微子始得封者非也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

書纂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卷四之一

元 吳澄 撰

周書

周自后稷封邰其後公劉居邠太王始遷于岐山之下曰周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牧誓

牧地名在紂都朝歌之南近郊三十里文王為西方諸侯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嗣為西伯亦如之及十有三年紂惡已極遂率西方諸侯伐紂師自孟津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師進至牧野誓于將戰之時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遝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大斧也以黃金飾之杖鉞示誅有罪左手杖之示不必用旄犛牛尾使指揮三軍進退右手秉之以

麾則有力逖遠也言自西土自紂都道理遥遠行力勞苦撫慰之之辭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次也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衆也卿之屬士是也師

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千人之帥百夫長百人之帥庸濮在江漢之南蜀西蜀羌西羌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當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友邦冢君諸夏大國也此八國遠方小國也稱舉戈戟干楯矛戟之屬長二丈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晨雞鳴戒曉也索盡也牝雞而晨反常之妖其家必敗婦妲已也婦言是用猶牝雞司晨也國必亡矣昏昧也蓋紂為妲已所蔽惑故凡皆昏昧也肆祭名未詳其義周官以肆獻祼享先王鄭讀為他歷反或曰肆陳也陳設以祀也荅猶報也不荅廢宗廟之禮不

知報本也遺先王之遺肖也王父母弟王之諸父諸母諸弟也廸猶道也不迪絕族親之義待之不以道也逋亡也卿士卿也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為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愆過也步進趨也齊猶整也勖勉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坐作進退

之法以戒其輕進也吳氏曰乃止句絶齊焉者陳法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止又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丁寧之意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貔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奔謂來降也以役西土與周官以役太師左傳以役諸侯意同紂之衆弗來迎戰而能來降者則受之而俾役使于我西土之人蓋勉其武勇又令其受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

洪範

洪大也範謂鑄金之模匣禹治水之時洛出神龜龜背有文自一至九禹則之第列三才之道分為九類以配九數其綱九其目五十凡天下之道悉包括而無外故曰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商謂年為祀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紂諸父也紂囚之為奴武王克商而釋其囚以其素傳洪範之學故下車之初就問之也

此篇以箕子所陳錄而為書稱祀不稱年見箕子不臣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難辭嗚呼歎辭而後言重其事也陰默騭定相助也協和也相協厥居謂重其生利其用正其德也彝倫常道之次序指洪範九疇而言也敘謂各有條理也凡九疇之序皆天所以默定下民而相協其居者

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汩亂鯀不順水之性導之就下但為隄防障塞之水失其道汎濫逆流故陰勝火木不能敷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可墾闢五行皆汩亂陳列矣帝即天也以主宰言曰帝震怒謂鯀逆天理得罪於天也畀與

也疇如田之界域斁敗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嗣興謂繼鯀而登用錫賜也禹錫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曰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為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為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啟其衷云爾故以為天所錫也

此第一章洪範之總序也

初一

數之初為一一洛書文之在後者

曰五行

曰五行禹所分配也下八疇倣此五行五氣之運行

也不言用者無所待於人而自然也造化萬類無不本於五行故以五行配數之一

次二

一之次為二二洛書文之在右前者

曰敬用五事

敬者此心常存而為一身之主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稟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數之二

次三

二之次為三三洛書文之在左者

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所以厚於人也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

配數之三

次四

三之次為四四洛書文之在左前者

曰協用五紀

協謂與天合紀如絲之紀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

紀配數之四

次五

四之次為五五洛書文之在其中者

曰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君也極屋棟之名高上之至無能過之也

尊為天子德為聖人人倫之至四方瞻仰而取則焉

是之謂皇極五行順五事敬八政厚五紀協斯可以

建極矣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

極配數之五

次六

五之次為六六洛書文之在右後者

曰乂用三德

乂治也德道之得於已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日遷

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

宜故以三德配數之六

次七

六之次為七七洛書文之在右者

曰明用稽疑

明謂決其疑也稽古作卜考也謂考之卜筮也德雖

應變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

神故以稽疑配數之七

次八

七之次為八八洛書文之在左後者

曰念用庶徵

念謂反身思省也庶衆徵驗也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徵配數之八次九

八之次為九九洛書文之在前者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威畏古字通用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其無極者禍之至極者也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為九疇之終

此第二章洪範之綱也其下九章洪範之目也

洛書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材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可曲可直金可從可革土宜稼宜穡稼謂耕治穡謂收穫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新安王氏曰土非止於稼穡以民生粒食之用言之也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作猶為也水之鹵味鹹火之焦味苦木之實味酸金

之綉味辛土之稼穡味甘五行各有聲色氣味此獨言所作之味以見其餘

此第三章

二

洛書文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身所動之容言者口所發之辭視者目所見於外聽者耳所聞於內思者心所處運於中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所見昭徹聰所聞審詳睿通於幽微陳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莊敬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達則其心理治而不亂故作乂視昭徹則其心知識了悟而不眩故作哲聽審詳則其心計慮精當而不苟故作謀

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馴至於無所不通故作聖

此第四章

三

洛書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阜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

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居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以導其善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八政或言其事或言其官此一疇該周官六官之事食貨天官所總祀春官所掌司空冬官也司徒地官也司寇秋官也賓亦秋官所掌師夏官所掌

此第五章

四

洛書文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歷數之紀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五紀雖有專官掌之然王與羣臣亦自加省察恐其測候推筭之或差所以欽天也卿士師尹不言省者省文師尹衆尹謂大夫士也尊者所省者大而簡卑者所省者小而繁王省一歲之四時卿士省每月之大小師尹省每日之長短易謂與天不相合而差殊所省一歲一月一日之時皆與天協則物產收熟政治光顯賢人之未用者用羣臣之有家者安其或一日一月一歲之時皆與天殊則其應反是此申言歲月日之紀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庶民之所省者惟觀星而已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觀星則知將有風雨而避就之以耕種穫斂也此申言星辰之紀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盈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青道夏從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從畢度則雨凡此皆用歷數推筭而知之此申言歷數之紀

此第六章

五

洛書文

皇極皇建其有極

釋皇極二字言皇極者謂人君建立其有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之民淫謂沈浸為惡朋類也人在官之人比謂阿黨狥私民無惡類人無私心皆君之德有以為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念叶音紐

有猷謂工於謀事有為謂敢於作事有守謂操持不變時是也庶民之中其有有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勿忘其有雖未合於善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亦且容之而勿責則是庶民比皆有得於汝之極而使汝長保此極矣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行叶音杭明叶音芒

人之有才能有作為者使進其行務令才德兼全而

國可賴之以昌煢獨孤立無援者高明勢位崇顯者不以其無援而困沮之不以其有勢而尊敬之但論其才行之何如耳是則人亦有得於君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叶干斤切訓叶平聲行音杭

敷廣布也人君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常道而教訓之皆以天理而教訓也庶民於立極者所敷之言即

此教訓而踐行之斯能親近天子道德之光矣又言天子能使庶民近其光斯可作民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矣此一節申言庶民無有淫朋之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陂舊作頗義叶音義偏謂不正陂謂不平遵循也義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為考工記千夫有道萬夫有路此言道路互辭取韻叶耳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人也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反側皆謂不正正謂不偏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於極也此一節申言人無有比德之意

此第七章

洛書文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中徑直行之而無所枉也克勝也剛克剛勝於柔也柔克柔勝於剛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平謂平均不彊不弱也康安而無事也彊弗友謂剛彊不相順助也燮友謂柔和相順助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或寬或猛或寬猛適中各隨其時俗而施之有不同焉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謂沈抑下而不上潛謂潛藏內而不外高謂高亢上而不下明謂明顯外而不內沈潛者易至於卑悔故以剛克治之進之於高明也高明者易至於浮露故以柔克治之退之於沈潛也各因其資質而待之

有不同焉

此第八章

七

洛書文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鑽龜曰卜揲蓍曰筮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之官及有疑事之時乃命之使卜命之使筮

卜兆有五雨水兆霽火兆蒙土兆驛木兆克金兆筮卦有二貞内卦悔外卦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行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人句絶行忒未詳朱子曰衍是多剩忒是差錯或曰卜筮若止一人則或有差錯無從正救故多剩其人數俾之參互推究其或有差錯者立是人為卜筮之官各三人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吉二吉則作吉用一吉二不吉則作不吉用故曰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蓍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彊無疾而壽逢大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

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人心之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也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兩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亦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外事內事俱不作也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此第九章陳氏曰卜筮者天之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謀及人而斷之以卜筮苟人事不協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而無益也故稽疑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

洛書文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為雨氣散則開而為暘陰退陽進則為燠陽退陰進則為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為風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而化育不言熱涼止言燠寒者燠為熱之微寒為涼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終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時之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備猶有也是五者之來其有各應期而不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庶草物之尤微者此茂盛則萬物咸遂可知所謂休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謂過於有極無謂過於無一者過於有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也一者過於無謂恒雨則無暘恒暘則無雨恒燠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彌旬彌月

無風也凶謂饑饉疫癘由此起所謂咎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肅有滋潤意時雨似之乂有開豁意時暘似之哲昭融有和暖意時燠似之謀審密有凝結意時寒似之聖無所不通時風似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災沴曰咎皆因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狂者貌之放蕩淫雨似之僭者言之差忒亢暘似之豫則昏惰散緩而不收恒燠似之急則躁率縮栗而不舒恒寒似之蒙則心冥迷而無主猶風之終日飄揚而無定也凡此休咎之徵因其事而各以類應

此第十章

洛書文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生而為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壽者其生之長也故先之以壽有生必有以養故繼之以富雖有以養又必身安而心寧故繼之以康寧身康心寧又必知為善之樂故繼之以攸好德考成也成全以終其命謂盡其天年而不死於戰鬬刑戮也有雖壽而不得善終者故卒之以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彊者弱也惡弱者好德之反也

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斂聚此五福以廣布與庶民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色當作寧字之誤也正人謂為正長之官者穀祿也詩曰佌佌方有穀好如鄉黨自好者之好謂自愛重也言正長之官使之既富足有祿而又身得以康心得以寧其人必能為善而曰予所好者德則是汝實

與之以此福也汝若不能先使之富且康寧則彼在家無所顧藉不自愛重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之所作為無非得罪於汝之事矣上為庶民言斂五福此為在官之人言而不及壽與考終命者蓋以人臣委質致命不敢有全身保生之心然苟真能好德則天自報之以壽考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辟君也威謂六極之可畏玉食謂珍美之食也此言能為民福禍者惟君一人此其所以獨享天下珍美之奉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頗不平僻不中也臣佐君治民然無有能自為福禍者故亦不敢享至尊之奉若為臣而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則是僭亂之臣君臣必俱傷敗凶於臣之家害於君之國有位之人效之而側

僻天下之民效之而僭越差忒矣

此第十一章

金縢

蔡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揺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冊文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序其事之始末因以金縢名篇孔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欲將告神史乃冊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乃卜至乃

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武王既喪以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以後之二年言克商未久也有疾初得疾弗悅豫則疾篤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咸在肅敬以聽命於神故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葉氏曰戚者休之反也二公以武王疾為先王不佑而遺之戚如雲漢之詩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為未可因武王之疾而遽戚我先王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自以為功謂以身自任其事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同除地一所而築三壇設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之為子為臣故不敢告於廟而為壇以告也璧珪所以禮神植謂置之於壇秉謂執之以手二公為王穆卜不過欲占其病之安否何如非能轉凶為吉也周公以介弟之親任冢宰之重愛兄憂國其情切至為宗社計其慮深遠有非二公所得與者故却二公之卜而自任其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史掌治文書冊作冊以書告神之辭也祝掌接鬼神祝曰者祝述冊書之辭以告也元孫長孫某武王名遘遇也厲惡虐害丕子太子也責猶責其侍子之責旦周公名武王為文王之丕子若爾三王之靈在天責其來服事左右願以身代之材才智藝技能周公謂我之仁德如父又多材藝從三王在天則能供給服役於鬼神武王之德雖亦能然而材藝不如我之多縱死而從三王於天亦不能供給服役於鬼神但當留下地作民主乃受命於天帝之庭廣佑四方之民而君之矣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皆有分土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武王之威德然天命方新人心初服未久未固未可遽死也武王一身宗社所繫三王愛念保護毋令其死而墜失天所已降之命則我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貴重之也即就也命三王之命也元龜大龜也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謂決之於卜也卜

之吉是三王之許我卜之不吉是三王之不許我也許我則王疾瘳而已代死得從三王在天事鬼神故以此璧與珪歸家而俟三王許我之命屏藏也不許我則王疾弗瘳而已不死不得從三王在天而事鬼神而此璧與珪無所用故藏之也案周公告三王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侍側以語其親可見終身慕父母不死其親之實孝愛忠誠之至也又案武王喪於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於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覩事勢之必至於此所以欲代武王之死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欲代死理有之乎曰有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況聖人至誠至公心與天一志壹則動氣固有改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則周公豈為之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洪範所謂立時人作卜筮三人是也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一猶齊也習重也并並也謂三龜之兆齊相繼而吉及啟籥見兆書而其占果並吉也體兆之體周官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公言視卜兆之體王之疾其可無害予小子周公自謂予一人謂武王也公視卜知王疾必瘳而已亦不代死故言我新受命於三王惟當永久克終是圖三王既不令我代死則令此所俟三王之命但俟其能愛念武王而使其疾之瘳矣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周公歸其私家也冊即史所作之冊縢緘也匱藏物之器金縢之匱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瘳愈也言公既卜而歸卜人乃以周公請命之冊納於匱中與卜書並藏也蔡氏曰金縢之匱藏卜筮書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王氏曰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將卜則復啟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也愚謂匱所以藏卜書卜則啟匱此常事也惟周公此時之卜有與常時不同者以先有冊書告三王而後卜也故既卜之後其冊書因得同藏於卜書之匱若常時之卜則史述卜主之命告卜人蓋不書於冊既卜亦無冊可藏也故前此二公欲卜武王之疾後此成王欲卜風雷之變皆不聞有冊王氏蔡氏之說未當而謂非周公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則是

此第一章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武王之疾既瘳數年之後乃喪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也非長弟故曰羣弟猶儀禮非長子者曰衆子也流言如水流自彼至此也國周國

也其言發自紂都而傳至周國也孺子成王也公將不利于孺子謂欲奪其位也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之入人者深紂為無道諸侯離心而雍梁荆豫徐揚六州歸周冀兖青三州猶屬商及武王克商封帝乙元子微子啟於宋以奉湯祀分紂故都為三以毋弟三人為三監紂都之北為邶封管叔南為鄘封蔡叔東為衛封康叔紂子武庚居殷墟有司厚給其廩祿而已蓋未嘗與之土地人民也

然殷民懷商不忘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武庚煽惑管叔以謂兄亡弟及管叔當立今周公弟也而居內將為天子管叔兄也而居外不過為諸侯管叔及弟蔡叔唱為流言以惑王而間公將西向奔喪以軍師從而圖不軌周既有釁武庚侯管蔡二叔去國之後收其遺民叛周而復商南有徐戎淮夷等國亦相挺而起所謂管叔監殷以殷叛者其事情之實蓋如此而前史所載失其傳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周公自責言今此召謗致亂是我之所為不法也王室將危我何告我先王乎亟能弭變安王室乃可於是大告諸侯東征叛人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謂出征而居東方也二年出征之第二年也罪人謂叛人武庚得謂捕獲也武庚伏誅而管叔亦死殷亂遂平林氏曰自周公居東以下其事跡皆在大

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謂罪人斯得之後貽遺也鴟鴞詩見今豳風以言責人曰誚管叔流言謂周公將為不利公不俟王疑之釋而自往征之蓋國家安危重於一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若小丈夫然避小嫌而妨大計乎以王室至親兼東方諸侯伯而仇讎之人煽惑我兄弟

離間我君臣以傾覆我國家禍變艱大事機迫急拯溺救焚惟恐不及征之其可少緩乎逮叛亂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作鴟鴞之詩以貽王極言周家創造王業之難而有傾覆之者其情痛哀庶幾成王之悟而王疑終於未釋但亦未敢誚公而已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而周公尚留居東都此其三年之秋也大雷電以風天之怒而渝也弁皮弁常服玄冠端畏天威敬鬼神故王與大夫盡改服皮弁素

積啟金縢所藏卜書以卜而於其匱中見周公請命之冊諸史百執事供給卜筮之人昔日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為卜而俱至二公及王得周公代死之說遂以問之則為信有此事噫心不平之聲又慨歎而謂公常有命令勿與人言故我勿敢言爾蓋請命代死出於一時迫切之誠變禮也非常道也故不令宣洩成王初意欲卜天變之為何既得此說始知昔日周公如此用心以勤勞於王家王自悔年幼不及知不免為流言所惑夫周公肯以身代兄死其肯奪兄子之位乎以公之忠聖而被謗蒙疑至今在外公無負於王王有負於公矣天動威譴告以彰顯周公忠聖之德王因此感悟知天變為公故曰其勿穆卜王疑既釋亟欲公歸謂我當親迎而國家所以待公之禮亦當宜稱公自東歸將至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感應之速如此凡大木為風所拔者既顛仆於

地矣風所偃者根未拔而榦欹斜則合衆力支拽之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既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親迎俗本親作新今從馬氏本

此第二章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總校官進士臣王燕緒覆校

書纂言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應夢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纂言卷四之二　　元　吳澄　撰

大誥

誥辭有大誥二字取以名篇武王克商誅紂其子武庚曷嘗一日忘周哉顧周未有隙可乘又在已無土地人民之資耳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不平此可乘之隙也武庚說管叔聲周公之罪舉兵西向其心豈為管叔計直欲伺管蔡二叔去商則已得收遺民據故都以復商也管蔡庸愚武庚狡黠管叔身行叛事而實為武庚所陷武庚身造叛謀而先藉管叔以發禍機可畏折之於方萌則易遏之於已熾則難所以不得不速出師也此誥蓋作於武王崩之年他書載武王崩在十二月若果爾東征亦當不出是月也成王元年殷亂平二年周公歸三年伐奄遷殷民七年營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以冢宰攝行王事公之東征代王親征也國之號令當自天子出故稱王命以告猷發語辭大誥猶言普徧以告也多邦謂諸侯之君御事謂其治事之臣不弔猶言不幸謂不為天所閔恤也割猶害也遭大喪禍其痛如割也延猶待也不少延謂伐殷未久

武王遽崩也無疆謂無有境界窮盡之處言其大也歷天之歷數也服猶事也造猶造道之造格猶格物之格武王受天歷而服王事此至大之任大惟我以幼小沖弱之人而嗣守之弗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未盡況敢言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渡水曰涉往猶進也渡訖曰濟敷廣也賁飾也若涉深淵之水進而求所以濟恩欲增廣脩飾以增廣前人所受之命使其命愈隆愈固此不忘前人創業之大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閉謂掩藏諱護降威即降割也寧王武王也紹謂龜能承接天意以傳於人即命就受天之命於龜也曰者龜兆之占如此云也大艱謂大患難也天降喪禍

於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故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來之吉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為大患難於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亦為不安靜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為亂也此武王崩後所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蠢如蟲之物而無知也殷謂武庚腆厚也紀理絲也

敘傳世之次也疵猶隙也國有疵謂二叔謗周公以惑成王也民即人不康即不靜謂動兵也反謂反於常理也鄙遠邑也武王崩後龜兆預告以將有叛亂及此果有蠢然而動者殷餘小小腆厚之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已為殷王之子當繼世而王適值天降喪禍於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為不安靜之事遂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之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土地為商畿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當時蠢動蓋是管蔡率殷民以來詰辭直歸罪武庚者指出叛謀所起禍根所在而言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未仕之賢也于往敉撫安也寧武亦謂武王初喪未謚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自嗣子言之則曰寧考槩言之曰寧人自後人言之則曰前寧人大事戎事也并吉三龜皆吉也

今殷民蠢動於今日之明日有賢者十人來為我輔翼以往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克殷有天下者武王所圖之功也使殷再復則前功隳矣往平殷亂所以敉其圖功也我之戎事有克捷休祥之徵故卜三龜而皆吉此東征之時所卜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為尤必協人謀鬼謀而不自用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尹氏大夫庶士上中下士御事指卿而言也逋播臣謂殷亡而武庚逋逃播蕩也以此見周未嘗封武庚為諸侯而自司馬遷以來皆謂紂誅而以武庚續殷祀者所傳謬誤也越予小子設為諸侯自稱之辭考謂揆度審察翼即十夫予翼者周公以十賢來助龜卜協吉決於往伐而邦君御事乃不欲往曰患難之

大而人之為不靜者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蓋謂王惑流言二叔不咸也我衆諸侯揆度審察十夫之謀不可往征王曷不違卜而罷東征之役乎或曰王師以順討逆而諸侯敢不從命何也曰管蔡二叔誣謗周公舉兵內嚮必以獎輔王室為名成王幼沖方且疑惑豈遽目之為逆武庚之叛謀甚深黨附二叔勸之西行實欲二叔去殷亂周而已得以據殷叛周也二叔既墮其術中衆人淺識亦但見二叔有不咸之迹而不知武庚懷叵測之心諸侯不欲東征者以二叔王室至親而武庚叛形未露也惟周公上智洞燭幾先明徵其辭顯斥其罪專指武庚而不及二叔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先人奪人之心者固聖人之餘事邦君御事乃以艱大不靜惟在二叔而不及武庚愚智所見相去懸絶若此儻武庚謀泄迹著人人皆知其叛則諸侯安敢不從征討而自比於逆亂哉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永思猶曰深長思也卬我也毖謹慎勤勞之意我深思今日之患難而曰彼之蠢信乎為無知而動矣然少壯被驅以行鰥寡不得其養可哀也哉我嗣受天命興師討罪乃天役也為此天役所謂大艱皆遺之投之於我一身謂我身自當之也但我不暇自憂一身所憂者在前人之基業意謂爾邦君等知義必安我曰無過於憂不可不勇往定亂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爾反曰不可征豈為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我之往征蓋不敢廢上帝之命也天降休命於寧王由百里小邦而興周惟卜之吉而用以伐紂遂能安受此天命而為王今天意其相助我周之人猶寧王

時也況我亦惟卜之吉而用以討叛卜吉則天意可知矣故嘆而言曰天之明天之威輔弼我大大之基業其可不順天命以討彼之逆天命者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武王定天下若是之勤勞哉閟者隱匿不顯之意天實隱匿勤慎與我以成完前人圖功之所我不敢不極盡以卒其所圖之事也化謂化其固滯誘謂誘之順從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即天意也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圖之功而思所以終之乎天亦惟用勤謹佑我周之人若有疾病當速攻治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受之休命而思所以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昔昔日也謂初欲東征之時言語辭或曰猶謂說及也如昔日之意則我已往矣我亦於此患難日日思之以至於今譬如作室父既底定廣狹之度矣其子

乃不肯為之築基況肯為之造屋乎譬如耕田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使之成熟而穫乎其子如此其父之輔翼者其肯曰予有後嗣能不弃父之基業乎予者予其父也蓋武王定天下如作室之底法如耕田之既菑今不能討平叛亂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況可望其肯構肯穫而保天命於無窮乎故我何敢不以我而撫安武王所已受之天命此自責之辭養如養癰護疽之

養勸如盤庚篇汝誕勸憂之勸叛者當懲不往誅之是勸之也坐視其叛而不之懲是養其勸而不救也兄考喻武王友喻武庚子喻成王民謂為兄考家之人喻邦君御事此責諸侯之辭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肆下加哉字亦發語之辭連下至御事句絕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即民獻十夫迪知者真知非臆度知之十人知天命之眷周故來助東征之役天非可信爾於是無敢改易前人之法奉天命以伐商者武王之成法改其成法是逆天命也則天將不可信而命亦改矣況今天降喪禍之戾於周邦故惟興大患難之人大於隣近之處自相攻伐於其邦君之室此事不可考疑是康叔不肯從亂而管蔡伐之也今汝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弃之也降戾猶前章降割降威謂武王崩也蓋亦有周之喪禍故有殷之大艱也天意惟欲亡殷武王既誅紂於始若穡夫然予曷敢不因武王已墾之田而終其畝乎謂當誅武庚也天亦惟休眷我武王故伐紂之時卜之而吉明周當得天下此極吉之卜也予曷敢不從此吉卜而率循保守武王已有所指定之疆土乎何況今日將伐武庚卜之又并吉是天意欲誅武庚也天之命不僭差以卜之吉陳說告汝是如此也

康誥

康地名文王之子名封初食采於康武王克商之後分紂故都朝歌以北為邶管叔居之以南為鄘蔡叔居之以東為衛康叔居之管蔡以長

康叔以賢皆以母弟鎮守商地其後紂子武庚誘管叔以叛惟康叔忠賢阻阨亂人如防制水殷亂之平康叔有力焉如漢時吳楚七國反得梁孝王捍其衝七國卒以破亡事勢相類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此篇及酒誥乃康叔往衛之時武王告之之辭朱子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五峰胡氏以為武王嘗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武王之自言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信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非寡兄自謙之辭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且康誥酒誥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及武王何耶或又謂武王時康叔尚

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者乎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名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康叔布茲與汲冢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脫簡因誤為成王書也康誥酒誥篇次當在金縢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丕顯大明也明德生知而猶緝熙也慎罰哀矜而不輕用也侮謂忽慢鰥無妻寡無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且不敢侮則法不輕用於民

可知也庸有常祗敬威可畏重言之猶堯典言安安以庸常敬畏之德顯其民謂導民而使之明也肇始造作區謂分畫界域夏謂華夏岐周猶近西戎文王徙豐始作區宇於華夏之地也一二邦謂隣國也脩謂完治怙恃也冒上進也此言文王初年我西土惟文王是怙其德日盛上聞於天天用休嘉之乃大命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殪殺也戎殷謂殷之虐民猶寇戎也誕大寡兄武王自謂謙辭東土殷都在周東也此言滅商而大受天命為天子及所統之國所有之民無一不得其敘乃汝寡德之兄所勉勗以繼志述事者也故今日汝得以在此東土而為諸侯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王曰者二欲康叔明德也念謂不可忽忘將

語辭遹述也紹繼也聞衣謂聞而服之於身猶下文言聞由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宅心謂居官之心如立政所言克厥宅心也訓古訓也弘充廣也裕饒益也言汝今治民在敬述文王所紹所聞所衣之德言蓋文王雖生知安行之聖亦聞而知之故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因文王之所聞又往敷求殷家先哲王所用以保乂其民之道以證文王所聞之德言汝大遠惟商之老成人居官者所知之古訓因商臣之所知又更求知行古昔先哲王所用以康保其民之道以證商臣所知之古訓然未可自足也又當擴充其德與天為一若德足乎已則王之命汝者永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痛瘝病戒慎恐懼常若病痛之在身則無所不敬矣畏威通棐朱子從顔氏漢書註與匪同後並倣此忱信也天之威非可信其常佑助民之情大可見者小人難保其常懷服也然天之視聽自民民情所向即天所佑民情所背即天所弃汝往就國當盡汝之心毋自安而好逸豫乃可以治民又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我聞人有言曰凡民不當使之有怨怨無大小皆能為患不在大者大起於小不在小者小至於大

汝之德雖已惠愛於人猶自以為不惠雖已懋勉於己猶自以為不懋歉然不自足惟恐失民之心如此庶可使民無怨也應謂順其心宅謂已得天命而居守之也作謂振起而變化之也新民殷民之新附者汝所服行惟弘廣王之所以應保殷民者亦惟佐助王之所以守天命而動化其新民者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王曰者六欲康叔慎罰也敬則慎重所以能明小大猶言輕重眚謂誤犯終謂故犯典式謂以常法為法式也自作不典式謂自為不法之事眚災謂因過誤而罹災禍適爾適然如此也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寘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謂刑罰中倫皆得其宜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明不可欺而民畏服其必勑正懋勉不敢乖戾以犯法然此特道之以政而已故民之和者勉强為之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止民之惡者如去

己之疾則調護無所不至民必遠罪而盡棄其咎矣保民之善者如保己之赤子則愛養無所不至民必遷善而底於康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而後可康乂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非汝封刑此人殺此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非汝封又言當劓此人則此人則無或敢有劓刵人者言用刑之權惟汝得專不可輕用也刑殺刑之重者劓刵刑之輕者刑人之刑輕於殺重於劓刵蓋指剕宮二刑而言也孔疏曰此又曰述康叔之文曰下章倣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謂都邑之事天子地方千里六鄉六遂在方四百里內者為國中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在方四百里外者為野諸侯大國地方百里方四十里內為國中其外為野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方三十里內為國中其外為野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丘也臬法也立木為射之的故謂法為臬都邑之事在司之者得其人汝陳列任法之司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舉其輕者言也要謂詰

罪之辭囚謂拘繫之人汝又與有司言及罪已詰定明徵其辭而囚繫其人以待決斷者當服着於心而思念之五六日至十日至三月詳察審覆情理無差則上其獄而丕斷此要囚之人也案周官鄉遂之外縣野有縣士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獄訟各辯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而上其獄於國司寇聽之蓋與此誥之意相似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言國中康叔自決之事汝陳列用法之事其輕而當罰則斷以殷家之常法其重而當刑當殺則擇用殷法之合於宜者不可移就汝之意此刑字兼墨劓剕宮次猶次舍之次汝所用之法盡遜順於理曰是有敘矣惟當曰未有遜順之事蓋道民以德刑措不用乃為極治法之當未足言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畢前起後之辭汝雖年小他人未有能若汝之心者至於我之心我之德惟期於無刑亦惟汝能知之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達通也惟猶與也越助語辭我康叔也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予予司徒司馬司空等也厲虐害之也勞慰安之也歷經也過也謂挺刃及其身傷而未死者也戕殺人者也敗歷人者也宥當服重刑而從輕者也前一節武王言我之心欲用德不用刑惟汝能知之此承前節之意而言上下貴賤皆當使其心通達為一而相知以庶人之為民及士之為臣者通達於卿大夫之家欲其皆知大家之心以卿大夫之為臣者通達於王與邦君欲其皆知王與國君之心汝若

於恒時而曰我之卿大夫士言曰予罔或厲人殺人蓋素知其君之心不欲厲人殺人也臣之罔厲殺人者亦其君先敬於慰安其民故其臣所徂往皆敬於慰安其民而不厲之也臣之罔殺人者所往有為姦宄殺人傷人而情理可憫猶或宥而不殺之亦見其君所行之事於殺人傷人者亦或宥之也此一節舊本錯在梓材篇首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凡民句絶言凡人之情皆如此也自得罪猶上言自作不典式太甲自作孽之自謂其得罪皆由己稔惡非因人致災也越人猶顛越人即上文歴人敗人孔疏謂不死而傷是也于貨謂所以殺傷人者于其貨也暋昏愚强暴也憝惡也凡人之情於怙終為惡寇攘之姦宄甚至殺人傷人而取其貨强悍不畏死者無不惡之孟子引此凡民二字在罔弗憝上語意尤明上文言戕殺敗歴之姦宄亦或有時宥之蓋其情理之可憫者耳若此自得罪不畏死之姦宄凡民罔不惡之則必刑必殺而不可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元惡殺越人于貨者也大憝凡民罔不憝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不孝總言父子失道不友總言兄弟失道下乃分言之也字撫愛也天顯長幼之分乃天之顯道也鞠子幼而未離鞠養之子也哀矜憐也弔至也上文所指元惡人所大惡也況於不孝不友之人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斁倫悖理至此豈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乎天所與斯民之常理大泯絶紊亂矣然則如之何哉汝其曰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罰之刑之而於此無所赦乎蓋不可也

不率大戮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

不率不孝不友者也戮擊也大戮謂罰之刑之而不赦也外謂都邑之官也庶子卿大夫士之庶子為士者訓人猶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之類多見聞能道

說古今遠近之事者正人如周官宮正酒正之類為一官之長者諸節如符節璽節旌節之類小臣持以出入者引猶引弓之引言滿盈其惡義謂君臣之義上文所指一家父子兄弟之不率且欲大治之也況於不令之臣哉夫為臣者當承宣君之政教令則別有所播揚敷布以造大譽於民間亂政改作違道干譽弗念弗用其君之命以病其君是乃長惡之人為上之人所惡然則如之何哉汝乃其速用此君臣之

義律之而率皆殺之乎蓋不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長謂康叔也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而和順之意也家人謂父子兄弟一家之人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外庶子訓人正人也舉其長以包其次也

威虐謂無赦率殺也放廢棄也典謂五典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君臣之義在乎以身先之有不孝不友之民弗念弗庸之臣者亦是汝為君為長不以德化順彼一家之人與此小臣外正之官乃惟用威虐以刑殺之是大廢棄王命而非以德為治矣王之命欲以德乂汝不用德而用威虐廢棄王命也汝亦無不敬行五典以道其民汝所用以裕其民者惟當用文王敬畏之德汝之裕民曰我惟求有以及於文王則我之所喜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既戒康叔矣又自責於身爽明也明知斯民導迪之則吉康我欲迪民於是惟殷先哲王之德所用以安治其民者起而求也況今殷民無以迪之則不能自適於吉康之地不迪其民則非惟民陷於凶危而我國亦無攻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

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古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蓋德者本也告汝以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所謂德者即上文求殷先哲王以康乂民之德是也戾定也今殷民不安靜未定其心道迪之屢屢矣猶未齊同此皆我道民之德未至也不能奉天作君師之意天其降罰而殛我我不敢怨天我之罪無在於大亦無在

於多雖小寡亦不可矧至於章顯而上聞於天為天所罰殛則罪大且多矣尚何敢怨乎此亦王自責以儆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戒康叔敬而無忽無作致怨於民之事非善謀非常道者勿用惟斷以是心之誠大則在於敏脩其德誠則揆諸心而安顧謂常目在之敏則不怠是以能顧非謀非彝猷之不遠者能饒益其民民乃底於寧而我不暇疵絕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命謂命為諸侯之命不于常謂不可常保殄享謂失國而絕朝享天子之禮當明汝所服之王命謂不可昏忘也高汝所聽謂當聽我所告文考及先哲王之道不可卑汚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五典者率性之道汝敬而行之勿或失墜聽我告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世為國君而享於天子矣

酒誥

商紂酗酒其下化之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時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以此俾往妹土教戒其臣民勿湎於酒而別為酒誥之篇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

命教戒之辭也妹地名紂所都言康叔令既往封當明示大教命於彼妹邦之臣民俾勿湎於酒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廟次為穆故稱穆考告勑之使敬謹故曰誥毖庶邦諸侯之君文王為西伯故告戒庶邦庶士上中下士少正大夫御事治事之卿皆文王之臣也告戒

他國衆君本國羣臣於朝夕之間曰惟祭祀得用此酒武王將欲康叔往東土告戒其臣民故先言文王在西土亦如此告戒令康叔法之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降命謂天降此教命於人威猶禍也禍之可畏者也武王既述文王昔者之告戒遂自言曰如今我民作酒惟用之於大祭祀是天以此教人也既有此酒之後飲者至於沈縱有身者有酗酒之行則大荒亂而喪失其德有國者有酗酒之罪則非但喪失其德并喪亡其邦凡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因於酒是天以此禍人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者庶民之子孫有正即少正有事即御事不言庶士省文上既總言文王之誥毖此又分言文王誥教本國之民臣無得常飲酒必因事而後飲及誥教他國諸侯之君惟祀乃飲其飲以德將之無至於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告民之辭令汝之往惟當言曰為我之民者各導迪其子孫務本力農惟土地

所生之物是愛不為外慕所誘則其心臧善能聰聽祖考彝常之教及其小大之德小大德謂所行之善或小或大純語辭為民之小子者惟專一其心於妹土之地繼爾民股肱之力其種藝黍稷竭力代父兄之勞農隙之時始遠役賈貿易貨物用以孝養其父母至父母當慶為子者乃自盥洗以示潔敬極其腆厚致用酒以奉親幽風所謂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誥臣之辭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與篇首所稱庶士少正御事同有正即少正庶伯君子衆官之長即御事也爾康叔與其臣也爾臣常主於聽我之教戒必不以酒廢事凡燕享祭祀之禮皆有俎有羞先進俎後進羞羞者惟國養耆老之時爾大能進羞於老者侍君燕飲之時爾大能進羞於君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以醉食肉以飽若非養老侍燕則不得飲也又有大於典聽朕教者爾能自脩其德也惟曰爾能永遠監觀省察動作有稽欲其德無過不及必不以酒喪德惟祭祀之時爾尚能進羞以饋祀祖考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自介景福用以逸樂若非祭祀祖考則不得飲也如此乃真可為王家有正有事之臣如此天亦佑助爾之大德在王家亦永遠不忘爾也非止為一國之賢臣而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御事之下不言少正庶士以大統小也文王昔為西土之君常教戒其臣民文王既終西土非往日之邦君矣而臣民猶能遵用文王之遺教不敢腆於酒文王德教盛行永久不替天所佑助故我用至

於今日遂能受殷之命而有天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謂湯廸畏猶言實畏天顯天道之顯明經常秉持哲者德之明也成王守成之王畏相敬畏之相相謂輔弼師保在王左右者也棐有恭猶内則言不有敬事崇猶崇酒之崇過飲而崇足也言湯畏天畏民明德日新自湯以後之成王畏相及治事之卿大夫雖平居燕息之時非有所恭敬之事猶且憂勤不敢自閒暇逸樂況敢過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邦國之諸侯侯甸男衛舉四服以包其餘邦伯邦君及其州牧也内服都鄙之臣百僚庶尹都鄙之庶士周官所謂殷也亞都鄙之大夫周官所謂伍也服都鄙服官政之卿周官所謂兩也宗工王朝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邑為大宗者都鄙之長也百姓里居民之居於閭里者尹人邦國都鄙之尹其民者辟法也承上文言不止殷王與公卿大夫不敢崇飲外而邦國諸侯内而都鄙羣臣下而閭里百姓皆無敢湎於酒者臣勤其職民勤其業亦無暇於飲也為臣但知助成王之明德為民但知助尹人之祗敬奉法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亦惟曰繼上文惟曰而言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酒於

身也言其命令之出無能明於民之當祗保及民怨之不易弭縱恣意也淫沈溺也泆放失也燕褻慢也盡痛意息止也大惟其縱意以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傷心悼其將亡者紂惟荒亂腆厚於酒更不自止息乃肆為逸豫商邑王畿千里之內殷國天下諸侯之國惟憂也其心忿疾狠戾不克畏死其罪積聚在商邑及殷之侯國得罪於畿內之民天下之民雖至於滅亡而不以為憂德馨香祀以德之馨香祀神也民怨庶羣自酒謂民所以怨皆紂與其羣臣自酒而名怨也天不聞其以德感格於神之馨香但聞其與羣臣自酒名怨於民之腥穢天降喪而不愛之者惟以其逸豫故也蓋天非虐惟民自速其罪民猶人指紂而言速名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猶以手案循而視之也我不惟如此多誥所以詳

言湯及紂之事者蓋以古人有言謂人無於水而監水能見形之妍醜而已當於人而監則其得失興亡可知今殷人自速辜既墜命矣我其可不大監視於是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毖勤力戒勑而使敬畏也獻臣侯甸男衛之賢臣封為諸侯者當時侯國多承殷之舊也案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此太史友內史友乃殷時太史內史之官廢居紂都康叔與為賓友者獻臣百宗工皆殷賢臣之不仕者爾事服事於爾者大夫也服休職之優閑者服采職之繁劇者若疇汝之疇類三卿也圻父司馬薄迫也司馬掌封圻薄伐徑違農父司徒也司徒掌農事順保萬民宏父司空也宏宮室之宏司空定度地居民之法

故曰定辟刑汝句絶先劼毖殷民之為諸侯者次及殷臣之為賓友不仕者然後及康叔之臣自卑而尊然後及康叔之身而總戒之曰凡殷之臣及汝之臣及汝之身皆當剛制於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誥告字通用飲不羣則不久亦未至於荒敗惟羣飲則酗矣周京師也其者未定之辭諸臣衆臣官之卑者工宗工官之尊者蠲除也其或有人告汝之臣羣聚飲酒汝勿縱失盡執拘以歸於京師予當詳其罪可殺者殺之若殷家所廸之衆臣及宗工湎酒者予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其有從斯教者則褒顯之使明享其報以示勸乃或不用我教辭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湎酒之事是則同於殺前兼戒民臣至此則畧於民而獨詳於臣者蓋臣者民之師表臣正則民正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使也汝常主聽我誥毖之言勿使爾司民之官湎於酒

梓材

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荅此篇之意故此篇列於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於洛誥之後者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吳氏曰此書設諭者三不於其先其次取之而獨取其後梓材名篇不可考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哉生魄望後也基始營作四方民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來赴役者也營築勞事民之至者乃大和猶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也會五服諸侯以時見之禮相見也周制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獨舉上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夷狄也男下有邦字以男居五服之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百工周公官屬播鼓動之意見猶論語從者見之之見士諸侯之士率

其民者也勤謂勞撫之成王七年三月望後周公新作洛邑而赴役之民皆大悅周公於是以會禮見五服諸侯百工又因民之悅而鼓動之雖士之微亦使得見而周公皆撫勞之因大誥以王居洛邑治民之意也舊本此一節誤在康誥篇首而康誥內一節誤冠此篇之首蓋互錯一簡也蘇氏移此一簡於洛誥篇首者非是蓋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詳彼處即無缺簡不待補也惟吳氏說得之今附見篇末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以下疑即周公告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然文闕不可復考存者亦顛倒失次今姑據其存者略為敘正而釋其義啟開監侯國也敬當作矜與鰥同屬對長而言謂其子弟婦對夫而言謂長與屬之妻辟偏邪也謂王之所以開置監國為治民也其命監之意蓋

曰無相與戕殺虐害其民雖至於鰥寡窮民及其家之屬與婦皆合聚由是以容蓄之王之所以責效侯國之君及其御事之臣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引長斯民生養安恬之道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故其所立之監皆能遵上意而無有偏邪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令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皇天既付與中國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今王之意惟曰先王既勤於用其明德以懷撫為已夾輔之諸侯俾庶方之來享者皆作而起兄弟之國方方而來矣亦既用其明德能使羣后之式用典章者皆聚集而庶邦無不來享者矣享言異姓之國丕享并言異姓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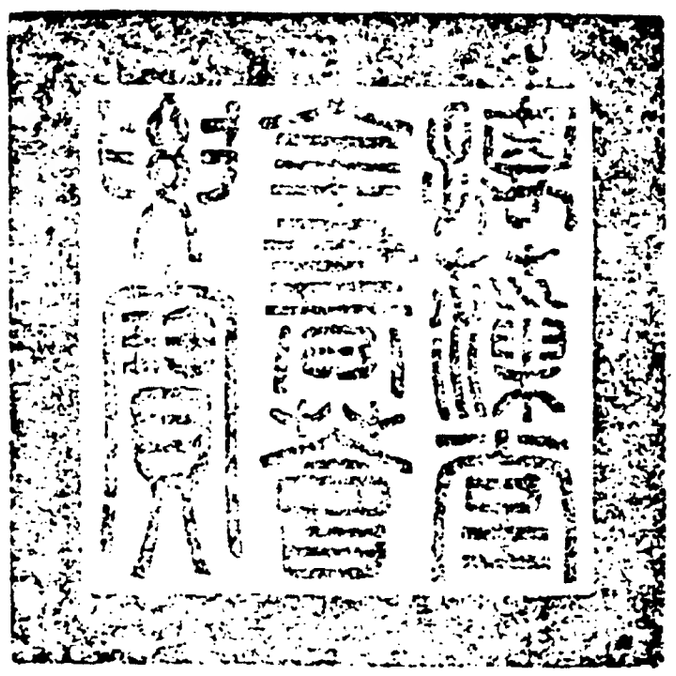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迷民商之頑民也先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與武庚為亂者故曰先後迷民先王受命謂先王受天所命之民也言今王但當如先王之用其明德以和悅商家先後之迷民又用以慰悅周家先王之受命民也迷民專指殷民遷洛者而言受命汎指四方諸國之民而言稽治敷廣菑芟去草棘陳列脩治疆畔畎通水渠也塈仰泥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樸粗治之也斲精治之也丹赤石雘采色之名言先王用德以懷諸侯已如稽田之敷菑作室家之垣墉作梓材之樸斲矣今惟當用德以成其終如陳脩而為疆畎塗之以塈而茨之塗之以丹而雘之也故宅洛邑土中以賓四方諸侯者蓋為此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若茲言如上文所云也諸侯之君自今以往咸願周之王業至於萬年之久俾王之子子孫孫長保其民而已吳氏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之意若相始終王啟監以後若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民亦謂徙居於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皆為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

書纂言卷四之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卷四之三　　元　吳澄　撰

召誥

春秋左氏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然則武王固欲宅洛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此時召公先至經始周公繼至成終庶殷之民舊遷

在洛者諸侯之民新來赴役者同力輸作營洛功畢周公歸鎬而召公率諸侯作書致誥以荅周公甲子誥治之辭并以告庶殷御事俾與聞之所謂公事公言之也而因周公之歸以達於王召公所誥故曰召誥蔡氏曰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以誡小民為祈天命之本疾敬德為誡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二月成王十七年之二月日月相望為之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既望望後一日也若十六日既望則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太保召公也告廟召公乃先周公往洛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發語辭來猶來年來日之來承上二月而言故云來三月丙午三日也月三日明生始出西方謂之朏戊申五日也卜宅用龜卜宅都之地也得卜卜而吉也經營規度城郭塗巷廟社朝市寢室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庚戌七日也庶殷殷之衆紂都之民遷在洛者就役之也攻治也甲寅十一日也位成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等位置已定也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功力亦省且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若發語辭翼在身旁故在旁之日謂之翼甲寅之次日乙卯也達觀徧觀也召公已成位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營之位丁巳十四日用牲于郊祭告天也郊用特牲配以后稷故牛二戊午十五日社於新邑祭告地也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此蓋就洛邑新立之郊社為成王告作洛於天地而周公攝行其事告畢然後興功也不告先王者王已在豐告廟矣於

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遣使告卜於王疑在祭告天地之後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甲子二十一日也用書命庶殷者多士之書是也命侯甸男邦伯者梓材之書是也梓材言五服此言三服者省文互見也伯州牧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統於伯也丕作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冢民且樂於効力

周之友民可知矣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斯之謂與

或問至此始言庶殷丕作何也曰周公未至洛之前召公以庶殷攻位用其力者五日矣及周公至洛而諸侯之民皆至考之前篇自哉生魄而基作凡治城郭宮室蓋四方太和之民少休殷民之力至此亦已五日故於其朝用書命殷庶既命而遂丕作自是之後在洛之民與四方之民同輸力役以至於畢功其勞逸之均也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作洛功成周公將歸宗周召公與庶邦君咸在公所出謂自公所出外復入謂自外入至公所也錫與也

召公率諸侯出而取幣復入而與周公因公歸以獻於王蓋以慶洛邑之成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此召公與庶邦冢君言也旅陳也猶庭實旅百之旅蓋賛之拜送幣而陳獻於王與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召公與殷之長民者言也御事商之舊臣長其民而同遷於洛者此篇召公陳戒之辭蓋與庶邦君同辭以荅前日周公命書之意因公歸以達於王而俾遷洛之殷人與聞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告殷民而又自其長以達於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與周公言而以告王也殷紂嗣天位為元子殷大國也元子非可廢大國未易亡而天改其命矣我周王今受其命此莫大之美亦莫大之憂也故嘆而言曰曷其奈何弗敬乎甚言不可以不敬也此篇專主敬字而言敬則此心常存動循乎理我不違天而天亦不違我矣所以能保有天命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遠也終絕也後王謂紂後民紂之民也後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厥終紂之末年也疾猶速也殷亡十有餘年天既久絕其命矣殷先世多有哲王歿而精神在天子孫宜若可恃其佑助而紂之末年賢智隱藏惟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扶持其妻子哀號呼天逃亡而出則又往其亡出之地拘執之無地可容故天亦哀此民而眷命其用懋德者以代殷此周文武所以興也天命惟歸於德今王其可以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去周之時已遠故曰相古先民天迪從子保謂夏為天所開導從其傳與子而保佑之面稽天若謂所向能考知天意之如此也殷去周之時為近故曰今相天迪格保謂殷為天所開導使之格正夏罪而保佑之禹湯受天眷命不違天意而其後皆墜厥命見天命之無常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遺棄壽耇有年壽之老人古人之德如禹湯之敬德稽謀自天謂所謀能考天意如禹湯之面稽天若蓋老成之人既能知古又能知天所當親信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者期之之辭誠和也後猶後獲後義之後顧回視也碞險也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年雖幼任則大也其大能和於小民在今可以為休美乎王於今時有不敢後者民心無常有如碞險所當回顧而惕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來來洛邑也周公歸告洛邑之成王將自來行祭祀朝會之禮也紹上帝代天而繼其志也服行事也土中洛邑居四方之中也旦者君前臣名召公告王故稱周公名也成命天命定而不改也先猶先難後獲之先服化服之也比親也介猶賓介之介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邁行而進也王來洛邑將繼天而自

行事於土中周公曰其作大邑於洛其可自是對乎天以主上下之百神而毖祀其可自是宅乎地中以臨四方之諸侯而為治洛邑既成王其有天之成命於此治民在今可以為休美乎王於今時尤有所當先者商之舊臣已遷於洛正欲化服其心使之親近我周之臣薰染變化以矯揉其性之偏而日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句起下三節謂王當以敬而為其所不可不敬其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在我不可不監視夏殷之興亡歷年長短在乎天者也我皆不敢知敬德在乎人者也惟不敬德乃早墜

命我所知者此耳夏商歷年不為不久召公以為早
墜命蓋欲王永命於無窮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夏殷而受其命在此亦惟以此二國之命而
繼其功功謂能敬德而有歷年者不可如其後王之
不敬而墜命者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
貽遺也哲命以哲而為天所命也王今日來宅新邑
乃行事之初譬如生子者在其初生之時服習正事
則膺受福祿是命雖在天而以哲獲命則此命乃自
己所貽也今日天之所命其亦命其哲者敬德哲也
不敬德非哲也故所命或吉或凶歷年或長或短知
皆在今我初來行事於宅新邑之時敬德則命以吉
而年永不敬德則命以凶而年不永故王惟當疾敬
德也肆惟王其疾敬德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一語相終始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一句起下三節祈求也天命視人心而為去留王
用德不用刑則民懷其德而天命永矣雖非有所祈
於天然以用德而永命有若祈而得之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非彝猶曰非法勿以小民犯法之故我亦敢於用嚴

刑以治之而有功有功謂能勝奸宄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
元首也衆體之長也顯明德也上下羣臣有上有下
也勤謂勞心恤謂恤刑王之位居民上如元首之於
身然不以位長民惟在以德長民故言其惟王之位
在於德之元小民而已王德之元小民猶天德之首
庶物也乃惟刑用見先德後刑有不得已而用之意

刑之不得已而用於天下及王之惟務明德不欲用刑者羣臣奉承此意故若上若下皆勤意於恤刑而不輕用也勤恤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曰者所期如此夏歷年踰四百丕若者期於過之殷歷年踰六百式勿替者期於及之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

此四字召公又賛庶邦君同拜也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既拜復更端而言予小臣召公暨庶邦君也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之御事也友民周民也保猶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之保威命猶言嚴命即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之命也明德謂王敬德以愛民而祈天者也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於終有成命之時亦顯其德蓋謹始如終不以命既有成而怠於德也我召公庶邦君自我也若我衆臣則非敢曰能勤也惟恭敬奉進幣帛用以供給王期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王末有成命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恤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成王在洛烝祭命周公留後治洛作冊以誥周公故名洛誥而篇首先記周公在洛遣使告卜之事次記成王在洛與周公問荅之辭所以具事之始終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拜手稽首者記周公遣使之禮曰者周公授使者以告王之辭復猶復逆之復反也報也王命周公營洛遣使反報於王也子親之之辭明辟尊之之辭周公于成王親則兄之子尊則君也故稱之曰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及猶言與也基謂創始定謂成終于此新作都邑為基命從此久安長治為定命宅洛所以基命定命也

王宜親行而王以幼沖執謙退讓若不敢與知大事然于是周公乃繼召公而往相視洛邑庶幾為王肇始作民明辟之地而周公以二月十二日乙卯之朝至于洛也洛邑在鎬東故曰東土洛師猶曰京師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者謂國家也卜宅乃國家之事非已所敢專故曰我卜召公以二月五日戊申至洛卜宅是也召公既卜宅定位位成周公始至徧觀畢然後遣使以復于王也河朔黎水漢時河北黎陽也澗水東瀍水西東都王城也漢時河南縣瀍水東下都成周也漢時洛陽縣食者龜兆食墨占之吉也薛氏曰食者墨與龜相茹入令卜兆先揚火而後致墨既坼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吉凶自此辯澄案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録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法

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來將至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受周公獻卜之禮也曰者王授

使者以荅周公之辭匹配也視示同貞猶主也天將休我國家欲俾宅土中而定命周公承天意來相宅于洛所以敬天之休也相洛邑可定宅其休可與宗周鎬京之地相配使來示予以卜觀卜兆則宅洛之休非但一時之吉乃永久之吉予與公共當之公既敬天休矣又當以予敬天休于萬億年之久也所責望于公者遠矣

拜手稽首誨言

此亦王之辭併受之使者王自謂拜手稽首以荅公之誨言也所謂拜手稽首即上文所記受獻卜之禮誨言即謂周公獻卜之辭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于公也

此第一章周公在洛使于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公明保予公以其明而保我也保猶保傅之保稱丕顯德所謂明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所謂保也和恒非止和于今和于久也居師居洛師也惇敦同猶敦匠之敦宗禮官將猶行也稱秩謂舉行而秩序有功之臣也旁無方所也迓迎也衡平也穆穆迓衡篤恭而天下平也不迷文武

所知所行不失文武之道也宅洛者所以發揚先烈順承天眷輯睦民心也公舉其大明之德護衛我以我如此而居于洛此王以宅洛之事功歸于公也今當敦篤禮官舉行大祀雖祀典所無者咸秩敘之而不遺惟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其勤則施於四方有功于天下而無愧于前人既以其明而保予矣又以其勤而教予俾予夙興夜寐毖謹于祀事也此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荅王請教之辭殷盛也與五年殷祭之殷同齊謂整一之惟命之惟又也汝受命之汝王汝公也乃汝之汝公汝王也朋謂比昵之私彝謂故常之事撫如以手撫循之撫嚮謂心所專嚮明謂精明不眩大謂功業盛大裕謂民生饒裕王始舉盛禮于新邑予統率百官使從王于宗周予之心惟曰王將往洛邑行祭禮庶幾各有所事今王即有命曰記録功臣之禮官以有功者與此大祭又有命曰汝周公受我之命篤輔之我大視記功之典籍勿俾有所遺周公既述成王所命而曰汝之命如此悉以自教令羣臣矣案周官有功書于太常祭于太烝盤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成王將烝祭故命禮官録有功者而祭之又命周公丕視功載也毖祀之事王既自紹羣臣故周公惟務格王之心王新莅政于洛其心不可有比昵之私故曰孺子其朋乎孺子其朋乎其往新邑也當杜私心私心之發始雖甚微終必熾盛而不斷絶有如火然當遏之於微也王心既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其如故常之事及新至之事

則予之責也如予但以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使之專邑就職精心作事百官各勝其任以敦其所已大以成其所已裕則汝之休聞永世有辭矣

此第二章成王在鎬將往洛邑烝祭與周公問荅之辭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洛之辭遣使致此辭于公也敉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迪將語辭未詳其義士師工洛邑百工有士者有師者師謂大夫文武受民謂洛之民皆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輔如車輔之輔謂夾輔于其旁漢三輔蓋本諸此成王言我其退歸就君位于周今四方開治之初未定宗人之禮亦未能崇奬公之功公其留後于洛監臨我之士師工大保護文武所受之民治此洛邑以為宗周之四輔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周公拜受王命而許之留洛亦以此文授使者以荅王也來者來洛邑承保汝文祖之受命民及汝光烈考武王之受命民此荅王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言也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前此王未至洛惟召公先相之周公胤相之令王初來至洛故言相宅典猶主掌也獻民猶曰良民王來相此洛邑之宅其大敦督主掌在洛之殷民致治而為四方之新君作周家人君恭以禮下者之倡曰者人所期望之言其自是居土中而治非但治殷民兼治四方使萬邦無一不寧是惟王治功之成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衆士也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荅民衆之望為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昭猶前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殫謂率而行之無不盡也

伻來來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寧猶敉也秬黍為酒芬香條暢謂之秬鬯所以祼神也以賜公者敬公如神也卣中尊也明潔也精意以享曰禋王使我來洛邑化誨殷民乃有命綏寧我賚以秬鬯二卣命曰此潔而可禋今拜手稽首以賚于公其承此休而享受之周公不敢留以經宿即以禋于文王武王敬之至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遘遇自周公自已厭飽也言行之無已時也乃文武也周公禋于文武且為自已祝曰願篤敘文武所行庶獲助佑身其康强無有遇已身之疾至于萬年之久飽于文武之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又為殷人祝曰願殷人以長壽考王能使之順從即敘至于萬年之久永永觀瞻我王所以懷之之德蓋公既許留洛治殷民故為已與殷民致祝也

此第三章後章所謂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冊之所書蓋即此章王曰之辭而逸傳王命以誥周公也或謂此章問荅疑在烝祭之前者非是蓋周公既拜手稽首以受王命矣豈公既受命而始告文武也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周公既許王留洛王遂歸周而與公別也定止也已語辭肅將未詳困猶倦也斁厭也公其止留于此予往歸宗周已公之功人皆愛敬之王願公留治洛故曰公無倦哉我歸周當無斁其安天下之事公更久留洛無替其儀刑則四方其世世來朝享于周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周公于王歸宗周之時進教戒之辭也汝年尚幼沖初政令如此矣惟當其終欲王有初有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成王有四方世享之語周公因言當識享上者之誠偽多猶重也儀禮物幣也享之所重者重其禮也禮不足而物有餘雖享猶不享也謂其不用志于享故爾凡民見其如此亦曰雖享猶不享也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其于事上之事必有差爽侮慢者矣其可不辨之于早察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頒謂頒賜也棐民彝非人之常道所不當為之事也蘉勉也言王若但能頒賜我而不暇聽我教汝不為所不當為之事則是汝不自勉而天命將不永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正父武王也彼謂宗周戾定也篤敘汝父武王之道無或有不如者汝命我治洛我不敢廢棄汝所命令留洛矣汝往歸宗周其敬之哉我留于此其務審知耕農之事以不奪民時汝在彼宗周而饒裕我民則無問遐遠之地皆安定矣蓋邇安則遠安自然而然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周公教王篤敘乃正父王謂公之功非但開導我以篤敘而已蓋平日無一事不如是教我也

此第四章王與周公問荅之言蓋在烝祭之後王將歸鎬之時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此以下記成王在洛之事考漢書歷志成王七年正月乙巳朔小二月乙亥朔小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辛未朔小十有一月庚子朔大閏月庚午朔小十有二月己亥朔大戊辰朔日也烝冬祭之名歲者適當歲終也騂赤

色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作冊者作為冊書也逸史逸也祝讀冊以告神也作冊在祭前讀冊在祭之日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冊書之辭惟是誥文武以周公留後于洛之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猶虞賓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或曰凡諸侯之君皆曰賓殺殺牲之時禋初祭之時祼酌鬯以享也殺牲初禋之時助祭諸侯咸至及祼獻則王獨入太室之中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命周公留後亦作冊書載命之之辭逸誥者讀冊以告周公也作冊在祭前祭畢而逸就公所授冊也

在十有二月

以上事皆在十有二月明戊辰之為十二月之日也

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大戴記公冠篇先載祝辭後乃曰維某年某月上日亦此例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題上事也此篇自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後皆載王命周公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辭此九字猶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章周公踐祚章教世子章並題上事于章後

惟七年

題上年也雖已題其事未表其年故又記此言此篇所載事辭皆在成王之七年也洪範惟十有三祀表年于篇端也此篇惟七年表年于篇終也

此第五章前四章記言此一章記事也

多士

士殷之諸臣有位者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召誥所謂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即此篇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周公稱王命以誥謂王之意若曰爾乃殷所遺之多士不幸旻天大降下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為天佑助而命之將奉天之明天之威致王者之罰以督促殷命使終絶于天射取禽鳥曰弋爾衆士當知所以王非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乃紂不為天所與天信不堅固保護為亂之人所以弼我而使我受殷命也我豈敢求殷天位而有之哉乃紂不為帝所與而我下民皆秉心以為我民心所歸即天命所歸也或言天或言帝綜錯成文爾非有異也殷命非我敢弋乃天不畀紂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畀我者天之明不畀紂者天之威也

故總之曰惟天明畏畏與威通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又言夏亡殷興之事以見昔殷之代夏亦如今周之代殷也我聞人言上帝於人君之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於逸則上帝降格眷佑之嚮猶趨向之向謂趨而至也向至於是夏桀不能用上帝之意天不好逸樂而桀乃適逸大淫溺於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之故天無復愛念聽

聞之遂廢絶其大命降致以罰謂夏亡而桀放也天乃命爾殷士之先祖成湯改革夏之俊民為殷之俊民而甸四方諸國之土地不言改夏民而言改夏俊民蓋謂俊民且歸殷則凡民可知猶孟子言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殷自成湯至帝乙皆能合天之意無不克明其德勤恤祀事蓋人君為神天之主承上下神祇與社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祀事以明德為本殷之諸賢君知此故天大建立之為王而保治有殷之國殷王為天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無不益廣其德澤以配合乎天蓋言帝乙以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而紂不能然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天意引勉而紂乃適逸是大不明于天之意也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克勤于家之事乎大淫於其逸樂之事泆逸通無能顧視天之顯道與民之當敬惟是之故上帝不保殷而降如此大喪亡之禍天之所不與紂者以紂不明其德故耳因言凡四方小

大之國至于喪亡者無非皆有可罪之辭然則紂之亡也亦以有辭于罰而天罰之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又呼殷士而與之言謂周所以王以我周王大善承奉上帝之事故上帝有命命之割絶殷命遂告勑殷之事于帝如湯將伐桀用玄牡昭告于帝也我于割殷之事應天順人一舉而定不待再適殷都爾乃不明天命所歸既亡復叛使我之用兵遂至于再乃惟爾商王之家召我適爾殷都也其曰者審度之辭武庚之叛乃惟爾大為非度我不先起兵端于爾擾動自爾邑作亂有以招致我之罰前既誅紂後又殺武庚我亦惻然念及天就降于殷以此大災戾故使汝以不正而取諸滅亡之禍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承上而言我惟是之故所以遷爾之居而西爾也紂都在洛東自東遷而適西故曰西爾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勞動爾不安寧爾也是惟天命

如此不可違逆我順天命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無怨我爾殷王先世改革夏命為殷有冊書典籍記載其事爾所知也今爾又言殷革夏之後簡拔其人使在王庭有職于百僚今我一人惟有德者聽采而用之爾若有德亦用爾也天邑商言商地舊為天子之都我豈是敢以私意求索爾於天邑之商而遷爾於洛乎予惟皆矜憫爾欲俾爾習於遜順不為叛亂以保爾之生也遷爾非我之罪是惟天命當如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我伐奄而歸之時大降下爾四國民以教命多方之書是也其時殷民未遷既告多方之後見殷民未化遂乃明致天罰移爾於遐遠之地謂遷洛也叛亂之人得免誅戮罪當流徙遷之者乃致天之罰也紂都距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為遐逖也遷爾者欲俾爾親比服事臣順于我周多遜之宗薰染以成習也宗謂士大夫之家各有宗以相統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于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承上而言今我惟不欲殺汝故惟以是昔日誥多方之命又重言以告爾殷士欲使爾臣順我周而不致殺身也今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者一則為四方諸侯無所賓貢之地以洛是中土四方來者道里均故營洛以為朝會之所二則為爾殷多士遷徙在此就此朝會爾習見我周羣臣濟濟相遜爾所服事奔走臣順者皆多遜之人而爾亦化為多遜也蓋洛有二都一以賓諸侯者名東都又名王城所卜澗東瀍西之地是也一以居殷民者名下都又名成周所卜澗水東之地是也殷士化為多遜庶幾於此保有爾之土田庶幾於此安寧如木之榦有所定止而枝葉得以生長也敬者一心謹畏不敢怠忽之謂克敬則循理而致福天所與而矜憐者也不克敬則悖理而取禍是天所罰也不但不能保有爾土亦將不能保有爾身此戒之之辭今爾惟於是立家而安處爾邑於是傳世而繼續爾居有榦謂宅爾邑而基業植立有

年謂繼爾居而子孫永久爾後世子孫之興從爾遷洛始此勸之之辭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篇為誥殷多士而作此又普告四方諸國衆士來赴營洛之役者而及殷士之遷在洛者蓋欲諸國之士共聞誥殷士之言也今爾之爾專指殷士殷士之遷洛蓋在成王之三年此時為成王之七年故謂爾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汝等多士其間亦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各為官長無或不能守法也爾自身所為或猶有怨恨不和之心繼今以後爾惟自變化而和哉非特爾身爾室家之

內猶或有陵犯不睦之人繼今以後爾惟變化而和之哉不和不睦謂不肯臣順於周也居爾之邑而能至於光顯由爾能勤其事之所致庶幾無有凶惡之德可忌諱也亦且肅敬在爾之位能臨視於爾之邑而所謀者大矣庶幾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祿天亦將畀矜於爾我周家亦將大有賜賚於爾簡拔而置之王庭庶幾爾之所事有服其事而至大官者非特保有爾邑土田而已此所謂大介賚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勸勉以信奉我之教命是不能奉上而凡為民者亦惟曰汝不奉上矣通前一節王曰嗚呼敵告爾有方多士至此百五十一字舊本錯簡在多方篇今從吳氏胡氏說釐正在此不享之下疑又闕文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上舊有王曰二字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强釋今案王氏說是也王曰之下脫簡即是誤在多方篇內者既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二字宜衍今刪去又曰蓋承上文惟曰而言述凡民之又曰也予自民言之予周王也爾爾殷士也洛邑殷士所居此篇叮嚀告教欲殷士永久安居於洛所謂言爾攸居也凡民又曰是我周王乃或能言爾所居諄切懇至如此非愛爾之深其能然乎爾殷士在下者不能敬上我周王在上

者乃能愛下不為必然之辭故曰或

無逸

成王漸長周公慮其嗜欲萌動故作此書教戒以篇首無逸二字名篇吳氏曰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篇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嘆所以深感動成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所語辭也古人盟誓之辭發端皆曰所其者有所指而言無逸者勤勞而無休息也勤勞之事非一而惟小人之於稼穡最為艱難君子於人所勤勞之事首先能知乎此身體盡瘁濕暍備嘗耕種耘穫終歲無有逸時此小人勞逸者之

為也君子雖不為之而能知之故乃暇逸之時則能知小人之所倚賴以為生者在此而不敢厚斂多取以困其力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於稼穡而為農家之子乃不服田畝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乃暇逸之時猥習俚言既恣為夸誕矣不然則又侮訕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徒爾自苦也夫勞心以治下者君子也勞力以奉上者小人也周公教戒成王亦欲其勤勞於心耳豈欲其勤勞於力哉然不知小人勞力之事者必不能為君子勞心之事蓋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居人上者當思我之崇高富貴凡宮室衣服飲食之奉無一不出於民力彼之勞力以奉我者如此其至也我其可不勞心以治之而使之得遂其生乎故此篇七節自第二節以下皆以勤勞於心者勉成王而篇首獨舉勤勞於力者為先俾王知小人勤勞稼穡之事其善於格君心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廟號嚴恭敬之形于外寅畏敬之主于中自度猶言自律自檢天命在躬易失難保故反躬自省謹循法則惟恐不能永保天命也天人相關知敬天命故亦敬民事以嚴恭治民為祗以寅畏治民為懼平日存心處事皆不敢迷亂怠弛中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廟號亮陰居喪之名鄭氏讀為梁闇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者美之至靖者治安之謂高宗舊時勞苦于外及與小人遊處起自民間即天子位蓋嘗親歷民事艱難故發言不敢輕易居喪不言禮也然三年之久不出一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高宗獨能如此故謂乃或猶言是或一道也惟不輕言故言發而當前此殷國中衰不可言靖況可言嘉乎高宗存心處事亦如中宗不敢荒寧遂能中興嘉靖殷國至于或小或大之人咸得其安無于是時而或有怨者高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氏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甲以此為不義逃于民間故曰舊為小人澄案史記武丁崩祖庚立七年而崩祖甲起承帝位以其久在民間于是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利澤于衆民雖窮民亦不敢慢忽祖甲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夏氏以為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是也耽貪欲自侈之謂言自是三君之後立而為王者生則好耽樂不知農事之艱難是以不聞細民用力之勞而惟一已耽樂之欲是從以此伐性戕生自是以後亦無或能壽者澄案史記中宗之後仲丁十三年仲壬十五年所謂十年者也河亶甲九年陽甲七年所謂或七八年者也高宗祖甲之後廩辛六年所謂或五六年者也武乙四年大丁

三年所謂或四三年者也時成王稍長疑或有狗欲促年之漸故周公丁寧戒之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于三酒誥多方多士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君之享國則不足稱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紹湯之基業而不墜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不特殷之三王如此周之三王亦然抑者貶損謙下之意將言文王之事故原其家法之所自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凡宮室飲食自奉之薄在其中矣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徽懿皆美也而徽有糾緊之意懿有淑善之意柔易至于懦徽柔則非不斷之柔恭易至于拘懿恭則非不安之恭惠鮮謂惠利而魁鮮之使有生意也遑亦暇也重言文王之薄于奉已而厚于養民斯有柔恭之美德平易近民于民之微者則懷保之于民之窮者則惠鮮之然此特一國之民爾紂毒痡四海文王為方伯勤勞政事自早朝不食至于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于食者蓋將用以咸和庶邦之萬民視民如傷望道如未見其勤勞自不能已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巡行田謂圍獵遊田有常制文王不敢過也以遊田之簡可知百用之約故庶邦之供貢者惟正數而已于外無一毫之多取方伯長諸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時齊晉稱伯諸侯各有貢物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其所從來舊矣受命謂嗣為諸侯內受命于先君上受命于天子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毋通禁止辭觀謂覽視逸謂宴安或觀以舒目或逸以休身或遊以省方或田以習武四者人君所不能無特不可淫溺于此耳淫于四者則侈費無度必至橫斂四者不淫用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賦之供

萬民畿內之民也正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無暇言曰今日姑且耽樂人始耽樂者曰吾于今日為一日之樂而已是心一流今日而明日或至終身忘返者焉民生在勤天生不息但一日耽樂則非所以訓民非所以若天是人大有愆矣非小失也酒德以酒為德也耽樂之事非一酒德為首故又專以此為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訓告道說告詔之也有朋友之道焉保惠保護惠愛之也有保傅之道焉教誨模範開曉之也有師道焉譸譸誑也張夸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夫如此則視聽聰明是非不惑故民無或敢以誑誕之言而為欺罔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心違怨者怨蓄于中也口詛祝者怨形于外也言成王于此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道說之以變亂先王之正法先王之法甚便于民一變亂之則至于或小或大或有違怨于心者矣或有詛祝于口者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者不能廸知也殷周四王允蹈所知其或有人告曰小人心怨口詈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反求諸已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我之愆信乎若是不但不敢藏怒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也亂謂不當殺罰而殺罰之罰者不至于殺殺者不止于罰叢聚也言成王于此殷周四王廸哲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或以誑誕無實之言相欺罔而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果若是蓋君道尚寛大不長永思念其為君之道不寛綽其心信譸張無實之人不知實無怨詈之事于是羅織殺事刑戮妄亂及于無辜罪之人罪辜互文也向之怨詈設或有之亦不過一二人耳至此則人同怨之是衆人之怨叢于一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其者期望之意茲者如此以上所陳也

君奭

召公封於燕留王朝為太保有國故稱君奭其名也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公以太傅行冢宰事武王崩武庚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蓋周公既歸而太公薨周公以太師與召公太保奭左右成王召公欲去周公留之而作此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幸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可信然謂其

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亦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嗚呼君奭歎而呼召公以告之也君已皆一字為句已字義見康誥大誥曰時我承上文言天命去留國祚脩短我皆不敢知則臣之事君惟當竭人力以保

天命是我之責也然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而不永遠思念天威及我民之無尤無違者惟在于得人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遏絶佚失也先王既受天命為後嗣子孫者若大不能恭承天地之祀事遏佚前人盛德之輝光居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保則天命難信乃或至墜失其命不復能經歷久遠而繼嗣前人之恭德明德矣恭上下者前人之恭德光者前人之明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施延及也釋解去也在今我小子旦之身非能自有所正於王廸惟前人盛德之輝光可以延及于我沖子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必可延長此命故周自文王始受天命傳于至今子孫天不

庸釋去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又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伊尹

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能相太戊以格于上帝巫咸不及伊陟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陳如陳力之陳陟猶言升遐也禮陟以禮而終謂善終也總言商五君所用此六臣皆有所陳以保乂有殷之國故殷王各保其位以禮善終得配天為王者六百餘年呂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佐太戊以賢輔賢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徧覆包含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凡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內而百姓之賤王人之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國之小臣為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任事之人惟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為于四方辟如卜筮之占無不以實應者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遠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

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呂氏曰割裁也澄案禮記緇衣篇引此割申勸寧王作周田觀文王令詳割字無義周字疑當作用田觀丁寧之意勸猶褒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為助而其心歉然又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迪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亦惟天篤佑我周家秉德

當從書作申勸寧王當從禮記作文王申重也再三丁寧之意勸猶褒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為助而其心歉然又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迪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亦惟天篤佑我周家秉德迪知天威之臣乃能於是而顯其君使其德著見上聞于上帝故能于是而受有殷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時虢叔已死死者曰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劉殺也謂誅紂及其黨單盡也四臣能顯其君使徧覆包含大盡其所稱舉之德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等五人者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即殷世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遺武丁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在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遊浮水也當此重任若遊大川予之往也與汝共遊其思所以濟我而至于岸周公居東時召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已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事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大無諉責于我而欲去造猶脩為也鳴鳥鳳也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召公若收斂而去無以勗我之所不及者老退處自脩其德而德不降下于民則我不能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不復鳴況曰能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述殷周世臣又歎而言令召公監視于此者以我家受命為天子固有無窮之休祥然天命未易保亦有至大之艱難我告汝以予心所謀汝當有以裨益我使我不以文武之後人昏迷于永保天命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前人指武王偶猶配也夫與妻為偶君與臣為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承猶當也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言前人宣布其心悉以命汝俾汝位三公作汝民之極其意曰汝當明勉輔所偶之王在今誠宜負荷此武王當日之大命惟率循文王之德以當此無窮之憂責其可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以予中心之誠實汝克敬謂不敢怠忽也以我監視于殷之喪亡大否者我念天威之可畏不但是中心如此多誥而已予惟曰勤力輔治者我二人也

襄字義如皐陶謨襄哉之襄汝之見有合于此則亦當曰在是二人也若曰今日天之休命滋至功業日隆福禄日增惟是二人將弗能勝其在汝惟能不怠忽于德益加抑畏明揚賢俊之人布列于位若他日治功大成之時汝乃可告于嗣王辭遜而去今則未可也又嘆而言若非是二人則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乎我等皆當同心協力終始不怠以成完文王治天下之功大所覆冒雖海隅出日之地亦無不

屬吾之使令者如此方為丕時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言予不但惠順于汝而若此多誥予惟用憂天命人心之不常所以拳拳留汝輔治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兹往敬用治

惟汝諳力之久能知民之德人亦無不能于其初者惟當于其終而如其初汝其敬順此所誥之言往而敬用以治事上章言天命民心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篇内後嗣子孫沖子後人皆謂成王小子皆周公自稱

多方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奄東方之國蓋與淮夷相近武王崩奄及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周公東征之二

年誅武庚其時伯禽在魯征徐伐奄及淮夷雖為魯所遏不得猖獗然未及聲罪致伐吴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吴氏説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孟子

所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疑皆此時之事不與相武王誅紂同時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宗周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京止稱王若曰恐疑為王之自誥故先稱周公曰而後稱王若曰以見王不親臨而周公傳王命以告也大誥亦是周公以王命誥而直稱王若曰者以其時王居憂周公攝政出征非王自誥可知故不稱周公曰也四國謂四方諸國多方謂諸國之民非一處也惟猶及也殷侯尹民殷諸侯之尹其民者正謂誥民而因及其君也降下命誥命也圖計度也天命已去商知大度乎此則必不徼覬以謀興復恭順事上可保祭祀長敬念乎此則必不叛亂以取誅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感憂言語辭淫昏謂沈溺迷惑勸勤勉之意帝之廸謂天道開通悟也麗民所依也甲始也旅祭名周官有大故則旅上帝靈承于旅猶曰靈承帝事也進之恭猶曰

日躋之敬也舒緩叨貪憯忿日欽謂孜孜為惡猶孜孜為善者之敬也劓割謂傷害之夏邑畿内之民也享饗通謂歆受而有之也恭多士桀以為恭而任之者也簡者閱視選擇之意夏之盛時帝降格于夏而眷佑之有道桀大其縱逸不肯憂民之憂大為淫昏而不能一日勸勉于帝之廸此乃爾所素聞善圖帝命者惟得民心則天命固矣桀則不然其圖帝之命也不能通悟民之所依故天降罰而增崇其亂于有夏國之治者天福之也國之亂者天罰之也桀之亡因始于其家國之亂遂至失天下而不克靈承上帝之祀事蓋以桀無能日躋其敬以寛裕其民乃惟日務貪虐以傷害其民桀既不君天惟于是求其可以為民主者而大降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俾伐夏而絶其命惟天不與桀故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久多年享而有之民之於君以義合天與之則能有其民天不與則不能有其民矣故曰義民非特桀一人

為虐夏之多士亦大不能明而保享其民乃相與共虐其民至于凡百所為皆不能通悟於保享其民之事惟湯能以爾多方之民為臣所簡選以代夏而為之主蓋湯心謹慎惟恐民失其依故乃勸勉加意於其民尤于刑而加意由湯至于帝乙三十一君無不明其德以導民慎其罰而不輕亦能加意于獄訟要囚之人要囚之中又有分別其多罪者殄戮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入其無辜者開釋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出湯後諸王皆能如此今至于爾君紂乃不如此所以亡國而不能以爾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周公又更端而言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以告爾辟承有夏有殷之文兼言桀紂屑輕小之意不集于享謂諸侯離心不能合聚之使來朝享也有邦謂商閭猶伐也蠲潔也詩曰吉蠲為饎烝冬祭名不蠲烝若所謂昏棄厥祀弗荅也聖謂明智狂謂昏惑五年當時蓋有所指今不可考須待也暇寬暇也之子孫猶之

子于歸之之念慈聽謂有善可愛念而徹天之聽也動謂警發之顧乃眷顧之顧堪可勝也教謂若天啟其衷也夏殷之亡非天釋去之皆其自取惟桀紂有爾多方而大淫于惡以圖天之命一一皆有可罪之辭既總言之以下又分言桀紂然于夏則降時喪之下惟有邦閭之一句于商則降時喪之下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累十餘句蓋前一節言夏已詳而言殷猶略故于此一節略於夏而詳於殷也明智之人一不念則即為昏惑昏惑之人一克念則即為明智故紂雖極惡未嘗不可改而善也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之前紂惡已極商已當亡然天以其為商先王子孫故須待寬暇未遽亡之猶冀其能改可作民主及五年之久紂卒無一善之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四方諸侯大動以譴告商紂之威開悟爾多方之國顧有可勝天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無可勝眷顧之人惟我周王善奉皇天之祀克用其德遂令為

神天之主天實教我而用休美之命以休之簡選而畀之以殷命使尹爾之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

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乂猶用乂厥辟之乂惠順也熙光顯也播棄也不典逆理亂常也圖忱于正謂圖復商也大遠猶曰大逆也遠者違去也離逖爾土謂離去所居遠徙它處也上文言商之亡周之興皆天命謀復商者不知天命也所以不容不以言解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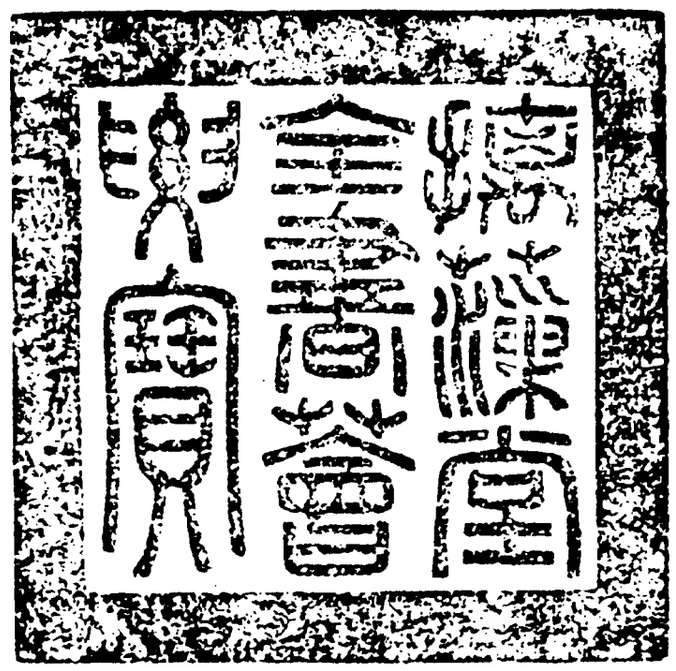
今我曷敢多言以告我惟大降下爾四國之民以教命也爾多方何不誠心以利益于爾乎何不輔助我周王享有天命乎何不順惠我王光顯天命乎爾乃導迪至屢而尚不安靖爾心未能自愛乃大不安天命乃輕棄天命乃自為逆亂圖欲使已亡之國誠得再居天下之正乃惟縱逸頗僻大逆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禍我則當致天之罰徙遠爾所居之土我周仁厚未忍遽流放爾今爾庶幾得以如舊保有爾之田宅我惟於是而教告汝我惟於是而戰汝之國訊汝之罪俘汝之身以至于此略示懲戒既不殺汝而復使汝歸宅汝之宅田汝之田若至再至三又不用我所降之教命我乃大罰殛汝罰即上文天罰之罰殛猶殛鯀之殛謂遷徙流放也至此之時非我有周所秉之德不能安寧乃汝自召此罪多方蓋是徐奄淮夷及所滅五十國之人從殷以叛者罪當流放今但告之曰離逖曰罰殛而未忍刑之其後多方

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慮其不靜故于是年遷洛所遷者紂都之民非多方之民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非是多誥惟敬告爾以教命而已又言是惟爾之一初乃爾去惡從善改舊為新之時若自今以後不能敬行和睦之道猶復乖戾則自底于罰無我怨也

書纂言卷四之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書纂言卷四之四　　元　吳澄　撰

立政

立政謂建立政事之人猶曰知政執政也唐虞之百揆周之冢宰後世之丞相是也篇内官職非一而獨取此二字名篇以其為衆職之首也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教以用人之道官制猶因夏殷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周官六典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常以有常德之人居此官也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於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而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周公帥羣

臣進戒于王而賛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而護衛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嘆美羣臣所戒謂美哉斯言也然能以五官不得其人為憂者鮮哉前周公若曰公與羣臣言也後周公曰公與王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競强也迪知忱恂真實知之信之也九德之行見臯陶謨面猶向也訓順也古之人惟有夏之君乃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事天有真知實能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戒其君先致其尊敬而曰拜手稽首后矣復盡其忠愛而曰得人以居是三者之官斯可以為后也然謀度其人而向之者必其大順于德乃可以

為居是官之人

兹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承上文言此夏桀之時居三官者皆無善人蓋由桀於有德之人弗以為往昔所任而棄之所任者惟暴德之人所以喪國而無繼嗣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猶曰恭惟嚴惟丕式四字並發語辭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大能理上帝之明命用以居是官之人無不稱其位未居其官而言其有才者無不稱其人所任得人故王畿千里之民皆和睦四方諸侯之國皆見其所任之為有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同厥邦謂共涖侯國庶習逸德羣衆相習為縱逸者同厥政謂共治王事奄謂包覆而有之甸謂井牧其地以授民紂於有德之人泯昏而不能明惟與羞刑暴德之人共國庶習逸德之人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其萬姓萬姓者商之受命民而今為周所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宅居其位克知其心者知其能官也三俊有其才灼見其心者見其可用也得人以治天職可當天心矣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如立之斯立之立謂植民之生也立民之長伯常伯也即夏之宅乃牧在帝朝

則四岳統十二牧是也立政之任人常任也即夏之宅乃事在帝朝則百揆統九官是也準夫準人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皋陶作士是也夫下牧字衍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專任法以仁政牧民為事也今詳立民立政二官大臣也職位相等準夫掌刑之一職耳以民命為重故與二官並而曰作三事趣為掌養馬左車左右車右攜持也攜僕執轡御車者也官之所居曰府庶府衆官府也大都都鄙之遠者除食邑采地外為公邑王使大夫治之庶府非一其賤者又有藝人馬藝伎也醫卜之類大都最遠其近者又有表臣馬表外也郊外治公邑之臣也虎賁綴衣趣馬之下言小尹庶府大都之下言小伯皆其屬也左右攜僕藝人表臣之下言百司詅其餘也大史掌六典八則八法不可雜於衆職之中故特出於後而其下文繼之以尹伯詅其屬總之以庶常吉士詅其餘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者大夫旅者衆

士三卿王所命大夫士亦以名達于王者歟夷微盧烝夷蠻之國蒙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阪險也夷蠻小國前代故都及險要之地皆以王官為之尹此言文武之時大小内外之官皆得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克厥宅心能以宅官者之心為心也立茲常事謂立

事之官即任人也司即準夫也牧即長伯也能於立事司牧之官以能得俊有德者居之惟能心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兼猶言參預也庶言諸多是非淆亂之言庶獄諸多鞫辯爭訟之事庶慎諸多禁戒儲備之事陳氏曰之猶及也澄案有司之牧夫其立文猶月令言參保介之御間文王不下侵臣職惟信任準人及牧夫違逆也是訓用違謂庶言之順逆及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自知知猶知政之知得人而信任之篤文王所以盡君道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處事合宜者容德其心有容者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必資寛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繼自今言繼續自今以往也此一節六我字皆我成王也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若謂如此也相佑助

之也受民王之民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也和不乖戾也自一話一言即所謂庶言也末終成德之彦即三宅之俊有德者也自今以往王於三事之官當灼然知其如此乃使之為治謂知之貴乎明也使之相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獄庶慎之事勿有以間之而不得專意為治至于庶言則自始至終一惟成德之美士是諮獻可替否以乂我所受之民謂任之貴乎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周公謂我已受人言之美者皆告之于王則所謂庶言不勞王之自擇其美惡矣惟有庶獄庶慎之事其勿自用而至于誤但當付之于人以治之正者官之長即常任常伯準人之官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謹皆不易能人君苟恃已自用一或至誤雖悔何及惟當求賢審官委任責成則自收得人之效此周公所以拳拳于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之謂能以可居是官者居之繹如繹絲謂又從而由繹之審度之詳也商人與文王于三事之官詳察其可而後使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憸人小人也小人不順於德使其君無能光顯以在世故戒以勿用憸人而惟用吉士也勸勉力也此申言上文之意言立政之官當擇其人

令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不云庶言庶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也此申上文之意言準牧之官當專其任也三官皆當擇人而專任兩節之文互相備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詰戎兵謂農隙講武事田獵選車徒之類陟猶行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舊迹也方行徧行也覲顯見也耿光德之輝也揚振發也大烈業之盛也文王以方伯專征伐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光烈如此成王伐奄而歸兵威遠被周公欲其繼今毋忘武備以顯揚文武之德業故言及此或疑此一節與前後

文意不接恐有脫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承上文王武王而言故稱成王為後王常人有常德之人三事常任為重故獨舉此一官以結一篇之意

此第一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司寇刑官蘇國公爵名忿生武王時為司寇敬不敢慢忽也爾今蘇公也由用長我王國謂延國祚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蘇公能敬其所用之獄令亦於此而有慎以例比並權輕重之中而用其罰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以蘇公敬獄之事太史書之簡策因此篇周公戒成王以勿誤庶獄而附記于其後非一時之言也

此第二章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臨死回顧而發命故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遐曰宴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也頮沃面也水以水洮頮之也發大命臨羣

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也相相禮者被冕服以衮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為安王几以王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同名同時俱名也太保奭名公以太保領冢宰也特名以其尊異之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太師領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太傅領司空師氏中大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治事者也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時發顧命故自尊及卑同以王命名異於平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以下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日臻日加劇也彌甚留久也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既不瘳恐至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令此我所以詳審道說而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昔君猶先君也宣昭布也重光明德之輝光相繼也奠定麗依肆習重言者習之不已也達由此而通于彼也集猶鳥之來于木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皆服習而不違民心從故天命至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幼而未有知也成王以幼沖即位故稱侗迓逢迎之也天威大誥所謂天降威也成王升遐敬迎此天威而嗣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迷逾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殆違也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和燮畿內

遠邇之民安勸畿內大小之國然為政有本必先脩身當思如夫人之能自治于威儀者脩身有要必先治心毋使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惡審擇于此時進于善不進于惡非幾者動而之惡者也冒所以韜尸進於不善猶尸之入於冒故曰冒進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羣臣于此既受顧命畢而各還其位徹出幄帳于路寢之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仲南宮氏桓毛名齊侯氏呂名伋太公望之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以兵衛迎太子以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主或曰恤宅宗蓋喪次之名宗者宮廟室屋之通稱初喪未成服未居梁闇故于路寢之翼室為憂居之室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于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咤等禮節是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于此時傳顧命于嗣君也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檀弓旬而布材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狄下士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為斧文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時牖間牖東户西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猶鋪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篾席桃竹枝席也此舉其上席而言其下更有二席黼以絳帛為質白黑線刺為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華玉有彩色之玉以之飾几周官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變几謂飾之漆之盡變其質彌文也仍几謂雖飾之漆之尚仍其質其文不皆滅質也吉事尚文凶事尚質故爾西序東嚮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此座堂在殯之西南底席蒲席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畫彩色雕刻鏤西夾南嚮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紛雜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

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故歷代相傳寶之此陳寶器也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綴輅金輅面皆南向先輅象輅次輅木輅門側之堂曰塾左塾門內之西右塾門內之東前皆北面北陳車乘也象輅對玉輅木輅對金輅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雀弁赤色韋弁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上刃刃外向堂廉曰戺兩階戺阼階賓階之稜也士皆立堂下冕大夫服劉鉞屬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東垂西垂東西序之階上也銳矛屬說文作鈗側階蓋東廂之側階上以恤宅宗在東夾翼室故此陳兵衛也上文陳座席寶器車乘皆象成王生存時儀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為上陳兵衛者衛嗣君也嗣君在東故以東為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王康王釗也儀物既備然後受顧命嗣王位自是始稱王麻冕績麻三十升布為冕蓋衮冕也是時成王在殯尚未成服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衮冕之衣五章其裳四章此用黼裳惟二章示變也由賓階升猶

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王朝之卿也邦君諸侯也蓋自此始至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色玄如蟻正服當玄衣纁裳此變其裳色也卿士邦君及太保等蓋各從其命服卿士邦君但陪位無所執事故入路門即堂下之位不升堂也卿西向諸侯北面若有公亦北面孤則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太宗伯也彤赤色纁赤色之淺者下纁裳而彤裳亦變也介大也大圭鎮圭也長尺二寸天子所執同爵名瑁方四寸太保攝王事故承介圭太宗掌禮故奉同瑁太史太宗之屬以其秉冊故先之太保宗伯奉先王之命以傳嗣王故升自阼階書即書顧命之冊太史將以命王故從王而升自西階御猶御車者之御言與王相近也王于此時立賔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秉冊書而命王以嗣位之事

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成王顧命自言其嗣守文武大訓故曰命汝嗣訓卞法也燮亦和也蓋成王顧命命羣臣也此辭則述成王顧命之意書之于冊以命康王者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天威與前敬迓天威同謂喪禍也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命起而荅曰眇然予末小子其能如前人之治四方以敬畏此可畏之威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天子之禮無可考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醮以酒醮者有獻無酢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王亦用酒者如成王生存親命其子也然太保臣也不敢

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如臣獻君之禮有獻有酢其時太保執天子之圭為攝主太保以同酌酒承以瑁獻嗣王王受同瑁三宿而後三祭三祭而後三咤宿與肅通肅者肅拜也案儀禮燕禮臣獻君君拜而後受爵此天子禮或異于諸侯或一時變禮不當比于常禮故先受爵而就執爵以肅拜三肅致敬也春秋傳晉郤至三肅使者或曰儀禮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賔疏云衆賔各得主人一拜蓋衆賔升階拜受爵者

三人主人各為一拜故三拜此蓋以太保太宗太史三臣傳顧命故各一肅拜以禮之也祭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示不忘本也三祭儀禮冠禮皆以四祭醴三註云禮成於三故三祭也咤者以酒至口而不飲居喪故也三咤肅祭皆以三成禮故咤亦三也饗者勸飲食之辭欲王受此酒而饗之也如成王錫周公鬯酒而曰休享享饗通士特牲饋食禮尸執奠祝饗註云饗謂勸强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王三咤畢太保受同于王降盥升以異同酌酒秉璋以酢蓋臣為獻主不敢勞君酢已故自酌以酢又不敢襲君爵故易異同又不敢以圭瓚故用璋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阼階東南此時喪未成服而行吉事盥洗在東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小宗人供太保既自酌酒于同將拜故受宗人同而拜受爵王荅拜以送爵太保乃于宗人受同而祭嚌咤嚌者各嘗其味宅與咤同以嚌為咤嘗至口異于王也既嚌咤以同授宗人又拜者拜酢禮也王又荅拜亦如平時燕飲之禮

太保降收

獻酢禮畢太保降則王及羣臣亦皆降收者有司收徹器用

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路寢之正門成王殯在焉故曰廟蓋自廟門出而俟于路門之外非俟于路寢門外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畢畢門即路寢門以諸門至此而畢也應門之內內朝也天子三朝外朝在雉門內朝士掌之內朝在應門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于內朝見諸侯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蕉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周中分天下諸侯以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者繼周公為東伯也諸侯各隨其方而入分左右班皆北面以東為右以西為左布陳也乘四馬也黄朱黄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其時諸侯必衆衆國皆陳四馬非王庭所容必少陳之餘者在外

賔諸侯也或曰當作擯案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謂以馬為幣則以圭合之蕉幣即合幣也布乘黄朱是馬為幣也故賔舉所奉之圭以蕉其所陳之幣而致辭于王云云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贄奠之再拜稽首臣拜君之禮也義嗣德史氏之辭義宜也王義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吴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喪禮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則疑未為後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吕氏曰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羣臣見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擯相之人太保司徒率羣臣而相者舉手揖之使拜遂皆再拜稽首也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羣臣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内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令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内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羑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羑

里之因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羑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曰羑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羑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澄案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陟升遐也成王未謚故稱新陟王畢盡協合賞當功罰當罪盡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皇大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當不忘戎備無或弛怠而墮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稱名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未踰年亦書名也報誥報其進戒之辭而告之也報誥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顧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謂皆信也文武之心致之至極而民丕齊其信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受止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兩盡其道天用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既得天下之後乃封建諸侯樹立以藩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也顧

綏回視而安行之也王室若此汝則奉承而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羣公謂大國諸公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既皆聽新天子誥命相者推手揖之使出遂皆趨而出也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冕服反喪次成服自是常服斬衰居倚廬朝臣

反就其次諸侯反歸其國亦服喪服喪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孔子有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令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王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

于此書也曰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猶以為後世法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為失禮如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意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或問蘇朱二說

孰當澄曰蘇說據禮之經朱說達事之權舉一而廢一皆不可古者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雖未正名嗣位而羣臣尊之為君下無所覬覦上無所疑忌禮明而分定故也武王喪成王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王事致流言之謗成王或因風雷之異得周公代武死之說而王之疑始釋及其將終以此為監欲嗣子正名定分于初喪之時故有顧命召畢奉承其意制為權宜之禮蓋前此所未嘗有後此亦不常行也朱子見後世有繼嗣不定而致禍亂者當宋氏光寧授受之際又嘗身親其事一時困心衡慮故其言如此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或值事變不同隨時度宜而行變禮亦聖人所許所謂禮變于不得已也若遂以後世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為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為通論

呂刑

呂國名刑刑書也禮記孝經作甫刑宣王時詩云生甫及申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蓋呂侯子孫或因呂為甫或別封為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曰甫刑者猶叔虞封唐子孫稱晉詩從初所封曰唐國風史記從後所稱曰晉世家也或曰呂甫聲協猶受紂二字不同其初蓋一名也

惟呂命

呂侯為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耄老而昏忘也荒大度揆猶禹言荒度土功詰治也大加揆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若發語辭訓遺書也古有遺書所載之事如下所云

蚩尤炎帝時諸侯黄帝興兵誅之鴟貪殘之鳥横取非已之有曰奪矯强虔殺上古風淳俗厚蚩尤始行凶暴以開亂原惡勢熾盛驅扇薫染延及平民皆習于惡無不為寇為賊以貪殘為義肆行不忌外姦内宄為寇而刼奪取貨為賊而强矯殺人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為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不言剕辟者包于劓宫或曰刖字誤為刵椓宫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為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為四者深刻之刑凡麗于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復簡别其無罪而有辭者興猶生也民生斯時相與漸浸于淫刑之中泯泯然沈昏棼棼然殺亂信實也刑之輕重允當情理之實是之謂中并制之刑其實民無所取中顯明之地莫可告訴則告訴幽冥之間以求直于鬼神而已覆反也彼此互相詛盟衆庶被虐威之戮各以無罪告訴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威之虐發而上聞惟有腥穢之氣皇帝堯也庶戮以無辜告天而帝堯哀矜之堯之心即天之心也遏絶謂竄之于三危遏止其惡而絶其世使其子孫無復得傳世為君也此篇言在下者五皆謂為諸侯也對天子而言天子在上諸侯在下者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少昊之後黎顓頊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在地者人

也在天者神也三苗貪虐民罹凶害無所控訴而聽于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謟瀆求神則神之妖怪自息堯命羲和欽天授時禮秩有經職方無越民不得以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下接於人自是無復有妖怪降至人間者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天人作享家為巫史民神同位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世敘天地而別其分至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羣后諸侯也逮及也及此時在下為諸侯者皆有非常之明故鰥寡之情無所掩蔽時苗民已寛矣堯清心訪問下民鰥寡遂言苗民既往之惡其情即得上達堯知苗之毒民在於昏虐今諸侯一反其道以德之威為威則不虐以德之明為明則不昏也棐苗民

之竄考之傳記在舜賓于四門之後受終攝位之前時帝堯在上為君所謂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孔傳皆以為堯蔡氏以為舜者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三后皆以諸侯入為帝朝之臣伯爵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于邰以有邰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伯夷教民以禮民入于禮而不入于刑折絶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

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所謂德明惟明者如此臯陶為士官為百姓制得中之刑使之畏威寡罪而敬其德當是之時穆穆者在上為天子明明者在下為諸侯封國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其明各章灼于其方無一不勤于德其彝猶召誥言非彝四方諸侯皆惟德之勤故能明于臯陶制刑之中導民為善禁民為惡民之彝彝者率皆順治而刑不用典獄諸侯之君主四方之獄者

非反辭惟正辭下章非時伯夷惟時苗民是其例也訖絶也富貪賄賂也堯時萬國咸寧比屋可封刑措不用或不得已而用刑則盡絶貪虐一是公正敬謹畏忌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之于人無所揀擇去取治獄如此是能合乎天德而天之元命不待外求乃其自作也故得上配天子享國在下所謂德威惟畏者如此案此篇皆是誥諸侯之辭此章首言蚩尤之亂遂言堯時苗民淫刑之惡羣后祥刑之美以示戒示勸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刊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嗟嘆辭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諸侯為天之牧民者乎今爾何所監視何所懲創乎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也伯夷以禮教民使不犯

刑此其布政之迪也奪貨劫取賄賂也蠲貸也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蓋以不擇用吉人審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一衆虐者貪者斷制五刑妄亂加罪于無罪之人上帝不貸其惡而降之殃咎苗民無所辭於帝之罰乃至滅亡絶其子孫之傳世不復得為君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伯父等即司正典獄之諸侯王享國百年矣諸侯之老者猶父兄弟少者猶子孫父兄之列以伯稱弟之列以仲叔季稱子孫之列以童幼稱舉同姓諸侯以包異姓也刑合天心則天降格而眷命之爾皆聽我言而謹於刑庶乎天有格命也由用也刑之中者用以慰民也爾無于此而不日勤刑之失者宜以為戒也爾無于此而戒不勤勤于由慰為其所當為也不勤于所戒不為其不當為也刑者天之所以齊乎民也淫刑為天所譴則必不終于位祥刑為天所福則必克終于位使我在位一日或不克終或克終皆在爾司刑之人爾能謹于用刑庶可敬逆天命而使我克終所以奉我一人也畏與威同畏謂刑罰之也休謂赦宥之也雖有所刑罰苟不當則勿刑罰之雖有所赦宥苟不當則勿赦宥之惟當敬謹于五刑使輕

重寬嚴各得其當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當寬而從輕柔克也當嚴而從重剛克也寬嚴輕重適其平正直也天有格命而克終于位一人有慶也惡無所容而善有所恃兆民賴之也上下同享其安永永無窮矣穆王惕然以已之克終不克終係于諸侯用刑之當不當諸侯承王之命其可不謹于刑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內之地祥吉善也刑者凶器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辭證也造至也具備俱完也師衆也獄辭不一麗于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辭證俱完則與衆有司共聽其辭當麗何刑簡分別之也孚實信無疑也辭既分辯而無疑則定其罪而正之于五刑五辭所麗之刑分辯不明是謂不簡不簡則正之于五罰五刑所宥之罰審責不合是謂不服不服則正之于五過刑罰過皆曰正者謂斷以公定以理各得其正也然古之所謂罰者以五流之法宥之而已今五罰皆以金贖則與古不同矣周官所謂過者桎梏而生諸家食役諸司空今五過輕于金贖則與周官又或不同矣夫自刑輕之而為罰自罰輕之而為過過則幾于免矣法固欲其輕也以私而故縱之則非天討之公所以嚴責五過之疵官挾勢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也為是五者而狥私所犯非過而以為過此故縱之罪與犯人同所宜審克之審克謂審之而能得其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雖不刑之而猶入于罰也若五刑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入于罰矣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雖不罰之而猶治其過也若五罰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治其過矣有疑而當赦者所宜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雖有衆人同聽惟當更于其容貌有所考察周官所謂色聽是也衆皆曰然而猶必察焉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

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于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刑施于人曰辟五辟之疑皆赦其罰謂或有不赦而罰贖者也六兩曰鍰鍰黄鐵也倍謂倍百為二百鍰倍差謂倍二百為四百而差之少進為五百鍰閱察也察數而得其實曰閱實五罰之金多寡不同皆必閱實其罪果當其罰而後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者刑罰同屬互見之也周官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今此雖增其舊然輕罪比舊為多重罪比舊為少三千屬者法之正條若罪無正條則取上下條比附其罪但比附之例有不可誤者有不可用者僭差誤也謂當比此一例乃比彼一例所比不當則與辭不相應是亂其辭也雖有比附之例其法不可行者勿用之漢長安賈人坐與渾邪王市者五百餘人當死汲黯曰愚民安知所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是以不可

行者比附也法無正條尤當詳謹內致其察外比以法所宜審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刑在上而情適輕則減一等而下服刑在下而情適重則加一等而上服用刑之權也諸罰亦然或減輕一等或加重一等輕之重之如衡之有權然此特隨一事而輕重耳亦有隨一世而輕重者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類是也刑罰之權或同或不同然有其倫敘則不可紊有其要歸則不可易惟齊非齊者權也有倫有要者經也罰贖聊以懲之雖非至死然殫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輸財者猶憫之況刑加其身乎此穆王哀矜之甚也佞口才也獄者欲盡人之情實以口辯折人使人無所

措其辭易至誣枉良者慈祥豈弟之人治獄之法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無非在于得其中而已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者有從順者從謂得其情理也當以哀敬之心折獄哀謂矜憐其人敬謂謹重于已獄辭既定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獄既成于下而無疑輸于上而無疑治獄有司于其刑達上之時必備載其情節有可輕可重者并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令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卿大夫從諸侯而來朝故又呼其大官大姓而戒之穆王惟恐用刑之或誤故言之而多懼惟其敬于刑故欲有德者司刑令天相佑斯民有四方司政典獄之諸侯為天牧民作天子之配而在下單辭無佐證者聽之尤難其明之所照當如清水之照影表裏洞徹無毫髮之不見故曰明清于單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者之無偏私中聽聽之不偏也家者人之所私私家謂私之如家然府主案牘者辜功以入人之罪為功也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庶衆言之也尤殃咎也不中聽獄者所見之偏爾私家于獄者必受貨賂也然獄之所以私亦有非以財寶為貨者惟主吏欲以人之罪為己之功則故以陷人治獄而私天必報之以庶尤令雖未報終久可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

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之子孫蓋諸侯或有世子代君來朝者自今以往將何所監視豈非德于民之中乎謂以德用刑于民而得其中也我之言如此汝尚明聽之哉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極處極謂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慶也凡受王之良民而治之者不可虐之以不祥之刑當監視于此之祥刑祥刑者以德為刑也

文侯之命

文侯晉君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史記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洛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命為侯伯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傷言已嗣位父死國敗為天下之大罪戾夫犬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已故以天丕愆為已所造也戎猶寇也純語辭俊大也王室中圮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殄絶詩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是也資澤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寇我國家即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耆宿壽考之人尚在其所服之官既無可以付托而内顧已才則不能勝其任惟曰四方諸侯在祖行父行者其誰能憂恤朕躬乎又嘆而言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蓋悲無人如先正之能使先祖得以安于位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汝也顯祖唐叔也乃辟平王自謂唐叔有功周室今汝有功于我是汝能光昭其祖也幽王失信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為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勤王室用以會合諸侯繼紹汝君使不絶其世追孝于前時文德之人謂使已不失天下以祀其先王也汝多所脩完捍衛我于艱難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彤赤盧黑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往者往歸晉國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以為足嗚呼此周之所以終于東乎

費誓

費地名後為季氏邑魯侯伯禽征徐戎之時誓師于費也案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武王克殷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公不就封留佐王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公相成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反公奉王命東伐淮夷徐戎亦反伯禽率師伐之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肸即費字傳寫不同爾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戒勑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徂茲猶曰往者敹整治之也敽施楯紛也紛如組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又有重弓以防損折鍛鍊礪磨也鋒刃刀劍之屬甲衛身冑衛首干楯以捍敵皆自衛者戰伐所用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戈矛與凡可以擊刺之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之器後攻人之器言之序也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且築壘壁有當教戒之事如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獲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謂今出征之時也淫大舍放牿牢言放牧杜塞獲捕獸機檻敜塞穽穿地陷獸傷牿謂傷牿之牛馬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風牡牝相奔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逐追求也復還之也失者無得踰越壘伍而追求得者惟當歸還之則我當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失者越伍追逐得者藏匿不還則皆有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上文既言馬牛臣妾之去失者此又言不因去失而敢盜取他隊之馬牛臣妾者先戒之以無敢寇攘而或有踰垣墻而竊其馬牛誘其臣妾者當服寇攘之罪故亦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數也大刑死刑也淮夷徐戎並起今獨征徐戎蓋徐戎近魯先攻近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墻端之木也旁曰榦墻兩邊障土者也上文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賫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榦芻茭

非遠國所能自賫故責之魯人也無餘刑謂刑之至重其上更無餘特降死一等而已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茭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也魯侯作費誓之時蓋在周公作大誥之後其篇次文侯之命者以侯國之書附帝王之書故居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為晉所敗作誓以悔過此其辭也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年九月晉秦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蹇叔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使遽告于鄭鄭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敵不可縱夏四月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晉文公夫人文嬴秦穆公女也請舍秦囚晉人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作誓悔過蓋在此時然文公二年春秦又伐晉戰彭衙三年夏秦又伐晉封殽尸既作秦誓之後荐興報復之師烏在其為能悔過也但其行事雖不踐言而其立言則可垂訓故夫子取之聖人不以人廢言也如是邵子曰夫子定書終于秦誓知周之必

為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羣言之首猶曰第一等言語云爾即下文所引古人之言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樂無逸所謂盤于遊田孟子所謂般樂怠敖是也言人盡如此多荒於盤樂已責人之不善此甚無難惟受人責已之不善能如水之流有順而無逆者是為難也盤艱難三字協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思欲遷善改過惟恐弗及故憂日月之逝若弗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如古先謀國之人則今未能即有其人使來就已

忌語辭如詩抑鬯弓忌惟今之謀人姑且將以為可親而與之謀雖則曰如此然于今之謀人之中庶幾求問老成之人則無所過也此蓋悔其違蹇叔之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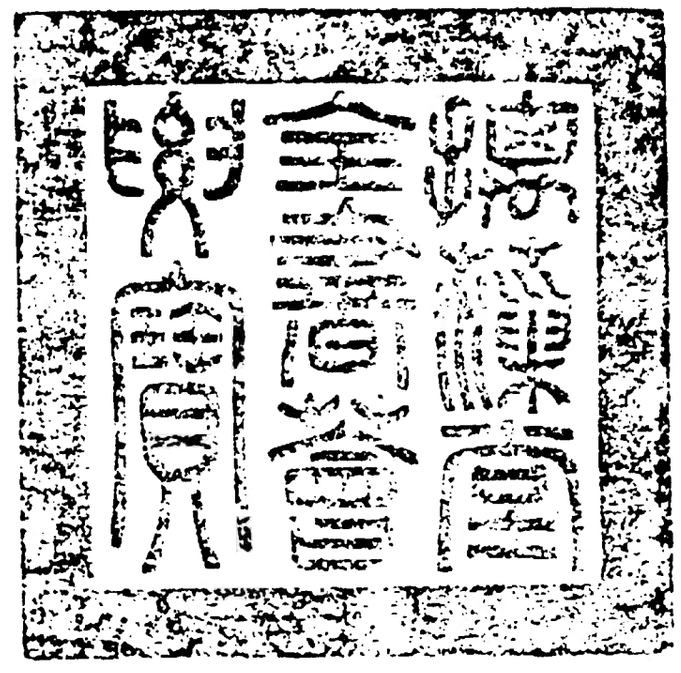
番番良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大也昧昧深潛之意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蓁木既拱者我庶幾有其人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願有其人此二者人品易明前日之失今日復踐矣惟有捷給善巧諞言之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俾君子變易其言辭我大多有其人故昧昧深潛而思之惟恐一日不察復為所惑也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此蓋悔其用杞子之言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猶介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受也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謂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也子孫黎民言子孫所有之黎民職主也冒忌也違背也俾不達謂在下困窮不使之達也殆危也穆公前既悔用人聽言之非矣故又及此言能容之人進賢利國不能容之人妨賢病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結上文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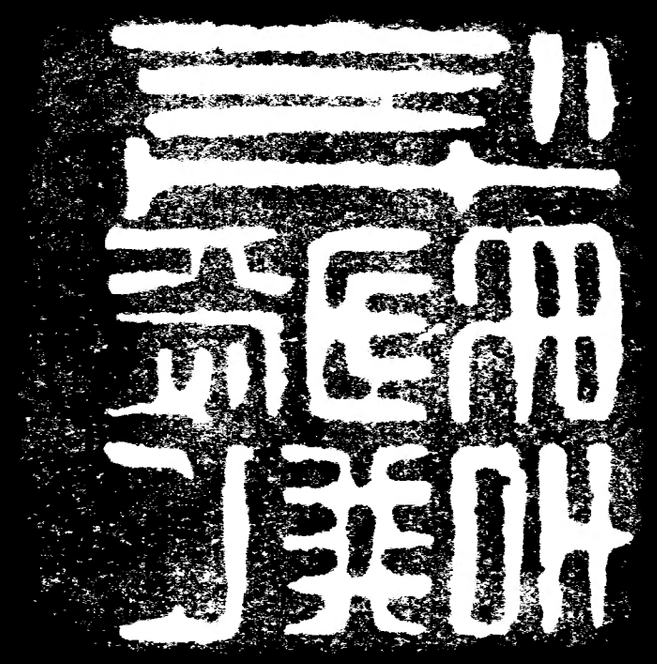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傳言
書集纂
坡經
東書

5

吉林人民出版社